

辛未九月

樵山雜著

惠隱自題

# 自序

昔鄭板橋刊集。不求人作序。此意余所贊同。余曾刊法文書四種。中文書五種。合今刊爲六種。竟無一求序於人。蓋人之諛辭。固余所不喜。而人之非議。亦屬隔靴搔癢。究不若余自序之爲得也。余少時留學巴黎。僦樓一層獨居之。自修之餘。自灑掃。自炊爨。汚巾自浣濯。破衣自縫綴。今自序所著。乃爲當然。此書作始於民國十八年。余四十七歲。讀書有所見。輒筆之。觀世有所感。亦筆之。遺問軼事。古蹟遊蹤。俱筆之。日積月累。案頭盈尺。懼其焚而難理也。久而或遺也。故付諸剞劂。細大弗捐。語曰。愚夫千慮。必有一得。書中所載。慮奚止千。或多於一得乎。或終無一得乎。亦旣竭吾慮云爾。是爲序。

民國廿年七月西樵山人潘敬。



西樵雜著自序

## 凡例

- 一、是書初名西樵雜著。旋以明侯甸有西樵野記四卷。言幽怪之事。余不欲與之雷同。故改今名。
- 一、必已有新意。乃引用他書。又必詳其出處。偶弗詳者。以一望而知爲引用故也。
- 一、較僻之譯詞。下注原文。俾易明瞭。或英或法。隨手拈用。絕無成見。
- 一、書名旁加——以醒目。忘加者當爲極普通之書。
- 一、是書共分六卷。約十萬言。不分類。不標題。忽中忽外。忽古忽今。恰符雜義。
- 一、友人王君營之任校勘之勞。余覺不自安。謹誌謝。

---

樵山雜著 凡例

# 西樵雜著卷一

南海潘 敬惠隱著



中與美位世界最美兩大陸。長江巨河。貫注其間。氣候溫暖。土地肥沃。物產饒羨。寶藏豐富。皆足以閉關自給。不假外求。天時同。地利同。惟人事不齊耳。美民性好建設。所到處繁盛隨之。中民性好破壞。所到處狼藉不堪。職是之故。而兩國貧富殊。強弱判。一盛一衰。一興一替。殆有天淵之別焉。竊謂若能與美國訂約。將美民盡移於中。復將中民盡移於美。彼此交換。五年一次。美國人到中國後。必百廢具舉。盡建設之能事。中國人到美國後。亦必犁庭掃穴。盡破壞之能事。五年屆滿。中國諒已建設完善。美國亦破壞無餘。于是返美民于美。使再事建設。返中民于中。使再事破壞。如是循環。周而復始。兩國民得各展所長。英雄皆有用武之地。好建設者續續建設。而其術愈精。好破壞者續續破壞。而其慾愈

805636

進。得調劑之宜。免偏枯之病。爲中國人計。斯得矣。但不知美國人以爲何如耳。

美國崛起。百有餘年。遂富甲天下。何以我國數千年開發之而不足。彼則百年而有餘。此無他、後繼者之賢不肖異也。祖宗披荆斬棘。歷險阻。犯危難。手創厥業。後人視之不甚惜。罔加守護。又從而踐踏之。萬年之基。毀于一旦。所留者、歷史之陳迹耳。民國二十年來。何日不尋干戈、相踐踏哉。名城重鎮。有受半日之蹂躪。非十年不克復元者。以此比例。則經一年之兵燹。非百年之休養不爲功。廿載戰爭。無怪乎數千年之積聚。掃數蕩然。反瞠目於後起者之後而望塵靡及。其幸而未遽覆亡者。亦百足之虫。死而不殫耳。設使我得乎天者弗厚。早消滅于無形矣。然軀壳雖存。精血已衰。竭力掙扎中。得苟延殘喘。安可不急求聖藥。驅除二豎乎。國中孰爲二豎。誰不知之。孰爲聖藥。誰不明之。然知之而弗除。明

之而弗用。則腦失其主宰力。手足病痺故也。是故美國如少年英發。藉高履厚。而力又足以濟之。其蒸蒸日上。長足猛進。自意中事。我國如中落之戶。舊時王謝。燕去樑空。飢寒交迫時。祖先之手澤。亦變賣殆盡。資以度日。窮濫小人。急何能擇。徒令過門者咨嗟太息。緬想彼家昔年盛時。固車馬盈門。金玉滿堂也。孰知人事之變遷。竟有不堪回首者。毋亦子孫之不振歟。

民國軍閥失敗。輒曰出洋留學。夫以洋爲遁逃藪。欲出斯出矣。若云留學。試問偌大軍閥。所學何事耶。將以己之軍事知識未充。屢戰屢北。被迫下野。心實不甘。故憤而負笈異邦。取彼所長。補我所短。孜孜矻矻。簡鍊以爲揣摩。俟學成歸國。再決雌雄耶。歐洲大戰告終。已滿十稔。東西洋各國。均務休養生息。并小戰而無之。然則軍閥足蒞彼土。亦不過大海陸軍校。隨班聽講。望黑板用功夫耳。夫十年窗下。何如一日臨場。



方今國內戰爭。正如鼎沸。烽煙蔽野。炮火連天。血肉橫飛。尸骨高積。此實地練習。千載一時之機也。外人方派高級武官。隨營觀戰。藉資借鏡。軍閥乃對此不勞舟車、不耗旅費、形勢熟識、隨意操演、之現成軍校。竟戛然舍去。遠遠埋頭於外國沉悶學舍。鴉鵲無聲。在印板講義上討枯寂生活。欲求進益。非南轅而北其轍乎。除去少數出身日本士官學校者。尚可再往肄業。溫故知新外。其他軍閥。足未出國門一步。言語不通。學堂上課。勢難隨帶翻譯。故一到外邦。須習文字。便直接聽講。如是者數年。方入學校。循級漸進。如是者又數年。然後畢業。丁年去國。皓首而歸。讎敵冰消。部曲星散。縱學得滿腹韜略。又何濟乎。然則留學特口頭禪耳。夷考其實。不外優游于溫泉別府。靜伺時機。得間卽捲土重來。再張旗鼓耳。曩日武夫。豪爽率直。胸無宿物。尙信義。重然諾。有古任俠風。今則競尙虛僞。譎詐多端。得勢則倒戈。失勢則下野。夫至于下野。

則政治生涯。便告終了。更无顧戀。亦可以一言由衷矣。奚復自欺欺人。妄稱留學爲。

伍廷芳自誇能活二百歲。而僅得三分之一有奇。彭祖八百。荒邈無稽。古今中外。數千年間。壽逾百齡者恒有之。二百則絕無也。即使享壽二百。亦不過徐徐就木云爾。夫人如蜉蝣。朝生夕死。百年一朝夕耳。二百年則兩朝夕而已。蜉蝣能得二日命。固屬異數。然終不免。况越宿之蜉蝣。乃自有蜉蝣以來所未嘗見者耶。是故人所謂天。蜉蝣之朝生而晝死也。所謂壽。蜉蝣之朝生而夕死也。晝與夕相去幾何。彭殤可齊。而壽夭同盡也。賈誼曰。其生也若浮。其死也若休。澹乎若深淵之靜。泛乎若不繫之舟。一達人大觀。言有至理。胡自傷悼。以爲壽不得長乎。（見鵬鳥賦。）且人以蜉蝣爲蜉蝣。而山川陵谷則以人爲蜉蝣也。日月又以山川陵谷爲蜉蝣也。推而遠之。更有蜉蝣日月者。天文學有所謂光年。吾人于夜間碧空無雲。翹

首仰望。見無限曠遠綿邈之衆星。細如針孔。光耀烟燦。當是夜達于人目時。竟有發自太昊伏羲氏年代。并有更前者。且有光雖至而發光之星久已消滅。例如吾人聞遠雷。隱隱轟轟。震盪耳鼓。而此雷早已入于無何有之鄉。今及于吾人者。特其餘威耳。由是言之。彼蒼確有蜉蝣日月者在。特以蜉蝣觀之。則以爲長。而非蜉蝣觀之。則反以爲短。然則蜉蝣之朝夕。與人之百年。山川陵谷之幾千年。日月之幾百萬年。及彼蒼之無盡年。均作如是觀可也。

晚近醫學。昌明極矣。凡昔視爲不治之症。今可治者十八九。然發明之藥。活人甚緩。非數旬或數月不奏功也。又因病而施。逐人而診之。察之、針之、割之。所用藥、或間日一易焉。或一日數易焉。然仍有不起。則甚矣活人之難也。惟殺人不然。機關鎗一分鐘能掃射數百。炸彈一枚能轟斃逾千。綠氣死光。更多多益善。觸者輒僵。而所殺又皆爲健全丁壯。由

是觀之。醫學家窮年矻矻、殫精竭思、以謀人類幸福之不足。而戰術家則一瞬間摧毀之而有餘也。且醫學家所救。多疲癯殘疾。縱矍然病愈。精血已衰。服務社會。則委靡不振。傳種後代。則康健不完。則是醫學家所苦留。與戰術家所擯逐。其良祿優劣。判若霄壤。拔秀而存莠。去駿而留騫。抑何悖謬至此。而所謂良政府。對醫學發明。漠如也。未聞有建病院。撥基金。助便發展以福民也。幸有慈善團體。其心術智慮。超出政府上。共盡棉薄。爲醫學光耳。然政府一聞發明某新戰器。輒驚駭失措。不遑寧處。收買之。秘製之。耗糜國帑。罔有顧恤。何其輕重失宜耶。雖然、此等政府。乃外國之號稱健全者。猶若此。若中國政府。更奚足道。彼不獨某醫學之發明弗知。即某戰器之創造亦弗聞。但岌岌購入大宗舊械。又不陳諸博古院。而用以內爭。如沸如羹。殘民以逞。至今弗衰。斯又下之尤下者歟。

鄉人勞其筋骨。節其飲食。時其起居。加以空氣日光。常充于外。聲色貨利。不擾於中。故恒無疾。卽偶有不適。亦一任天然之療養。與自身之抵抗。不藥而痊。夫鄉人之環境佳勝。志慮純一。本無致疾之由。其所謂疾。不過偶感風寒。或中暑熱。旣輕且簡。稍事休養。便可復元。故鄉間習慣。疾不求醫也。懸壺者寥寥。恒百里內蔑有。有亦弗良。蓋良醫下鄉。無所用之。是以業醫者率土著。家世務農。姑兼懸其壺云爾。然鄉人不喜求醫。獨喜求藥。非不喜醫也。特罔肯破慳囊。耗診金耳。苟有施藥之舉。則求者踵接。不問藥之對症與否。昧然吞服。幸而愈。則曰藥靈也。不幸而殂。曰命矣夫。鄉人心理。大率類此。予夏好鄉居。其地不一。普通自用之藥。旅行必携。鄉間偶遇患瘧者。予給以金鷄納霜。中暑者給以諸葛行軍丹。服者咸瘳。于是予知醫之名大噪。其實予何嘗知醫。不過以何藥治瘧。何藥卻暑。乃一種衛生常識。聊備此自防。時分

餘潤。拯救疾苦。而鄉人羣目爲神。竟有子患梅毒。其父踵門求治者。願予安所得六百零六乎。此子曾當兵。攫惡疾返。呻吟床席間。予往視之。睍然見于面。益於背。決爲梅毒無疑。力勸其父輿之入城就醫。弗聽。且怪予不贈以藥。悻悻之色。露於眉間。自是厥後。遂一任故習。以不治治之。夫輕微小恙。天然之療養。與自身之抵抗。固可爲功。似此奇難重症。而依樣葫蘆。直束手待斃耳。果不匝月而子死。其父復來乞棺。予慨然俛助。彼方悟予始弗贈藥。非吝藥也。無良藥也。是故鄉人鮮重疾。疾重輒死。無醫無藥。不醫不藥。皆足以致蚩蚩者之命。然較諸城市之濫醫濫藥。尙勝一籌。甚矣醫藥之難也。

近時坊間出書。俱用新式標點。亦有翻印舊書。加此以射利者。標點襲自洋文。固不待論。而所點古籍。多有意義未明。句讀未清。將前人之言。妄行割裂。特別名詞與普通名詞。攪作一團。生吞活剝。罔可究詰。

自作通人耶。抑率爾操觚耶。吾弗知之矣。夫標點所以醒目。因此而令文理淆混。扞格不通。披卷未終。使人昏昏。又曷貴夫標點乎。以西法食中菜。人各一器。清潔明淨。予所贊稱。職是之故。致五味不調。烹庖失飪。則勿如仍用中法之爲愈。蓋饌不獨貴美觀。尤貴適口也。書不獨貴悅目。尤貴爽心也。故反覆之而不足。則歌詠之。歌詠之而不足。則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拍案浮一大白。

清杭世駿榕城詩話載許廷鏞在廣州詠荔枝云。丹荔年年玉盃新。鏡中眉黛半含顰。可憐嶺外紅鸚鵡。猶說華清病齒人。言荔枝之酸也。謝在杭百粵風土記。荔枝色青。大如楊梅。肉薄。味甘而不酸。如閩龍眼之下者。梁晉竹兩般秋雨盃隨筆云荔枝於北不如葡萄。於南不如楊梅。徒浪得虛名耳。一窵哉荔枝。何來爾許門外漢。妄加品題。以辱沒汝耶。荔枝種類繁多。誠有如上所述者。然特爲下品。上品肉厚。核小。色紅。味甘如

蜜。王漁洋香祖筆記云。嶺南無核荔枝。有大如鷄卵者。其肪瑩白如水。可謂知味。蘇東坡所嗜。當是此種。不然。何能日啖三百顆乎。人口福未備。偶嘗一二劣品。遽一概抹煞。抑何可笑。荔枝之最佳者曰掛綠。出增城縣。僅一老樹。年產荔十餘斤。每荔外皮繞綠紋一道。天然生成。故以掛綠名。剝之晶瑩如玉。肉爽汁多。然以出產稀。非有勢者莫能致也。其次則桂味、糯米茨、黑葉、妃子笑等。均佳品。再次則槐枝。亦適口。而風土記乃比之楊梅。儕之龍眼。抑何謬乎。蕭山楊梅。尙肥大可食。產他地者。多形細液酸。荔枝若此。當爲未成熟者。無怪其舍荔而取龍眼也。粵產龍眼。不亞於閩。然粵人呼之爲荔枝奴。無論如何佳妙。斷難勝主。夫以荔枝之下者。比龍眼之上者。當然不及龍眼。若以兩者之上品相比。則荔枝確爲主。而龍眼確爲奴。耳食者流。似未可與言此爾。



香港大學聘中文教習。月修數百元。英人竟肯出重賞。優禮東方學者。詢爲殖民地第一異舉。但中國之大。士人之衆。何人學問優長。堪充師表。則島兒對東陸學術。本門外漢。如孩童入一玩具店。睹五光十色。頓費躊躇。選取何種。殊難自決。忽妙想天開。以前清鼎甲爲合格。于是某榜眼某探花當選。聘書已送。臯皮高擁矣。英人之意。豈不以爲彼輩經層層考試。在數萬秀士中。名列前茅。則其學問必有大過人者。不知前清以八股取士。鄉會試考得舉人進士者。但聞墨聲調滑熟。通體無疵。便可中式。無所謂學問也。殿試舍文重字。字尙光方烏。盡一日之力。作數冊墨緒。即鴻臚傳唱。金榜題名。更無所謂學問也。設香港大學延師教寫大卷。則鼎甲中人。研究有素。出其所長。傳授心法。所造就門徒。必能公車上京。金鑾殿試。風簷寸晷。游刃有餘。非然者則吾莫名其妙。或謂科舉久廢。英人恐館閣體裁。湮沒失傳。故越俎代庖。興滅繼絕。一番美

意。良可感歎。但青年學子。生當學戰時代。極聰明。借光陰。研求有用學科。尙苦不給。更何暇埋頭伏案。習此應制技倆。以待科舉之復興乎。雖然。鼎甲諸公。經巍科之高掇。猶碩果之僅存。於悒無聊。自傷身世。忽逢碧眼兒刮目相看。視爲古董。不惜重金羅致。得與弓鞋纓帽。陳列一堂。聲價頓增。其躊躇滿志。爲何如耶。

南海瀛台。植一木變石。長幾及丈。實屬罕見。此木入石。不知經幾千年幾萬年。乃化爲石。而形狀輪廓紋理。依然木也。瀛台何時有此。何方輦至。不可考矣。自關公園後。遊人如鯽。予亦逐隊往。行近木變石前。圍而觀者。肩相摩。踵相接也。一般遊人。罔知愛護。或敲以手。或指以指。甚且有武裝軍士。拔腰間佩刀刮之。唐突西施。竟無人過問。以如此珍貴之物。一任僮夫摧殘踐踏。殆哉木乎。汝一變至於石。再變必至於烏有先生矣。汝不知經幾千年幾萬年而成。將一旦而毀。吾不禁爲汝惜之。

(註)今此石已有鐵網圍護矣。

粵之言擄心。猶北之綁票也。厥風極熾。作擄心謠。

擄心擄心。贖刑惟金。其刑爲何。一大鐵鍋。金苟弗至。置心鍋裏。灌水  
熬火。蒸之至死。(其一)

初得心時。帶掩雙目。擁歸巢穴。閉諸深屋。一夕數徙。不許安宿。隨盜  
所之。荆棘藹足。(其二)

心苟富厚。欸待極周。茶酒備具。梁肉雜投。索阿芙蓉。盜亦曰有。陳榻  
對吸。暫爲煙友。(其三)

心之親族。向盜關說。盜索巨萬。求減千百。此減彼增。兩造定議。價到  
貨交。以人爲市。(其四)

心或冒險。乘間宵遁。若被追獲。則飲以刃。剖挖心腸。狼藉江畔。能逃  
脫者。亦云天幸。(其五)

十室九空。無心可擄。轉而擄尸。毀棺破土。誰無祖先。忍投豺虎。擄擄所有。往贖朽腐。(其六)

若遇農耕。先擄其牛。繼擄羣農。作階下囚。農言無錢。告汝佃主。朝以賄來。夕即縱汝。(其七)

盜黨衆多。散布港汊。勒收行水。(通過稅。)儼同關卡。抗弗繳者。喝令停船。擄去旅客。加索贖錢。(其八)

每下愈況。擄采桑婦。輪行姦污。敗絮塞口。憫婦貧苦。減價馳名。但索二角。(小洋)聊快盜情。(其九)

凡諸種種。軍警不問。豈惟不問。贓分各半。哀我下民。丁茲厄運。行路日難。吁嗟愁歎。(其十)

此予十年前舊作也。今則綁票之術。日進千里。回視曩昔。直幼稚可哂。猶小巫之遇大巫。曩日巢穴。不過在窮鄉僻壤。深箐密林。時聚時散。今

則專設於繁盛都市。且組織完備。滿布爪牙。內有首領、參謀、顧問、調查等名目。分工任職。各有專司。卽以上海論。富人巨室。前視爲樂土。盡携細軟。移居其中。今竟變虎穴。巨大票案。均發生是間。警察偵探。舉束手也。富人多惴惴。深居簡出。其有爲職業所驅。不得不出者。則以重金雇保鏢。鏢客挾鎗實彈。如臨大敵。追隨左右。寸步不離。竟有鏢客與匪徒互相轟戰。致事主飲彈死者。富人不得已而見客。先穴窺之。果爲素識。乃逡巡延見。見則鏢客環侍。貌糾糾而視眈眈也。匪分幫。大小不下十餘。最著者爲青紅幫。於旅滬富人。均調查明晰。某也財產若干。某也若干。逐一列表。謂之榜上有名。蓋榜、綁、同音也。然匪之調查。亦有時錯誤。蓋滬人喜浮華。金玉其外。敗絮其中者。比比皆是。一次匪綁得某公司經理。固居洋樓、乘汽車、外觀有耀者。始索贖銀十萬。屢減至一萬。最後減至一千。而彼卒無以應。匪再爲詳查。方知該公司負債纍纍。

勢將倒閉。經理之極力鋪張。意欲藉以祛債主之疑。勉撐危局耳。匪解囊助以金二百。訓誡一番而釋之。票案最巨者厥爲臨城。被擄外僑數十。轟動全球。匪竟與政府開對等交涉。提出條件。索械索款。多方刁難。政府投鼠忌器。務爲隱忍。曲意俯從。當是時、匪處勢優。鼠變虎矣。政府處勢絀。虎變鼠矣。孰則養癰遺患。至悔噬臍哉。

西樵爲南海名山。跌有市。名官山墟。有闢。名民樂寶。山半平坦。可耕種。居民數百家。皆務農。稻田連阡。遊其中者不疑置身山上也。山後泉水佳勝。清流激湍。溪澗產鯽魚、半身紅色。螺、挫其尖。鄉人附會謂鄭仙煎鯽半熟。椎螺待煮。忽爾得道。遂傾魚與螺於澗。然後飛昇。魚螺旋甦。所傳之種。魚半已受火。故紅。螺則失尖也。予意度之。魚潛深澗。陽光欠缺。故受光處獨發紅。螺爲泉所衝。與溪石相磨擊。久而尖脫焉。余年十六喪母。窀穸事畢。悲傷之餘。命僕肩書入山。居雲泉仙館。讀以忘

哀。每當月色籠山。萬籟俱寂。泉聲淙淙。與予讀書聲相和。今不可復得矣。館前爲三湖書院。無肄業者。後爲養雲廬。所養惟一般老道士耳。有飯蓋岡。山之附庸。遠望之如覆一大飯釜蓋。故名。

交梨火棗並稱。火棗狀其色也。然交義云何。博雅者弗能解。蠡海集云。梨春花秋熟。實蒼花白。有金木交互之義。穿鑿可笑。或云梨產交州。故謂之交。亦屬附會。予疑交字乃哀之訛。未知是否。

東坡詩。詩文豈在多。一頌了伯倫。可謂明于人而昧于己矣。長公詩文足當多字。文瑕瑜互見。詩則蕪蔓異常。讀之正如披沙揀金。吾不解治宋詩者動輒稱蘇。豈徒震其名耶。

歐陽永叔秋聲賦。蘇子瞻前後赤壁賦。譽之者至今弗衰。實則俱不入賦格。但可稱爲有韻之文而已。惟秋聲賦發深省。赤壁賦作達觀。言中有物。獨具至理。所貴在此。

爾雅妻父爲外舅。妻兄弟爲甥。今稱妻父爲岳。妻兄弟爲舅。俗又稱妾父爲兵。妾兄弟爲勇。兵勇字形類岳舅。而妾黨一種可畏可厭之處。形容畢肖。洵謹而虐矣。妻父稱泰山。由來已舊。俗又呼妻母爲泰水。未免不經。

予南人。居北土二十餘年。習于亢爽。每當暑雨。尙不耐潮濕。矧值江南黃梅時節耶。習乃人生第二天性。予生長百粵。自稚年至成人。未出省一步。日處卑濕。晴時樑柱沾潤。几席生霉。晏如也。今偶歸故鄉。便有下喬入幽之感。所謂喬幽。專指氣候言。若財富之旺盛。商業之繁興。北方決難望粵項背。予甫寧家。便思遠遁。去父母之邦。反恐行之不速。無他。不服水土也。幼則服之。長則弗服。非因習成性歟。設使予曩適南洋。則當以返粵爲幸。或自今始。強留粵一二載。必久而安之。雖然、吾鄉風土。亦非長年困人者。冬日天朗氣清。野草猶綠。不披裘。不圍爐。彷彿



朔北高秋。不又大可樂乎。矧果品之多。飲饌之美。爲各省冠。若得於每年霜降後。返粵家居。優游卒歲。斯善矣。

余嗜荔。雖不能學蘇髯公日啖三百顆。然篤好之心。決不多讓。特荔子熟。暑氣足。每當思念荔香時。則炎蒸炙人。恒生顧慮。欲歸輒止者屢矣。客謂卽此一端。足見余之嗜荔。不如髯公。髯公非嶺南人。因荔之故。而謂不妨常作嶺南人。余本嶺南人。因熱之故。不願復爲嶺南人。何好荔之有。

廣西督軍陸榮廷謝授上將軍呈。竊榮廷出身綠林云云。在公牘上自道本色。已可詫異。不謂山東督辦張宗昌賀財政總長顧維鈞兼代國務總理電云。榮膺白簡。兼攝閣揆。尤堪發噱。彼擬稿秘書。豈以白簡爲東林黨裨之類。以不得廁列爲恥耶。張宗昌欲善頌善禱。彼秘書反威願以彈章。何矛盾若是。然白簡與綠林。竟成巧對。後先輝映。可作談資。

張宗昌號三不知。一不知擁兵多少。二不知擁資多少。三不知擁妾多少。彼盤踞魯省數年。橫征暴斂。糜爛地方。窮兇極惡。馳名中外。西報至目爲匪將軍。

同邑人麥秩嚴。患腳氣。微跛。相者諛爲龍行虎步。主大貴。江湖口吻。可畏哉。

動物瘋者夥矣。植物亦有之。棗葉花弗實。葉變常態。小而密。多稜。綠色。較常棗葉淺。鄉人謂之瘋。能傳染。須伐去。否則附近棗樹。展轉皆瘋。棗旣瘋。則年年但有葉無花。違論結果。祇可伐取其材。此殆爲一種棗病。性蔓延。然何因至此。須告諸植物學家研究之。

老杜北征詩。朱門酒肉臭。野有凍死骨。驅監子摘蒼耳詩。富家厨肉臭。戰地骸骨白。詞意相同。然均自己出。無害。若王子安之落霞與孤鶩齊飛。秋水共長天一色。則鈔襲庾子山落花與芝蓋齊飛。楊柳共春旗一色。

人皆知之也。而庾旬脫胎於梁元帝蕩婦思秋賦。天與水兮相迫。山與雲兮共色。人未知之也。庾與元帝同時。或相暗合。然創作之元帝或庾信。俱弗以此見稱。而鈔襲之王子安。竟獲譽一時。驚爲名句。滕王閣畔。佳話流傳。何耶。

上海新劇。有所謂諸葛亮招親。但觀其名。足知其鄙惡。伶人扮諸葛亮登場。念白云。山人姓諸。名葛亮。聽者大笑。因此一笑。予旁徵曲引。特爲編劇家辯冤。何人欲笑。請笑彼鼎鼎大名者。李白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詩。自言管葛竟誰許。杜甫別張十三建封詩。君臣各有分。管葛本時須。但割用一葛字。又杜甫赤霄行。老翁憤莫怪少年。葛亮貴和書有篇。李邕秦望山法華寺碑。葛亮報國之誠。不忘草奏。竟直稱葛亮。與編劇家無異。夫二李一杜。唐之名人也。均若此。又何笑夫未嘗學問之編劇家哉。三名偏稱。自古已然。左傳。定四年。祝鮀述踐土之盟。其載書云。晉重

魯申。謂晉文公重耳。魯僖公申也。春秋昭二年。莒展與奔吳。傳曰。莒展之不立。然亦不限於舉第一字。李青蓮扶風豪士歌。原嘗春陵六國時。開心寫意君所知。謂平原、孟嘗、春申、信陵、四君也。或舉第一字。或舉第二字。隨手拈用。苟稱平孟申信。固無不可。但習慣成自然。古云原嘗。今改平孟。便覺矯強矣。又開元天寶稱開寶。或稱開天。若稱元寶。鮮不以爲銀鏤矣。稱漢藩王之賢者曰間平。指河間獻王、東平憲王也。若改稱河東。則人不知何指矣。今俗稱人別號。多舉第一字。如退之稱退公。石甫稱石翁。亦有因第一字同者極多。遂舉第二字者。如吳子玉稱玉帥。周子屢稱屢老是。予友楊子遠。廣交遊。例得稱遠公。客有違例者。稱之曰子公。左傳子公之食指動。古人既取此名。足證弗惡。而楊獨不憚。客問故。楊曰。其知者以爲子公也。不知者以爲子宮也。烏乎可。客一笑而罷。

複姓偏稱。馬遷葛亮外。習見者尙有方朔。李白留別西河劉少府詩。謂我是方朔。人間落歲星。書懷贈南陵常贊府。歲星入漢年。方朔見明主。稱東方朔爲方朔。與稱馬遷葛亮。同一不可。若謂唐人既有此例。任意割裂他人之姓氏。不爲無據。則古人之複姓者多矣。稱端木賜爲木賜。公羊高爲羊高。叔孫通爲孫通。歐陽修爲陽修。皇甫湜爲甫湜。可乎。

少陵酒中八仙歌。蘇晉長齋繡佛前。食齋念佛。二者相聯。俗呼狗肉和尚。譏其不戒葷也。然亦視生長何地耳。其在蒙古。嚴冬積雪。蔬菜不生。烏從得素而茹之。故喇嘛食品。以牛酪羊肉爲大宗。油垢滿衲。腥羶之氣。撲人于數丈外。然而喇嘛信佛之篤。比內地僧徒。有過之無不及。何嘗以不修淨土爲慮耶。

蒙藏政教不分。活佛大權在握。亦教主。亦君主也。駐京活佛。如章嘉呼圖克圖等。儀同王者。出則御黃轎。蓋扈從。肅靜而行。喇嘛遇諸途。羣

膜拜。今改乘黃色汽車。風馳電掣。與非舊時色相矣。夫和尚之爲和尚。以披袈裟。持念珠也。使西裝革履。手揮鞭竿而口銜雪茄。尙成其爲和尚乎。活佛駐錫之所爲寺廟。改爲洋樓。可乎。摩訶之經爲梵典。改爲西籍。可乎。近有活佛致某蒙王函。自稱敝佛。誠無惑乎其敝也。

人體構造。有與衆迥殊。爲生理學所不可解者。北京東長安街某意大利旅館。有一當壇女子。綺年玉貌。進食由口。出糞亦由口。不由穀道也。而身體健壯如常人。予詢諸意人。咸衆口一辭。當屬不誣。且有誇其精作意大利餽餉者。予一念及其口臭也。雖有異味。趨趨弗前焉。

轉善鬥。兩雄相爭。鼓翼衝鋒。各不相下。固一時之雄也。然當其與雌遇。則斂鬣戢翼。勇氣全銷。且有爲雌所食者。豈真諺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耶。蜘蛛以雌制雄。性與蟬等。故雌雄交後。雄必急遁。否則必果雌腹。惟蝸亦然。相交後。雄輒任雌啖食。絕不他適。其理。則雄蝸捨身爲

養料。使雌蝸多得滋益以壯其胎。當小蝸長成時。裂母背出。故蝸交後雌雄均死。一在胎前。一在胎後。其殺身則一。皆所以傳種也。春日晴和。蜜蜂女王。離窠外出。飛翔空際。擇一悅已雄蜂。與之交尾。雄蜂精液。有盡爲所吸。萎頓以死者。雌蜂經春風一度。下卵乃至數十萬。是皆物理之至奇者。

徐世昌在清末爲內閣協理大臣。入民國又爲袁世凱國務卿。堪稱兩朝元老矣。遭遇時變。召集非法國會。嗾議員選之爲總統。猶未以爲足。復遣人往說宣統。晉己爲太傅。一面竊踞民國高位。一面委贄於小朝廷。喪失人格。事小。辱沒國體。事大。夫民國待宣統以外國君主禮。載諸優待條件。豈有民國總統臣事外君之理。昔馮道錢謙益輩。爲兩三朝元老。亦不過朝秦暮楚。送故迎新。未有如徐之兼營并鶩。首鼠多端。獨脚踏兩艇。一女嫁二夫。東食西宿耶。抑西食東宿耶。言之醜矣。

袁夢九言。彼任職京漢路局時。僱工程師羅某。踏勘路工。便道遊太行盤谷。羅携有獵鎗。途中偶睹兩鳥高飛。舉鎗盡擊。兩鳥應聲墮。遊罷返逆旅。旋來三彪形大漢請謁。羅問來意。則齊聲曰。頃見君打鳥。鎗法如神。兄弟輩落草此山。正缺頭目。公議請君入夥。便爲山寨主。羅惶駭不知所措。但強示鎮定。婉詞却之。

北京俗語。乾脆、爽快之意。芽根、根本之意。法官說。你乾脆認了罷。被告答。我芽根沒幹這事。

軍費浩繁。司法經費。遂告支絀。大小監獄。亦勉撐門面耳。惟犯法人多。拘繫累累。囚糧每苦不足。初減其量。仍難爲繼。遂不得不暗行減刑。應科徒刑一年者但兩月。應科兩月者但十日。應科三五日者輒訓誡而釋之。故法官之留犯。日給兩餐。與留遠親無異。殆視爲一種恩典。求之而不可必得者。于是一般鼠竊。無所畏懼。屢犯而屢縱。復屢縱而屢犯。



有朝被捕去者。夕又得越貨矣。十九年夏。予避暑西山四王府村普安寺。鄉間有偷茄者。爲巡夜執獲。送諸法庭。其婦聞之。皇皇然。抱幼兒終日啼泣。不知其夫何時得復自由也。夜未半。聞剝啄聲。往應門。則其良人挾兩大西瓜返。即曰。婦勿悲。我歸矣。是瓜味當佳。我剛過王二瓜田摘得者。盍剖一解渴。留一待明晨沾之。足一日糧矣。蓋其夫偷茄被捕。由鄉間解城。照例誠而釋之。復由城返鄉。路偷西瓜以歸。不過兩夕間事耳。鄉人爲予述之。

西山之麓。俗名紅山口。有明景帝陵。按明史景泰七年營壽陵。八年。英宗復辟。廢帝爲郕王。毀壽陵。王薨。葬此。屏諸昌平皇陵外也。規模狹隘。尙不若清王公園寢。乾隆時。命有司修葺之。外周以紺牆。又劃附近地租爲歲時祭掃費。設陵官世守。予居四王府村普安寺。與陵邇。時往遊。一亭當門。上覆黃琉璃瓦。中豎乾隆御碑。亭後爲陵門。入門卽陵。

覆土成邱。若大饅頭。絕無華飾。餘地遍植棗樹。守陵爲一龍鍾老者。云催租無應者。憑賣棗度日而已。

北京東城表背胡同有于忠肅公祠。院落濶隘。不階不樹。堂門常扃。蛛網滿胃。貧戶雜居其旁。糞土堆積。穢氣觸鼻。如斯褻瀆。烏足以妥忠魂。忠肅公內安明社。外拒也先。遺大授艱。任勞任怨。朝衣東市。論者傷之。此與宋岳武穆之被戮。如出一轍。然忠肅之死。出自英宗意旨。人皆知之。武穆之死。實出高宗意旨。而人不知也。英宗高宗。爲爭大位。慘殺忠良。英宗明爭之。故明殺忠肅。知不能諉諸石亨也。高宗暗爭之。故暗殺武穆。而盡諉諸秦檜。不然。檜雖作相。可不稟命其主。而擅以莫須有。三字殺堂堂大將耶。武穆獲罪。由於戰勝。使戰而敗。可以不死。惟其戰勝。大有直搗幽燕迎還二聖之勢。致犯高宗忌。二聖果還。高宗將何以處之乎。高宗心理。寧可偏安江左。不欲徽欽回鑾。一片隱衷。檜揣知

之。故金牌十二。召令班師。檜縱專權。亦斷不至續續矯詔而高宗不聞不問之理。可知檜之背後。暗有高宗主使。檜特逢君之惡耳。故喪師失地。自壞長城。而檜寵彌固。君臣狼狽爲奸。實有不可告人者在。修史者未親至隱。不及誅心。遂盡以罪檜。抑知更有罪浮於檜者。特專制時代。君主威權萬能。又無責任耳。由此可知廿四部中。多非信史。讀者須明辨之。勿爲所欺焉。

董狐古稱良史。而晉乘不傳。所傳者獨趙盾試其君五字而已。韓昌黎謂左氏浮誇。左傳中如晉侯夢大厲、二豎。杞有聲如牛之類是。國語國策。屬縱橫家言。史筆嚴正否。弗計也。夫修史貴有史才。尤貴史德。司馬遷史才。超前絕後。惜雜以情感。憤已之下蠶室。交遊莫救視。故修武帝本紀。時含怨謗。作游俠列傳。借他人事迹。發自己牢騷。是謂以意役史。非正則也。二十四部中。最良者厥爲班書。明允賅洽。才德兼優。若范曄

後漢書。陳壽三國志。自是佳作。蔚宗自言所作後漢書雜傳論。皆有精意深旨。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論。筆勢縱放。實天下之奇作。然適當遷固之後。難乎爲繼矣。承祚有才而無德。彼見輕於諸葛瞻。遂謂瞻惟工書。名過其實。丁儀丁廙有盛名。彼謂其子曰。可覓千斛米見與。當爲尊公作佳傳。不與竟不爲立傳。自郗以下。若魏收修魏史。夙有怨者多沒其善。每揚言何物小子。敢共魏收作色。舉之可使上天。按之可使入地。又受爾朱文略賂金。爲其父榮作佳傳。至比榮於伊霍。時人目爲穢史。王鴻緒明史稿。多顛倒是非。淆亂事實。均無史德之可言。惟歐陽修五代史。差強人意。然滿紙嗚呼。是其一短。其他之希承上旨。書法多隱。更比比皆是。又何怪夫宋高宗亦稱中興。明成祖居然靖難哉。

距景帝陵里許。有董四墓。董太監。善植桃。甜如蜜。今墓則猶在。而桃已一株無存。僅代以棗。幸味尙佳。嘗之更令人思桃不置。近墓一帶所

產桃。半爲董四遺種。殊甘美。遠勝深州桃。以較肥城桃。則各有所長。莫能軒輊也。凡桃樹達廿餘齡。便老死。故藝桃者須逐年補種。使新陳代謝。佳種可傳。今董四骨已朽。何有于桃。若柿棗梨杏之屬。壽可逾百齡。壽者指結果言。花而不果。葉而不花。非此篇所云壽。然而欲得佳果。必用接木法。例如植山桃一株。苟任其自長。至于開花結果。味苦澀。難下咽。須當其長至徑周逾寸時。于清明前。將幹截去。但留樹頭。以利刃切開。取佳桃新枝約二寸許。一端須含芽。一端則削使尖。插入樹頭開縫。外皮務令相對。卽緊合之。覆以極細濕土。一月有半。則新枝嫩芽。漸漸滋長。破土衝出。以至成陰結實。是爲蜜桃。接何種枝。得何種果。錙銖不爽。故擇種宜精。凡桃接後三年便果。杏四年。梨五年。以海棠之本接林檎。以黑棗之本接柿。凡果性相類者均可接。故可以杏本接李。而不可以桃本接梨。辨物之性。度土之宜。無怪董四之以藝桃著

也。

北京消夏。每苦白蛉。此物似蚊而極小。目力稍弱。弗能見之。雖不及莊子之蠅螟。然亦可謂么魔之至矣。色如沙。間有黑者。初夏便生。秋末始絕。西人目爲沙蚊。產於河岸沙上。故北數省沿黃河一帶。肆虐滋甚。避暑西山者。常爲所困。以近桑乾河故也。人被螫處。皮肉紅腫。覺奇癢。南人初至。倍易感覺。有時且令人發熱。謂之三日熱。病期僅三日。便能自愈。此物可惡。更甚於蚊。蚊之來也。嗡嗡有聲。人覺而防之。此物掠耳過。始聞微響。亦惟聽覺銳敏者。乃能聞及。又蚊之嚙人。飽則騰去。此物則貪多務得。無饜足時。偶任一二入帳內。輒通宵搔擾。人不甯睡。驅之不去。燭之不見。其惡作劇有如此者。

環香山諸村。民風醇樸渾厚。數百年來安居樂業。不期治而治。純任自然。不矯揉、不造作也。民十八年。外來學生越俎代庖。爲設自治會。所

謂自治。不外伐鼓搖旗。開會演說。張貼標語。滿牆及樹而已。標語中最可笑者。有云。自治村民待人接物是赤裸裸的。一語豈不謂自治村民待人以誠乎。但作此語體。求顯反晦。易致誤會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試易民字爲妓。讀之未有不捧腹者。夫妓赤裸裸以接物。與村民赤裸裸以接物。有何區別。不得謂妓之赤裸裸作如是解。村民之赤裸裸不可作如是解也。凡白話文。每犯此病。羣貪多務得。以充滿篇幅爲貴。於是重複累贅。刺刺不休。用字繁而旨轉晦。但觀上例。待人以誠。不過四字。何等單簡。何等明瞭。若待人接物是赤裸裸的。則多至九字。而意義界限。反欠明晰。偶一誤解。便入歧趨。蓋赤裸裸固可指心而言。然亦可指身而言。遠不如誠字之準確也。若謂爲便於普通社會。務尙淺白。使易醒目。試問普通社會誠字之人多乎。抑識裸字之人多乎。誠字常用而裸字不常用。吾敢決識誠字者十而七八。識裸字者十不得二三也。白話中恒言

誠心。如誠心爲難。誠心取笑之類。又不得謂赤裸裸爲白。而誠則不白也。然而一則簡而易明。一則多而無當。美惡之別。判若天淵。操觚者流。動以改良文字自負。改則改矣。吾不知其良焉。

自治會成立不浹旬而蝗爲災。盈疇蔽野。攢聚如球。禾稼盡毀。農夫愁嗟。蝗似有意挑釁。試覘會之能力如何。果也會中人以集得資金二百。懸價購蝗坑之。每斤銅幣四枚。一時賣者紛至。踴躍爭先。不崇朝而資罄。而鄉民筐挑囊荷。尙擠擁於門外。莫不色形舛望。逡巡携蝗去。自治會既喪其資。而蝗仍盈疇蔽野。若九牛之亡一毛也。會開宗明義。卽受此挫。遂寂然無聞。演說所主張。標語所宣示。所云驅逐貪官污吏。打倒土豪劣紳。努力奮鬥。解除痛苦。高談闊論。天花亂墜。一遇渺小蝻蝗。便束手無策。任其猖獗肆虐。熟視罔睹。自治而竟不治。名實果何存乎。值與蝗奮鬥之時。不知努力。坐視農民之苦。不代解除。言之匪艱。行之惟艱。



觀此益信。未被蝗田。穀未稔先割。予問耕夫曷爲此。則答云。獲全少許稻草。飼牲或作炊。一旦蝗至。不獨穀粒盡食。桿亦不留。忍痛早刈。殆亦無可如何之事矣。同時有藝果者。凡梨棗林檎之屬。色青未熟。亦盡數採摘。予問畏蝗耶。伊搖首至再。太息曰。鄰村昨來兵士數十。放牧軍馬。獸齧草時。兵則攀樹嚼果。遭害者多家。吾恐波及。故先採下。免受損失。然則兵亦蝗之類歟。噫。

自西直門外高亮橋循河隄西行五里許。有五塔焉。卽正覺寺舊址。俗名五塔寺。明成化敕建之金剛寶座也。座方形。高五丈。純以漢白玉石累成。四周遍琢佛像獅象梵文。雕工精絕。座上列塔五。高逾二丈。均琢白石爲之。四角之塔。爲檐皆十一層。復豎小石塔作頂。正中一塔稍巨。爲檐十二層。範金作圓頂。塔身均滿雕佛像。斧鑿之佳。與碧雲寺塔媲美。中塔南有琉璃瓦建佛龕一。莊嚴璀璨。招提生色矣。永樂間。高僧般的達來自

西域。狀復彌山金剛寶座。特旨封爲國師。敕建是寺供養之。成化九年。命有司仿照模型。造金剛石座。壯麗無比。乾隆二十六年。重修是寺。以黃敎喇嘛住持之。今則殿宇已圯。片瓦不全。獨此塔座巋然高聳。若魯靈光而已。塔之幸免摧毀。實由其工程堅固。石刻雖精而特巨。不易鑿竊。令宵人技無所施。然而塔前銀杏兩株。雖尙老幹參天。腰大數圍。而其旁出巨杈。多被偷伐。兩旁之乾隆御碑。推仆其一。碑台石段。盜竄一空。嗟夫。屏藩盡撤。石果僅存。塔如有知。當不寒而慄。

再西行二里。近廣源閣。有萬壽寺。寺建於明萬歷間。規模壯麗。爲沿河隄諸刹冠。乾隆數奉慈寧太后行幸於此。曾發內帑重修之。又以寺名萬壽。正愜聖懷。故慈寧八旬萬壽時。即在是寺大排慶典。慈禧后六旬萬壽。亦仿行故例。重新梵宇。踵事增華。是寺之屢邀宸眷。固由名額之吉祥。殿舍之宏敞。然位置適宜。恰處頤和園至高亮橋中。后每乘鳳舸。自

宮幸園。或自園返宮。恒少憩其間。故莊嚴寶地。溯明萬歷迄清末。垂四百年。氣象萬千。歷久常新。孰知入民國後。不復駐御蹕而乃駐兵乎。予爲共和民。不喜君主。然民國之兵。予更深惡痛絕。卽論此寺。自駐兵後。便摧殘破壞。觸目驚心。一若曾在是中作戰場者。野操之弗足而屋操之。作始之不德而後繼尤甚焉。聚羣不逞之徒。喧嘩跳躑。習爲暴戾兇狠。苟不得同胞以戕賊之。則遷怒於殿宇木石。盡量摧殘。舒其野性。爲之帥者。故意放任。務使其兵威如浪似虎。以爲可以所向無敵也。抑知此等烏合之衆。罔守紀律。祇能毀廬拆舍。一遇節制之師。立鼠竄耳。寺之西院。全部蕩然。大殿前三古松。斫死其二。所有建築。大半門摧毀斷。欄折垣傾。狼藉情形。不堪言狀。乾隆碑題。謂殿後疊石嵯峨。松柏鬱鬱。皆爲萬歷年物。今則疊石受損猶輕。而松柏之葱鬱。將不可復保矣。蓋此羣偷夫。獨剝松柏外皮。用以引火作爨。故喬木之頂。尙枝葉扶疏。

而下部多脫却犢鼻褌。露肌相向。由是而憔悴者已五六株。即大殿前之兩古松。亦何莫不因此而死。亦可謂極破壞之能事矣。十餘年來。大而國。小而家。罔不若是。朝野上下。如中狂癩。公物也。古蹟也。道揆也。法守也。文化也。禮教也。金融也。工商業也。無不以犁庭掃穴之法行之。根本剷除。然後快意。區區一萬壽寺。奚足道哉。奚足道哉。

客曰。子著文明者何。非主張全國皆兵耶。胡又深惡痛絕之。曰。是有辨。近世東西洋所行徵兵制。民皆有當兵義務。充現役若干年。退伍爲後備。一有外侮。立受徵調。處羣雄角逐之秋。非此不足圖全。我國不欲自強則已。苟欲自強。舍此別無他道。斯所謂兵。乃堂堂之陣。正正之旗。所以衛國保民者也。今我國總辦之士。誠林林總總矣。據最近估計。達三百萬。(民十九年軍隊。除川滇黔外。一二三四五六編遣區。規定留步兵八十師。五十餘混成旅。十餘獨立團。共約一百六十餘萬人。然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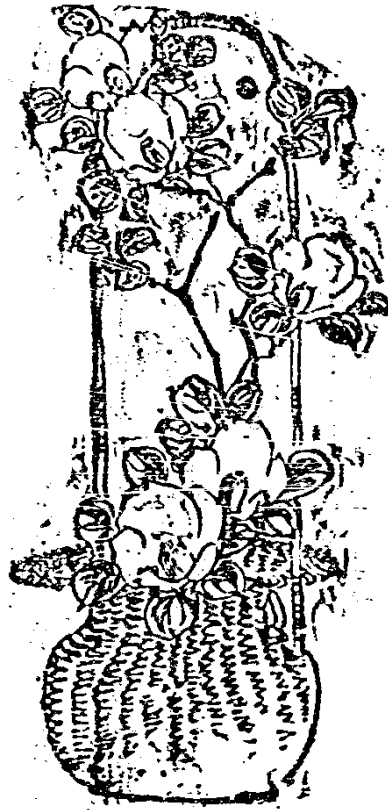
未實行。四川一省有兵六十餘萬。連滇黔合計。則全國兵數。當逾三百萬。夫歐美列強常備兵。不過二三十萬至五六十萬止。我國民窮財盡。而養此巨額之兵。果能衛國保民乎。非徒無益。且以自戕。雖有三百萬之衆。謂之無一兵焉可也。謂之有三百萬之匪亦可也。客勿以余爲侮辱國軍而加以匪名。甚言之。此三百萬之國軍。曾不匪若。蓋盜亦有道。守信尙義之匪。數見不鮮。反觀所謂國軍。比年以來。東西嚙突。猜猜而爭。若羣獠狗。倒戈反噬。見利忘義。變屢生于肘腋。禍每起于蕭牆。騰笑鄰邦。詫爲怪事。以一貧弱之國。養三百萬之兵猶弗堪。况匪乎。馴至正供之弗足而加賦。加賦之弗足而豫征。豫征之弗足而強借。強借之弗足而劫奪。劫奪之弗足而摧殘焚殺。無所不至。凡匪之所不屑爲者。兵皆悍然爲之。是豈余之所謂兵哉。

雖然。此非兵之過也。內戰相尋。軍閥肆虐。爲爭私人權利。不惜糜爛其

民以戰之。舉國騷然。靡有寧日。農弗安耕。工弗安肆。商弗安市。丁壯四散。失業者衆。遂羣趨于當兵之一途。始以爲兵有食有餉。可免凍餒。孰知旣入牢籠。糧餉咸虛。凍餒如故。請假則駁斥。潛逃則重懲。所日習者皆鬥爭殺人之事。所與處者皆暴戾兇狠之徒。加以紀律之不明。訓練之不講。聚羣虎狼而餓之。而望其勿噬人。弗可得矣。故余所深惡痛絕。尤在夫統兵之軍閥。兵猶其次焉者耳。

無此軍閥固無此兵。無此兵亦無此軍閥。二者交互爲用。相得益彰。揆厥原因。端在教育之不完。民智之閉塞。開化之國。苟其軍官詔其兵曰。汝爲我襲擊某將領。攻取某地盤。余知其兵必抗命也。兵皆以捍國爲天職。一遇外侮。則敵愾同仇。赴湯蹈火。所不敢辭。若導以內爭。則不顧而唾。垂垂然若不擊之鷹。不攬之鷄。我國民智苟發達若此。則軍閥又安所施其技耶。軍閥知其然。故摧殘教育。務愚其民。民愈愚而軍閥之勢

愈張。勢愈張而國愈亂。循至岌岌不可終日。故軍閥暴如虎。而國民蠢如牛。求軍閥之棄其權。是與虎謀皮也。求國民之爭其權。是對牛彈琴也。執虎而馴之。牽牛而教之。豈一手一足之烈、一朝一夕之故、所能爲力哉。



## 西樵雜著卷二

南海潘 敬惠隱著

留學生初返國。莫不躍躍欲試。余之躍躍。亦與衆同。或告余曰。子盡竇。竇輒脫穎出。弗竇決無倖焉。嗟夫。余惟不竇以至於斯也。斯者何。竇外也。後余返者紛紛過余前。咸睨余。或笑焉。或憐焉。余則徘徊于斯。廿餘載而不寸進焉。阻矣哉。此竇也。然余恒觀夫竇者。有滅其頂。有折其足。余又深以不竇爲幸。日者勸竇之或。遇余。訝曰。子猶在斯乎。夫留學。將以竇也。子弗竇。奚學爲。

十餘年前。麻雀牌未盛行於歐美也。巴黎留學生某甲。携有牌一副。擬於假日作戲。事前郵寄明信片。約同學三人。於是日午後來打麻雀云云。信面係用法文。打麻雀寫爲 *Chasser les Monneaux*。夫麻雀爲農事益鳥。凡植物害虫。麻雀均啄食之。故獵打麻雀。法政府懸爲厲禁。民二年。予在巴



黎調查財政。適逢英皇佐治第五偕後來聘。法總統開盛大歡迎宴。其菜單上列有炸麻雀一味。特自破禁例。以優禮國賓。示隆異也。今無知學生。入境不問禁。擅打麻雀。殊屬膽太妄爲。郵務員睹信片。卽報告警署。警署派暗探數人。屆期往某甲寓所偵查。午後。果見三東方少年。陸續入門。但候至日昃。不見其出。須知外國都市普通房屋。俱層層高樓。絕少院落。偵探之意。以爲彼輩欲打麻雀。非往公園或郊外不可。故守之門外便足。不意佇候既久。動靜毫無。腿軟腰酸。勢不復耐。乃相率登樓。向某甲門縫。側耳竊聽。但聞劈拍作响。欲斷仍續。初則莫明其妙。再則互相猜度。彼輩莫非私鑄僞幣耶。於是呼門衝入。但見雕刻花斑。方形小塊。堆滿一桌。頃之劈拍作响者。卽此物相碰聲與敲桌聲也。某甲即操法語爲之說明。謂此爲中國消遣品。如貴國之撲克牌然。偵探均啞然笑退。方悟彼輩所打之麻雀。乃竹骨而非羽毛者也。不飛躍者也。不飲啄

者也。

巴黎中心奪伊侶利公園 *Jardin de Tuileries*。爲故皇宮改作。有一老者。貌類克老虎。(法總理克黎蒙梭 *Clemenceau* 徽號。大戰時立勳者。)日恒在園中。與麻雀戲。彼所立處。數十雀環而集。招之下卽下。命之飛卽飛。或使之立於掌。集於頭。倚於肩。一切指揮。無不如意。口喃喃不知作何語。雀奉命惟謹。竟忘機也。予初以爲彼恒與園雀習。飼之久而熟。如象鴿者然。一日偶遊郊外凡仙森林 *Bois de Vincennes*。又遇此老集雀爲戲。林雀之聽命。與園雀同也。彼不須以食誘雀。但作手勢而雀卽羣至。乃知彼之使雀。無地不可。并無雀不可。不限於奪伊侶利公園也。春秋時。公冶長能通鳥語。此老殆其流亞歟。數載後。予在北京。又遇此老。笑容可掬。老態猶昔。復戲麻雀爲樂。此回集雀獨多。幾達二百。彼一人居中。而上下前後左右。皆雀也。彼乃升之降之。撫之弄之。使之交飛。使之

跳躍。一如在巴黎公園中。雀之對彼。咸有依依親戀意。噫、奇矣。雖然。讀者勿誤以此老遠道來華。親顯其玩雀妙技也。予不過在某電影場。得再覘顏色耳。別來無恙。景物依然。而有真幻之別。能不令予撫今追昔哉。

今者所以繼昔也。昔者所以生今也。無昔何以有今。無今何以成昔。或因或果。或本或末。或始或終。相推相演。相代相嬗。相倚相伏。然人之環境。有昔遜於今者。亦有今不如昔者。奪伊侶利皇宮。法王之生於斯。死於斯。歌於斯。哭於斯。爲數幾何。可勿具論。即蓋世梟雄拿破侖第一。亦曾居於此也。其孫拿破侖第三。藉乃祖之餘威。半攘半竊。貿登大位。亦居於此也。當彼全盛時。皇后耳仙尼 *Engine*。年華芳信。麗質天生。正位中宮。母儀全國。(一八五三至一八七〇年)上林備其行樂。禁苑供其騁懷。脂粉棄脂。御溝漲膩。奇花異卉。蜚道生春。日扶宮娥逍遙園

中。鬥草爲戲。撲蝶以嬉。孰不奉承顏色。爭先恐後。冀博后之一粲乎。孰料一千八百七十年。蘇丹戰敗。（普法之役）。革命變起。后倉卒出走。流寓英倫。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。壽逾古稀。身猶健在。偶歸故土。逕過舊居。風景不殊。人事多變。彼昔日獨樂之地。今化爲公共之場。后雜遊人內。曳杖徐行。漸覺憊甚。遂擇一公用木椅。默坐少憩。睹春光明媚。聽鳥語爭喧。頓觸前情。曷勝傷感。正遐想間。忽見草陂上玫瑰花一叢。爭妍鬥媚。秀色可餐。斯時后之心神。殆全爲少日繁華所籠罩。自以爲仍居上苑。覽勝尋芳。此簇簇鮮花。非便嬖內侍。特備以邀宸賞者乎。不禁逕起攀摘玫瑰一朵。接鼻而狂嗅之。巡邏警察自遠瞭見。喝曰。汝何人。胡毀傷公物。后如聞霹靂。恍從夢中驚醒。顛聲曰。我誤我誤。警察來近。一手掏出小冊。一手執鉛筆。訊曰。汝何名。后曰。耳仙尼。何業。后曰。無業。何廡。后曰馬些士的旅館 *Hotel majestic*。警察逐一記畢。喝曰。隨

我來。拘后於區署。罰鍰而後釋之。

廢后於一九二〇年殂於西京馬德里 *Madrid*。享壽九十五歲。

我國各跳舞場。可謂之有跳而無舞也。跳舞之解釋。本文自明。外國大戲院跳舞團 *Le Ballet de l'Opera*。且跳且舞。亦跳亦舞。盡態極妍。毋庸具論。而別開生面、引人入勝者。莫如蒙馬士路 *Monte Martre* 之臀舞。蒙馬士路爲巴黎北區最熱鬧處。其鬧也恒以夜。中宵鐘動。各「宵夜」館卽座爲之滿。好遊北里者麇集其間。酒綠燈紅。各乘輿而來。醉翁意何在。醉翁自知之。最著名宵夜館。如黑貓、如鼯鼠、等等。皆金壁輝煌。儼若瓊宇。酒價昂貴。一瓶香檳。動需百數十方。然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而在乎舞女也。不獨在乎舞女之貌。而尤在乎舞女之臀也。嬌娃成羣。燕瘦瓊肥。穠纖畢具。咸披輕紗。裸半體。在廣場中。對客作種種舞。其手勢及步法。與普通跳舞同。而醉翁之視眈眈而欲逐逐者。乃在乎手足之間。所

謂臂也。當其舞時。皮肉顛動。妙態橫生。豐者有餘。柔若無骨。其翻也如鼓。其覆也如瓢。其來也如豕突以乍臨。其去也如鴻驚而飄逝。翩翩然如蛺蝶之戀花。欸欸然如蜻蜒之點水。一張一偃。一俯一仰。一控一縱。或前或後。或上或下。或左或右。盤之旋之。震之盪之。卷之舒之。高之低之。抑揚頓挫。忽疾忽徐。忽作忽止。止則團圓生滿月。作則蕩漾起微波。音樂傳其神。脂香播其氣。襲人於不知不覺間。香檳之酒未乾。而醉翁已玉山頹矣。有時醉翁餘興尙濃。可妙選一姝。餌以香檳。媚以蜜語。携之登樓。或出赴他所。奉贄金若干。與之學舞。與之合舞。盡歡而散。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有學懶者。負笈求師。遠適斐洲。地產香蕉及無花果。皆野生。不勞種植。土人取以充饑。既飽以嬉。息而弗作。故咸以懶著。學懶者至。願拜受業。或告以某處有懶師。盍往事之。至則師方臥地噉果。召使并肩臥。

謂將教以懶。少頃。有風颼然至。撼樹。果紛紛落地。撒滿左右。師以手拾以口就而食之。命徒亦食焉。徒曰。吾將俟果之落于吾口而後食也。師聞言。大驚。起。再拜曰。子真吾師也。吾之懶遠弗子若。吾何敢師子。願北面改執弟子禮。」余曾讀法文某小說。今忘其名。因愛此妙喻。特就記憶所及。爲之潤飾而譯其略。

法文黃稗說 *Les contes jamaes*。忘著者名。有一段云。某爵邸長史。一日蒞妓院。告元緒公。擬雇妓十餘。在爵主前。任某役。事甚輕簡。爲時亦暫。不吝重酬。元緒公許之。入夜。選妓如數。金絲之髮、黑髮、棕髮。肥者、瘦者、長者、短者。色色皆備。車載至邸。引入一複室。長史命諸妓盡去衣裙。一絲不掛。謂將導入爵主臥室。繞行一匝便了。不求肉慾也。闌寢門。妓皆裸體魚貫進。室內燈光通明。照及毫髮。爵主偃臥床上。年三十許。面瘠如乾脂。目眶深陷。藍灼灼有光。兩手伸於被外。筋骨畢露。

羣妓緩步行。肌肉顫動。膚白如雪。爵主眈眈視。唇微張。作欲笑狀。似顧而樂之。妓行未終。爵主忽長吁一聲。閉目暈去。長史急趨就之。呼喚之。撫摩之。則死矣。此公平日必縱情女色。至戕其生而不悟。一息尙存。猶眷戀及此。非俗所謂甘作風流患者耶。

黃裨說又載。妻有外遇。夫驟返。啓室門。值妻與情人裸而合舞。大怒。拔手鎗擬之。二人驚惶失措。長跪求饒。夫憐笑曰可。吾將奏鋼琴。汝二人繼續裸舞。如是則饒汝命。遂置鎗于琴上。擦袖舒指。奏舞蹈之曲。抑揚疾徐。音節不紊。呼曰左。則二人舞而左。右。則二人舞而右。遵命惟謹。至步伐合拍否。以怖極。弗自知矣。夫時曼聲侑以歌。良久。忽鏗爾止。起。歛容。凝目注視。言曰。我向汝二人道晚安矣。掉頭出門。一去不知所之。

原書佚去。右二節譯意而已。



吾不解留學生返國。輒眼高於頂。唾棄一切。以爲凡百非老朽即幼稚。無可措意也。夫祖國本有所短。始命汝曹外學。取人之長以歸補之。務求完善云爾。非洪荒草昧。尙待開闢。須汝曹一一創作。先三皇而邁五帝也。且汝曹所得。不過片長。亦有中空無物者。奚爲高視闊步。妄自尊大乎。記曰。學而後知不足。一孜孜矻矻。智識日增。而後知天地之大。學問之繁。浩浩乎如海之闊。淵之深。終身研之而無窮盡。故學愈進益。則自觀愈歛然。惟不學者畫而止。遂以爲至矣盡矣。蔑以加矣。留學生畢業。孰不自以爲蔑以加哉。抑知學校頒文憑時。意若曰。汝曹求學。今得其門云爾。從此加功。可期入室。外國學問有然。中國學問亦何莫不然。汝曹外國學問。僅襲皮相。中國學問。未涉蘊離。乃言大而誇。不亦慎耶。或曰。惟識卑學淺。故誇也。不觀汽車夫乎。服制服。司車機。載其主人疾馳過市。氣揚揚願盼自雄。而發動機 *motor* 之構造。與發動之原理。茫然

弗知也。彼所知者。僅限于駛之、止之、進之、退之、左之、右之、遲之、速之。視一般御敝車、駕羸馬者。皆莫彼若。故氣揚揚願盼自雄也。嗚呼。今之留學生。孰不以汽車夫之心。視祖國文化學問。一如敝車羸馬。務毀棄之而後快。而對於外國文化學問。亦僅拾人牙慧。大言欺世。既自僭于汽車夫。又欲盡驅國人以從之。妄哉。

余爲留學生。故敢作此語。用自箴也。邇人之學問。藏諸心坎。非試以事。無可表見。作一事又非曠日持久。弗顯其才。故觀人於倉卒。亦祇能就外表觀之。孟子曰。聽其言也。觀其眸子。人焉廋哉。一前言汝曹僅襲外人皮相。茲卽以皮相論。晉以降。禮法不講久矣。士夫務尙疏脫。謂禮法不爲我輩設。于是古人動容周旋之節。升降揖讓之儀。揮斥靡遺。流風至今。每下愈況。不論貴賤。或處廣衆。或居燕私。一飲一食。無不放飯流歡。若犬豕然。此禮記所深戒也。外人進膳。必整齊嚴肅。誓效弗作。

咀嚼弗聞。上自君相。下至車夫。罔不皆然。留學生處莊嶽久。耳濡目染。當隨地留意。亦步亦趨。孰料大多數仍萌故態。牢不可改。對此皮毛小節。猶弗知學。又遑論其大者乎。勿以飲食事小。凡人之立身行道。悉基於此。蓋無人無日不須飲食。卽無時不須自治。放飯流歡。不自治之尤者也。與外人同席而放飯流歡。則衆必愕視。作鄙夷狀。許景澄。名士也。李鴻章。勳臣也。歷聘外邦。均因是貽譏。況許李以下者耶。輪船火車。外人多不願與華人同艙而睡。同桌而餐。彼初遇一華人焉。如其可厭也。繼屢遇華人焉。咸如是其可厭也。則請於主者而離隔之。習久相沿。著爲定例。余見有寓外國十餘年而不曉飲食者。所謂不曉。非不曉啜啣啡嚼麵包之謂。飲食失儀。謂之不曉。顯淺者且若此。其他則又何說。讀論語鄉黨篇。能勿興禮失而求諸野之嘆哉。

英國世家子弟。自幼卽服禮服。端坐而食。所以訓掖之者綦嚴。外人議會

不待論。卽往劇院觀劇。或舞場跳舞。稍名貴者。無不服禮服也。今之文過飾非者。動曰平民化。夫平民化乃崇儉儉樸之謂。而非袒裼裸裎。喧嘩涕唾之謂。試觀國內。凡酒樓、戲院、茶館、歌場。何處不袒裼裸裎。喧嘩涕唾哉。更有便溺縱橫。穢物堆積。臭惡之氣。中人欲嘔。此之謂豬狗化。而豈平民也耶。

吾又不解返國之留學生。三五相值。輒操外語。高談闊論。一時在座皆本國人。多不諳此。而彼輩弗恤也。豈以在外日夕操之猶未足。今須繼續溫習。免遺忘耶。果如是。則呼朋引類。會于一室。互逞雄辯。徹夜弗休。孰得而議之。奚爲於大廷廣衆中。忽發異聲。輟轉啁晰。令多數人生不快之感乎。凡愛國之人。無不尊重其國語。鍾儀土風。莊舄越吟。古稱爲不忘本。外人習他國語言者多矣。當其與同國人遇。必操國語。決不舍己田而耘人之田。夫習外語者。乃備與外人通談。非備與同國人通談也。

使在座皆外人。或有一二不諳中語之外人。則操外語以酬應之。禮也。反是則謂之失儀。何也。交際場中。不少女流。通外語者鮮。今當彼美而操彼所不通語。頗涉評頭品足之嫌。卽不然。則一人向隅。舉座爲之不歡。況多人向隅乎。故謂之失儀也。汝曹勿以爲吾弗諳外語。因妒生忌。故作此言。吾處巴黎久。且娶法婦。枕畔恒置一活字典。故吾操法語爛熟。英語吾亦操之。特未熟耳。舍異國人外。吾絕不向本國人操外語。有操之問我。我必以國語奉答。但有例外。當吾坐擁臬皮教外語時。則務用外語。且令學生操此。蓋弗如是則言之弗至也。是故吾當用外語則用之。弗當用則否。求得其當而已。強者之滅人國。豈但併其疆土。篡其政權而已。必浸假而滅其文字焉。滅其言語焉。先以滅國。繼以滅種。謀深計毒。斬草除根。今我國尙未亡。而留學生先自滅其語。爲虎作倀。踴躍先驅。不復自知爲中國人。何喪心病狂。一至于此。夫亡國與亡種異。亡國

者失其疆界。喪其政柄。然其語言文字、風族信仰、一日存在。則國族一日不亡。暗長潛滋。俟時而動。以恢復其固有。稽諸往史。不乏先例。聖元而大明興。覆清而民國立。皆語言文字風俗信仰不亡之效也。凡茲種種。皆足以團結民族。牢不可拔。苟國亡而語言文字風俗信仰隨與俱亡者。如非洲部落。南洋島番。斯真亡耳。夫禍患常伏于至微。一言一語之間。國家之興廢、種族之存亡繫之。豈淺鮮也哉。

有閩人招粵人宴。陪客俱閩人。終席閩語啾啾。粵人獨向隅。不歡而散。越數日、粵人還閩人席。純招粵人作陪。終席操粵語以報復之。孟子曰。書曰。饗多儀。儀不及物。曰不饗。惟弗役志于饗。謂其弗成饗也。今饗客而操客所不諳語。令之默然寡歡。可謂弗役志于饗矣。國人每犯此病。在稠人中。同鄉相遇。必操土音。非土音之不宜操也。苟座中皆鄉人。自以鄉語爲貴。非然者、當移座于一隅。低聲談論。勿令他人耳爲之聒。

然苟非有要務。急待磋商者。亦無移談之必要。當擇一最通行之語爲座客所悉曉者操之。故公衆場中。操鄉語者弗可。况外語字。

有種好說破碎外語之人。如早晚安、再見等。稱先生曰密司特。姑娘曰密司。自詡趨時。不知是何風氣。夫科學名辭及特別名詞。無法侈譯。仍用原音。事非得已。若普通言語。如早晚安等。國語之意義。已表示明顯。奚必繼已從人乎。咖啡可可。我本無是物。即歐美諸國。亦向無是名。乃從熱帶出產地之土音譯出。我思飲咖啡可可。祇得喚咖啡可可。至若呼某先生某姑娘。或某君某女士。國語儘敷應用。達源左右。何須外求。故有聞呼支那而勃然怒。摩登 *Modern* 而色然喜。同是外語。而喜怒迥殊。此余所太惑不解者也。尤可怪者。無論何種商店。何色貨品。多用英文標識。店既不在通商口岸。貨又不消流外洋。累月經年。絕無一碧瞳顧客。此幾隻蟹行字。果何用乎。某城隅一小理髮舖。亦大書特書 *Barber Shop*。

舖處地偏僻。外人足跡罕至。又炭酸撲鼻。觸人頭眩。外人卽至。決不入此。除非落魄之俄羅斯乞丐。或肯光臨。然下流俄人。什九不識字。俄文且不識。遑論英文。此兩隻蟹行字。果何用乎。或曰。特用以招徠好說破碎外語者。余聞而驟然。

唐以來。日人事事摹仿我國。不獨文字爲然也。惟彼之摹仿。并不直捷痛快。必改頭換面。破碎支離。例如學我冠姓辨族。又不逕姓趙錢孫李。而姓床次田中井上。更有姓九鬼犬養者。愈演愈奇。莫可究詰。夫姓不過立記號。資識別。任取何字均可。然又何至姓鬼及犬乎。留學生譯日文。滿紙東洋名詞。謂之抄則是。謂之譯則非。穢土也而曰垃圾。佣金也而曰手數料。他如爲替、支拂、取引、塲合等。五花八門。據字直用。形諸公牘。不先究其義。莫明爲何。夫日人襲我文字。尙多方竄易。不憚改而使之劣。我從而譯之。何妨還原反本。大加改而使之良。有久居巴黎某君謂予曰。



母國文字。不敷應用。吾用法文。則無意弗達。用國文苦格格不吐。予請試舉一例。某君隨舉二三。予爲曲譯之。而某君無以辯也。蓋某君法文深造。而國文淺嘗。無怪其然。但由此可觀迥然各異之文字。尙可譯達。矧同出一源者。更有何難。故以中國人譯日文。猶之祖認孫。父遇子。直吐其乳名斯可矣。奚必唐突是懼。但稱其別號乎。

海禁大開。東西洋文化相接觸。然東洋文化能及於歐美者。鼎彝瓷畫。零星古物而已。若典籍之英華。學術之精粹。仍風馬牛不相及也。歐美圖書館收藏中文載籍。聊以備數。能讀者殆無人。有亦不過一知半解。鮮能融會貫通。一由文字之艱深。二由冊籍之繁賾。三由譯本不完。研究匪易。故淺嘗輒止也。若西洋文化。則東方人之通曉西文能直攻之者。爲數至夥。卽予亦忝參其列。然而果能以彼方文化灌輸於我國者。數十年來。惟侯官嚴復一人而已。餘則辭煩旨晦。膽大手疏。譯述雖多。祇以射利。無

當大雅。且文筆粗劣。語句猥鄙。原著者苟睹此。當必攢眉蹙額。謂何來此門外漢。涕唾狼藉。以污辱我書也。故譯事貴達原意。而字裏行間。句句熨貼。體會入微。猶摹寫美人。神情態度。絲毫不爽。而着色又濃淡得宜。深淺合度。方成一幅美人圖。盈盈欲活。今之譯品。原書本爲美人。經彼輩一譯。化爲醜婦。並有失其女性。化爲莽男。更有失其人性。化爲怪獸。嗚呼。以此言灌輸文化。由美人而化醜婦。而化莽男。而化怪獸。化則化矣。何不文之甚耶。

嚴幾道氏譯律有三。曰信、曰達、曰雅。信謂不失原意。達謂能述原意。不信不足以言達。不達不足以成信。信達可合而爲一。故三律可納而爲二也。信矣達矣。而不雅。將原書佳處。埋沒無存。尙得云信乎達乎。譬用西法製麵包。乃成麵糊。則不信不達矣。成麵包矣。然或變焦。或未熟。或作異臭。皆不得謂之雅焉。雖以中譯西。製麵包之器具不同。然而每磅

麵須用水若干。酵粉若干。所謂信也達也。製出之品。手法佳而火候到。甘美適口。所謂雅也。譯應用科學。如農醫數理鑛電動植等書。能信與達便足。若譯文學。則雅爲必要。蓋文學之神髓。在乎優美。舍此便失所長。外文之精者。如常山之蛇。節節相應。句則琅琅可誦。篇則結構玲瓏。苟譯之而篇則散漫。句則支離。尙成其爲文學乎。必喉音珠圓玉潤。然後能歌。嗙啞者縱字字不差。亦弗入聽矣。烏能有繞樑餘韻哉。

佛理精微。無裨實用。然一入中國。卽傾動朝野。二千年來。研鑽之者絡繹不絕。翻譯梵典。宏富完備。譯筆復優長。足引人入勝。近人鄭太夷詩云。緣何獨佞佛。正坐文字美。一實則意旨由佛。而文字由譯者也。西洋學術。博大精深。旣長理論。復切事情。豈佛經百倍。惟嚴氏手譯之天演進化諸論。原富名學諸書。令人讀之不厭。其他則偶一展卷。便欲作嘔。不得不遠擲之。原書精華。不知去向。孟子言工師得大木。匠人斲而小

之。爲不勝其任矣。」因賤匠人故、而謂西洋之大木。豈理也哉。余覽英法文籍。不敢云博。第每讀一冊。所感興味。與讀本國名著同。彼方作者。造句選字。一筆不苟。謂彼文如白話者謬也。譯者自鄙俚。遂謂人亦鄙俚。而逕以俚詞譯人。雋永之味。竟成嚼蠟。亦學術之大厄矣。以小說論。福建林琴南所譯。尙耐瀏覽。然林不曉西文。水母目蝦。不足言譯也。書最忌重譯。原著何文。當從原文譯之。若原爲法文或德文。而從英文譯本譯出。則失之更遠焉。夫由法德譯英。無論如何。終不能十分美滿。設英文已欠一分。再譯中文。最少亦欠二分。然惟高手。方僅失此。若庸手更不可以道里計。甚矣譯之不易也。余寧作文二篇。不願譯一篇。作可任吾意。譯則須隨人意。又須修吾辭。譬諸臨帖。字字氣勢姿態。不使走失。攀游龍。附翔鳳。務用全力擒拿。否則一縱即逝。徒攬得一鱗片羽。非龍鳳之眞面目矣。佛經文字。美矣至矣。印度文亦如是否。余未通

曉。無從臆測。然釋氏之微言奧義。印文舉能達之。則其美可想也。余既有言。西洋名作。理長辭勝。駕佛經上。若以譯佛經之手譯之。必有大可觀者。惜乎嚴氏已沒。後繼無人。剩有一羣惡漢。叫囂而已。學問云乎哉。

客謂今日青年。俱習白話。中國固有文章。皆可束之高閣。將來必無人過問。問亦莫曉。子乃汲汲治此。不亦慎歟。曰、余之爲學。以爲己也。爲人者不足云學。夫鴻鵠志在千里。豈因燕雀而戢其翼哉。燕雀爭粒。自以爲足。豈知鴻鵠一舉。薄雲表。摩霄漢。汎洋窮乎玄間。俯視燕雀而莫之睹也。故鴻鵠不爲燕雀而舉也明矣。當其舉時。勢有所不得不舉。翼不可以不舒也。目不可以不窮也。懷不可以不騁也。故舉之。久舉而倦。則又降焉。腐遷作史。藏諸名山。其一腔磊落不平之氣。蘊結而鬱抑。務求有所發洩。故發奮著書。欲通其道。余何人斯。敢以自比。乃所願則學之

也。抑更有進者。始皇之燔。五胡之亂。五代之爭。遼金之猾。誠無人能讀時矣。乃不久而讀者又出。今日之厄。何如始皇。五胡。五代。遼金。客何遽作此想乎。夫美玉必不終埋於沙礫也。良材必不長委於榛莽也。縱陷溺於一朝。將必有復興之日。奚可因是而自暴自棄耶。

客曰。牧豬者以糟糠糝屑傾諸槽。羣豬爭食。大暢所欲。歌哂之聲四聞。若以簠簋籩豆進。豬望而生畏。縱滿盛美饌。亦掉頭弗顧耳。子知豬之子恒爲豬乎。惡種流傳。充塞大地。須預儲糟糠糝屑。並作長大木槽以飼之。而子乃保守此簠簋籩豆。一旦受豬踐踏。立破碎耳。僕何嘗不以簠簋籩豆爲美哉。因其弗適于用。故爾割愛。曰。客求用於世。是則然矣。余弗求世用。豬之肥瘠。熟視若無睹。又奚須着犢鼻褌。作牧豬奴乎。歌哂之聲。余所惡聞。有以牧豬之利告我。謂以賤值躉買糟糠糝屑。豢豬使脂。求善價售之。富可立致。意卽爲淫穢小說。或杜撰。或翻譯。下筆萬

言。字務多而辭務俚。鬻諸書坊。千字可得數金。日計數十。年計逾萬也。余乃悟今日出版新書。如春筍怒發。試逐一披閱。則盡糟糠糝屑。足使豬喜。人皆挾求富之念。爭着噴鼻禪。復猛擊其長大木槽以召豬曰。嗟來食。噉爾蹴爾而與之。吁。余何忍效此乎。

人恒言空氣無色。是也。無味。非也。厥味清鮮。人習聞之。遂弗覺爾。入芝蘭之室。久且不聞其香。況空氣耶。試處鮑魚肆內。飽聞腐臭。出卽覺一股清氣撲鼻。令人呼吸爲舒。是卽空氣之味也。凡輕淡之味。須比較而得之。清潔之水。人皆謂爲乏味。試比以苦水。則清者甘矣。惟氣亦然。山氣與市氣異。海氣與陸氣異。高空氣又與近地氣異。氣異而味自不同。或濃或淡。或濁或清。非細心領略。又烏能辨。

人盡知熱鐵之不可撫。而不知冷鐵之不可。與熱鐵同。受華氏表零點下三四十度冰凍之鐵。若誤觸手。所觸皮必被黏去。其痛楚若被炙然。(指較

巨之鐵言。若鐵針鐵絲。則吸熱力極微。須以皮毛布草等絕緣物爲介。然後鐵可近。否則未有不遭剝膚之痛者。冬日旅行寒帶時須知。

中西人通姓氏。祇可譯音。余譯姓名爲 *Panking*。兩字相連。取從彼俗。西人譯中名。從我俗者亦夥。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。其最著者也。余肄業京師大學時。法文教習法國人柏良材、號棟臣。何世昌、號輯五。姓名儼若華人。且有別號。可謂極意摹仿矣。更有因同姓而通譜者。咸豐朝、葉名琛失廣州前。旗人有佐領巴蘭布者。素與英領事巴夏里善。互相聯宗。城陷後。各街市均遭蹂躪。惟旗下街一帶獨無恙。事後巴蘭布以是自伐。謂苟非吾宗人之力弗及此。明末張獻忠禍川。殺人如麻。惟姓張者免。同姓之重也如是乎。

動植二物。交相需也。動需植以養。無俟煩言。而植亦有需乎動者。例如瘞獸骨於樹下。則枝葉茂盛。花果特繁。最顯著者莫如南洋印度之捕蠅



草。食人樹。蠅觸草上。則捲而消化之。吸以自肥。惟樹亦然。人或獸來近。則垂如鋸之枝柯。突然掩捕。糾纏縛束。莫能掙脫。必俟血肉淨盡。然後舒枝棄骨。故樹脚骷髏雜陳也。英人今尙保全此種樹。用以詫奇。特樹之四周。柵欄圍之。禁人行近耳。雖然。植之需動。非必要者。樹不食人亦生。草不得蠅亦長。僅養料欠缺。不甚滋榮而已。若動之需植則不然。如馬牛羊。絕其草藪。勢必倒斃。人與小鳥。動植兩需。鳥啄梁稻。復嗜昆蟲。缺一則不快。缺二則傷生。動植兩缺。而仍能遂其生者。莫如亞刺比亞沙漠之鮫鳥。及北極之忙朔 *manchot*。居此絕地。舍吞石留冰外。果何從得動植而享之。語曰。習慣成自然。卽由處境養成天性之謂。駝鳥慣食石子。設易以肉蔬。則噉然以悲。塞弗顧矣。

位歐洲亞勒柏 *Alpes* 山脉之南端。面臨地中海。界於法意兩大國間。有一彈丸國焉。名蒙匿哥 *Monaco*。方平面積。僅二十二啓羅密達。據最新統

計。人口僅二萬三千九百五十。絕無賦稅。而其王則甚富。其民亦熙熙皞皞。如登春臺。此無他。賭之爲功也。以小朝廷之力。在蒙加羅市。開一賭場。名蒙加羅劇場 *Casino de Monte-Carlo*。劇爲名而賭爲實也。此國雖小。然賭場足稱世界巨擘。不獨建築之宏偉。裝飾之富麗。莫與比倫。卽其優待顧客。招徠博徒。亦爲任何賭場所未有。例如「抽頭」一項。什一之征。幾成公例。而彼獨三十六而取一。又氣候溫暖。風景宜人。故歐美賭徒。自遠輻至。一擲數十百萬。有至喪其資斧。窘不能歸者。賭場則致送舟車票。婉勸出境。蠱狐妙法。吸人精髓。被惑者疇贏垂斃。則又好行小惠。設法遣去。使勿留境內爲流丐焉。賭分輪盤紙牌兩種。輪盤賭今上海亦有之。惟「抽頭」輕重不同。紙牌賭名三十四十 *Trente et Quarante*。爲世界上獨一無二之賭法。「抽頭」少。待客優。更以此爲最。輪盤每注最少押五佛郎。最多六千佛郎。紙牌每注最少二十佛郎。最多一萬二千佛郎。

俱用現金。黃白物燦然堆積。極阿堵之大觀焉。蒙加羅市旅館林立。秋末冬初。卽患人滿。人之來。託名遊覽。於其始至。腰纏纍纍。笑容可掬。一博而小勝。再而敗。終乃大敗。重負既釋。咸垂頭喪氣。於劇場之妙歌。博物院之精品。（名海洋博物院。）亦無心觀聽焉。此類人前仆後繼。源源而來。猶蛾之撲火。蠅之投膠。至死弗悟。國王偕侍臣冷眼睨之。狀乃大樂。歲終結算。淨獲純利。恒逾佛郎萬萬。辦警察。修道路。一切政費。咸取給於是。世外桃源乎。人間地獄乎。蒞此者罔不因勝負而各異其判斷矣。

蒙匿哥民既無納稅之義務。亦無賭博之權利。凡入場者。必至門首檢查處呈驗護照。證明其爲外來人。領取小券。方准入內。故土著技癢時。祇可徘徊作門外漢。竊致私怨。而不知國王之特加愛護。至周密也。凡嗜博之人。皆存一僥倖心。對於正業。遂弗措意。博勝固不可常恃。敗則由個

人經濟牽動家庭。由家庭經濟牽動社會焉。國王之厲禁其民。殆本此理。彼可議之處。在自私自利耳。余曾自巴黎挾佛耶五千往遊是邦。用於旅費者十之二。投於賭場者十之八。區區小數。置此銷金巨窟內。直九萬牛之一毛。然余之至也。欣然色喜。余之去也。廢然長吁。與一般賭徒無異。於劇場之妙歌。博物院之精品。亦竟未觀聽焉。去之日。驅車過王宮瞻仰。國王偕侍臣適立露台上。厥狀大樂。余免冠示敬。口喃喃言曰。疏遠小臣。敬拜君賜。王舉手答禮。但相距頗遠。未知其聞吾言否。

西洋習俗。路遇元首。必免冠示敬。禮也。又遇無論誰何出殯之靈柩亦如之。慎終之道也。

凡賽爾立和約後。德以渾天儀還我國。復陳列於觀象臺。任人遊覽。使咸知國恥之一洗也。予居東城頂銀胡同。距臺甚邇。偶往觀之。予曾在柏林博物院睹是儀而心感。今何修得此。竟能在北京重見。喜可知矣。迨予登

臺。對儀而心更戚。大有儀兮儀兮。返故土何如居九夷兮之嘆。予非病狂。曷作此想。則以諸儀在外国博物院時。愛護備至。守者固奉職惟謹。而遊人亦自律極嚴。儀矗立堂中。可遠觀而不可褻玩。而今則不然。是日臺上先有一對中年夫婦携一童在。彼兩人用手撫摩星宿。例已不合。其頑童更跨登架上。以足穿革鞞敲擊之。作鏗鏗響。予命童下。彼父母反怒予以目。似怪予多事者。時臺上無一守衛。予祇得憤然去。但爲儀危而已。夫儀返國數年。予僅往謁一次。而所遇已若此。偶爾相值耶。抑日日如是耶。

或曰。子少見多怪耳。渾天儀固不幸。尙未至極。試觀國內種種古物。可寶者不知凡幾。皆摧殘破壞零沽賤售殆盡。而儀尙巋然獨存。縱三五頑童日來踐踏之。儀方自慶得苟延殘喘。子何爲反代抱杞憂乎。子盍遊雲崗。登龍門。觀六朝隋唐著名石刻。真斷頭折足殘肢破體者。觸目皆是。

若逐一石像撫而哀之。雖淚竭聲嘶。猶未徧也。諸石經千磨百劫。風日之吹炙。雨雪之淋漬。而屹然不動。一入民國。不數年間。卽泰半漸滅。千餘年保全之而不足。一旦摧毀之而有餘。人事滄桑之感。孰有過此者乎。孟子曰。苟無恒產。放僻邪侈。無不爲矣。一人當飢腸轆轤時。救死惟恐不暇。奚暇於崇古物。愛美術。聞有東西洋人出價購此。盍椎一佛頭。易一銀餅乎。於是一倡百隨。夜以繼日。刀鋸斧鑿。聲聞數十里。地方官吏。熟視罔睹。奸商市儈。又從而獎助之。壟斷居奇。從中漁利。車殆馬煩。輦載以去。此有限之古蹟。曷勝旦旦之伐。不旋踵即掃數蕩然。得倖免者。僅巨大嵯峨之像。爲車馬所不勝者而已。然爲數亦僅矣。有學洋文者。言彼不望深造。但求能覽菜單。便於選食西菜足矣。夫西菜名目離奇。與中菜等。試問一品鍋、炒三冬、炸春捲、爲何物。非加註脚。外人莫曉也。彼不望深造。而所求者又非深造不爲功。曾有一不諳洋文之

人。在外國入飯店用膳。侍者呈單請點。彼遂順上列次序。點一二三點。旋侍者獻其一。湯也。再獻其二。湯也。又獻其三。亦湯也。特種類殊耳。此人以爲單首所列皆湯。則列于單尾者必非。遂補點殿軍一昧。旋侍者呈上。則咖啡焉。

吾人進食用箸。西人用叉。不外務潔耳。波斯土耳其人用手。野蠻遺風。至今猶存。指爪藏垢。隨手傳播。洗濯不淨。在在堪虞。奚若叉箸之爲愈乎。予每見人以手進糕點。輒代之危。彼手苟沾污穢。以糕點爲介。強納諸腹。血液強者固可無害。反是則疾病隨生。人困于二豎。不明其招致之由。或歸咎於飲食。或歸咎于寒暑。而不知病源出諸己手。入諸己口。伏于至微。而發于所忽。身受其毒而終莫之省焉。雖然。市上糕點。未售之先。已不知經多少手澤矣。孔子市脯不食。豈但脯而已哉。

外人在我國設學校。所造就學生。服洋服。言洋言。行洋行。是亦洋人而

已矣。究於我國有何益乎。猶之洋商。以舶來品爲未足。復就地建廠。盡量製造。取材富而成本輕。運輸便而時間省。謀慮周詳。務達商戰之鵠。然則外校之鵠。從可知矣。亦變相之侵略耳。今人動云「文化侵略」。此語欠解。夫文化 *Culture Intellectual*。無國界。人苟以高尚學識灌輸於我。我方歡迎之不暇。奚侵略是懼。惟教化 *Education* 侵略則不然。帝國以其主義教。則化成帝國派。共產以其主義教。則化成共產派。用模作餅。照樣出爐。一般少年。血氣未定。先入爲主。薰陶濡染。在某國所立學校。卽以某國爲主觀。對於母國。形同化外。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。漠不關懷。以人未教之。亦罔知關懷也。畢業後作事。純爲外人爪牙。賣國於不自覺。一言以蔽之曰。是種學校。漢奸學校而已。夫漢奸服上刑。旣當其罪。夫復何辭。然而枉矣。余曩在外洋留學。服洋服。言洋言。行洋行。處莊獄間。不得不爾。幸血氣已定。中外之界明。忠奸之類別。學科得自



由選擇。學說可斟酌取舍。胸有主宰。案短而錄長。去浮而務實。苟爲漢奸。卽明知故犯。受罪宜也。今一般少年。所學惟漢奸之學。學成出校。如法行事。則又執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學校教我以此。我求行我所學而已。求行所學。美德也。而反陷於不義。吁。是誰之過歟。

以權利送諸外人。謂之賣國。權之意義。人多知之。利則知者蓋寡。利有大小。大利固不可失。而小利又豈容忽也。合百千萬人而送之。集腋成裘。與大利等。每人每月用一舶來品。每品一金。合千萬人計之。卽爲千萬金。每年爲一萬二千萬也。此猶就最低者言之。實則每年漏卮。奚止數倍。此利一去。永不復回。內儲有限而輸出無窮。求不枯窘。不可得也。窘必亂。亂必弱。弱必亡。充類至義之盡。則今之用洋貨者。皆漢奸也。刑罰縱不能加。而論理亦須責備。外人所設學校。最少限度。先製造無數崇拜外人。喜用洋貨之徒。每人成家室。長子孫。增而爲八。(八口之家。)

再增而爲六十四。以至於不可勝計。非教化之侵略乎。況斷送權利者。更有巨於此者耶。苟人人存一非萬不得已不用洋貨之心。每人每月節省一金。卽挽回一金之利也。千萬人卽挽回千萬金之利也。今外邦排斥華僑。惡其侵利。至不惜倒行而逆施。人方排斥我。而我反歡迎人。惟恐利之不外溢。各機關則聘大批顧問。各學校則大批教授。學非專門技術。以本國人在之而優優有餘。然而必延外人者。毋亦喜用洋貨之心理耳。長一機關。一學校。而濫用外人。挾以自重。非漢奸而何。

是故外國人物非不可用。在用之之道何如耳。未用之先。須通盤籌畫。購某種機器。雇某種工師。設某種工廠。由是而仿造之機器。教出之學徒。乃無限也。萬不得已之要義卽在此。我國設工廠。造機器。築鐵路。辦工業。皆今日急務。當其始時。勢不得不用外材。如求種籽。百十粒而播爲斗石。一稔之後。卽儲收獲之佳種。待來年播之。深耕易耨。推陳出新。

不假外求。藉以堵塞漏卮。一勞永逸。有如是之計畫者。方可用外人外物。反是即漢姦也。幾見某家食指浩繁。而不惜重賞。日日求鄰里代爲炊爨者乎。

善夫曾文正公之言曰。欲求自強之道。總以修政事、求賢才、爲急務。以學作炸礮、學造輪舟等具、爲下手工夫。但使彼之所長。我皆有之。順則報德有其具。逆則報怨亦有其具。若在我挾持無具。則曲、固罪也。直、亦罪也。怨之、罪也。德之、亦罪也。內地之民。人人媚夷。吾固無能制之。人人仇夷。吾亦不能用也。（見曾文正公日記壬戌五月）江南造船廠。機器局。皆公所手創。第一次派出洋留學生。亦由公倡行。足見公爲實行家。而非託諸空言者比也。至修政事。求人才。更發揮盡致。不遺餘力。公所治諸省。均百廢具舉。風行草偃。當時名將。皆出公門。其削平洪楊。宜也。惜乎不永其年。而後繼無人。莫竟公志。大好時機。瞥眼錯過。

一誤再誤。卒至演出拳亂。非公所云人人仇夷。亦不能用者乎。挾持無具。非曲直皆罪者乎。民廿年、朝鮮墨西哥排華。其舉動與拳匪何異。我受逆而不能報怨。無其具也。我有拳匪。人則劍及屨及。大興問罪之師。割地索賠。至今未了。人爲拳匪。我則瞠目遠矚。徒呼荷荷而莫可如何。無他、有具無具之分也。我無其具。故人侮我而不能伐。伐我而不能抗。奄奄一息。忍辱偷生。尙得爲國乎。國旣不國。而媚外者反日出。加以外校製造。僮僮虎張。此種教化侵略。以陰勝顯。以柔克剛。潛移默易。不折一兵。不耗一彈。久而久之。若決江河。沛然莫之能禦。以子之水。灌子之城。求不爲魚。不可得也。



## 西樵雜著卷三

南海潘 敬惠隱著

唐張洪崖好古成癖。有贈以孔子木履一枚。河上公注五千言彙。淮南王藥杵臼。蔡邕焦尾琴。謝靈運鬚數莖。贈者固意含譏諷。受者竟用以自炫。可謂古之愚也已。夫古非不足好。貴務其大者焉。觀一古物。而文化之遺跡。美術之變遷。在在有歷史關係。可以考舊。可以知新。非獨古色古香。爽心悅目已也。歐美博古院。本此意旨。收集精華。弄藏宏富。所以保國粹。籲民智。供學者研究。助長興趣。用作指歸。公共提倡。不遺餘力。又以學術無國界。於是近東、遠東、埃及、印度、中華、諸古物。廣爲羅致。特設專室。任人觀覽。法良意美。殊堪贊歎。我國好古家則不然。以重金購古物。什襲而藏之。不輕以示人。卽已亦不數數觀。則曷貴夫有此古物哉。彼以萬金購一畫。一月而讀一次。我以一金入博古院。一日而

讀書千百。外國博古院。更不費一文。兩相比較。孰得孰失。且彼一人之力。終有限止。何若博古院之衆擎易舉。無美不收。彼豈以爲此畫爲彼所有。是以自豪。倘我入博古院。視院中畫盡屬於我。又何嘗不可作如是觀耶。且吾之畫。有人代鑒定之。購致之。保全之。吾興到則往視。弗到則弗措意焉。無憂乎水火盜賊。虫吐鼠齧也。彼之畫則可憂矣。有憂之甚而投諸銀行保險櫃者。月納租費。又不得隨時縱覽焉。宛其死後。其家人婦子不知其可貴。則以賤值售諸賂販。嗚呼。是誠今之愚也夫。

余旣以鄙意論畫。復推此意以論財。余見有擁巨貲而鄙吝特甚。不拔一毛。日孳孳爲利。廣收租金。貯諸銀行。權子母。積歲息。在彼名下。多記一筆帳耳。彼有財而弗用。與余無財可用。同等於零也。余旣無財。因無掛慮。無顧戀。而度日愉快。彼則憂歲歉焉。世亂焉。銀行倒閉焉。債票跌價焉。居恒惴惴。攢眉蹙額。如大難之將至。又何樂夫擁此巨貲也。

余因之有感矣。余恒遇鰥寡孤獨廢疾顛連無告。輒生惻隱。恨不得一一施濟之。余有願而無力。彼有力而不願。亦同等于零也。前之同等。無害也。後之同等。則令余苦思焦慮。今猶耿耿不能釋然。所憾僅此耳。

偉大人物。人望之而不可即。慕之而不可見。遂以爲偉大耳。其僕役使令。日夕伺候於側。并不見其偉大也。清左文襄公暑日納涼。袒衣自捫其腹。問近侍曰。汝曹知此中有何物。近侍答曰。中堂腹內。都是些燕窩、魚翅、火腿、燒鴨。文襄叱曰。汝曹何知。此中滿腹經綸也。夫近侍目睹文襄所食。納諸口而輸諸腹。舍珍羞外。更有何物乎。彼輩以爲饜梁肉者爲大人。咽粗糲者爲小人。此外毫無區別。一切勳業、文章、學問、經濟。豈敵彼輩心目中的燕窩、魚翅、火腿、燒鴨哉。

偉大人物。又恒爲小人玩弄。甚者喪家亡國。五代史唐莊宗函梁君臣首。還矢太廟。祭告成功。可謂大矣。及伶官作亂。倉皇出走。至誓天斷髮。



泣下沾襟。何其小也。左文襄平隴西。回族震懾。班師獻馘。論功封侯。大矣。督兩江時。年者昏耆。公讌中。有以銀盞獻茶者。飲未畢。侍從遽奪其盞。足踏扁之。掖諸腰際矣。然此猶欺其耆而無知也。男爵劉坤一總制兩江。庚子之役。保障東南。大矣。屈醫生桂庭言。彼曾爲之診視。值劉臥榻上。吸阿芙蓉。庖人以大盂燕窩進。置諸耳房。近侍盛一小碗入獻。劉食訖再索。則曰無矣。蓋彼輩已分而食之矣。屈所坐處。囑及耳房。故睹之了了。是則劉之受小人待遇。尙不及左文襄。蓋文襄腹中。猶能充滿燕窩魚翅火腿燒鴨也。

南海戴鴻慈。號少懷。清末仕至尙書。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卒于官。諡文誠。有清一代。粵人無入樞密者。僅戴氏稍染指於鼎而已。人以其位崇。稱爲戴南海。而同時有康南海。官不過部曹。復竄身海外。名反出戴上。戴沒而南海之稱亦綴。謝公之壘。讓康獨占。是知名以人傳。固在此

不在彼也。

中央公園植芍藥數叢。名金帶圍。花心瓣白。邊圍瓣紅。故取此名。殆宋玉帶圍類也。亡友辛寶慈，號紀雲，爲釜山領事時。寄贈圍董。據辛云。花在朝鮮。大徑尺。今植於此。纔如碗耳。顏色嬌艷。若雪膚美人曳宮粉袍。辛落職反。猶及見之。今辛已捐館舍。而花開特繁。予每年觀花。必憶及辛。予蓋深知此花之來歷者也。

辛生時。一日予偕之遊西山。出郭，辛見田疇盡綠。詫曰。何來爾許春韭。予曰。此麥苗也。奚得云韭。君真五穀不分矣。予偶藉此嘲之。辛藏書萬卷。好學不倦。誠篤和藹。與物無忤。何至不辨菽麥。特未嘗學圃。見類似而誤耳。

黍稷稻麥菽。是曰五穀。不分者衆矣。試問稷爲何物。莫能即答也。稷。說文與風俗通義皆云五穀之長。夫長且不辨。況其次者乎。本草稷一名

粢。楚人謂之稷。關中謂之糜。其米爲黃米。曲禮稷曰明粢。通志稷苗穗似蘆。月令章句稷秋種夏熟。穀之貴者。今南方通稱稻爲米。粵稱占米。最高者爲上白油占。黍爲糯米。北方稱稻爲稻米或大米。黍爲甞米。菽爲小米或穀子。麥則有大麥、小麥、瞿麥、燕麥、蕎麥。種類獨繁。更難分矣。夫五穀爲人日日常食。而能分之者蓋鮮。抑由四體不勤之故歟。

中央公園戰勝紀念碑前。立一巨石。四周護以石欄。此石雕刻極精。乃由圓明園移至。乾隆遺物也。園董多方羅致珍異。點綴園景。至可嘉許。但不知誰何妙想天開。竟添一石頂。雕刻草率。形狀更奇。恰如巨爪四張。大有撐天之勢。佛頭着糞。不過如此。更有令人不解者。則石上刻中華民國十五年造八字。不知指一頂言乎。抑指全部言乎。如指一頂。則當刻造頂字樣。方免含混。若指全部。則堂堂民國。美術精進。江河日「上」。何至掠古代之美。蒙剽竊之嫌。民國繼承前清之遺。然一切文化。本漢族

數千年來所自有。卽論此石。當時雕之者諒爲漢人。苟爲滿人。則其雕刻術亦必學於漢。乾隆朝之美術。卽中國之美術耳。故當云民國十五年重修或由圓明園移此。方稱允當。至於添加一頂。班門弄斧。大可以不矣。

青紗帳起。北方匪徒均解之。而南方士夫或不解。非匪徒之智。高出土夫上也。亦耳聞不如目見耳。南方種稻。晝而不帳。帳而不起。北方種高粱玉蜀黍。高自五六尺至逾丈不等。箐深叢密。如一幅天然大青紗。綿亘數十百里。每夏帳起時。匪徒嘯聚其間。攔途要劫。殺人越貨。出沒無常。緝捕羣束手。徒呼荷荷而罔可如何。勢非除其帳。不易覓匪蹤也。然除帳則傷農。且處處皆帳。所除能幾何。能赤地千里以捕一匪乎。投鼠尙忌器。投匪而害歲。以至飢饉洊臻。易子析骸。是大不可。此緝捕所以束手也。必俟青紗變黃。秋收之後。起帳皆除。匪乃無從匿跡。然農夫秋收

時。匪亦秋收矣。彼輩於夏間利用青帳。所獲不貲。帳揭後、咸腰纏纍纍。所收比農夫或多數十百倍。田家作苦。匪乃坐享其成。農夫播種時。無異爲匪製帳。爲北方緝捕一大障礙。今尙無善法以處之。

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。本非上乘。然自有獨到處。清同光時。探花黃自元臨之。非青出於藍。乃藍變爲黑矣。一時學子。率相模效。實不可解。坊間刊行黃氏九成宮墨蹟。不知害多少人。今胡某陳某所倡白話文。其害與黃氏九成宮等。然習九成宮者。筆筆板俗。尙成爲字。習白話者。句句惡劣。不成爲文。後學之罪乎。文化之厄乎。余詠詩云。僮夫談文學。不先讀詩書。根本旣欠闕。枝葉將何如。欺世盜虛聲。率爾惟操觚。招豚入其筮。哆口憑一呼。嗟爾年少人。曷爲從彼屠。誠慨乎其言之也。

今人目散文爲古文。古無此稱。當始于桐城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。及湘鄉王益吾之續古文辭類纂。然姚王二氏所謂古文。若曰此古人之文云爾。發

于聲爲言。筆于書爲文。魏晉以前。文而已矣。自六朝四六出。以別于駢體。不得已謂之散體文。或簡稱散文。唐韓昌黎起衰以來。祇有駢散之分。而無古今之別。今人作散體。輒曰古文。實爲大謬。豈有人未古而文先古。言在而骨朽之理。毋怪乎世俗之謬以白話爲新文學焉。

萃錦園。和坤之故宅也。入官後。屢賞與親王作邸。最後得之者爲恭親王奕訢。址在後門外三座橋。恭王孫溥儒、號心畬。現居園中。余每訪之。必流連竟日。園內疊石爲山。鑿地爲沼。亭臺樓閣。掩映于濃陰淺碧間。極園林之勝。花木繁茂。有老海棠四株。尤冠羣卉。春日花盛開。燦爛若堆錦。氣象萬千。園之實足符其名焉。心畬詩、書、畫、并工。而畫爲尤妙。豪翰瀟灑。逸氣縱橫。處深宮中。而滿腔山林之氣。自然流露于毫端。豪蕩奔放而約以細緻。知其所蘊者深矣。心畬弟溥德、號叔明。亦工詩。邃于易。顏其居曰易廬。

予不喜填詞。數年前。遇心畚于西山戒壇寺。步于瞻赤壁。勻贈以詞曰。悲歌貸酒。問君能否消受盃中物。記取人生行樂耳。焉用十年面壁。滾滾京塵。茫茫湖海。我獨經風雪。亂山深處。此中可有奇傑。但見石挺孤蘭。徑鋪芳草。寂寞幽香發。一笑逢君巖壑裏。追逐秋光明滅。促膝高談。時衡時局。愴感伊川髮。憂來痛飲。對樽同醉蘿月。心畚善飲。時正讀書寺中。

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。今南省菊花羹、菊花膾。北省菊花鍋。皆師靈均之故智也。四季可食之花甚繁。榆錢糕。簾籠餅。人所同嗜。復有食牡丹、芍藥、玫瑰、玉蘭、芙蓉、茉莉、桂花者。予好奇。曾遍嘗之。究不如刺槐花佳。(俗名洋槐。)牡丹雖貴。纖維獨多。不堪咀嚼。槐花雖賤。然嫩滑爲諸花冠。食刺槐花。自我作俑。當春盛開。色白而香清者是。采集花瓣。水洗淨後。調以糖及麵粉。或蒸作糕。或煎作餅。食之芬留齒頰。美

味絕倫。若土槐花。開於炎夏。厥色黃。厥味苦。可取作染料而不可食焉。

義者、假也。故稱假父爲義父。假子爲義子。太真外傳天寶末童謠云。義髻拋河內。因楊貴妃飾假髻。故云。笛有義嘴。衣有義袖。言非真也。夫直道而行謂之義。何得云假。竊以爲疑字訛此。以兩字音相近故耳。曹操作疑塚七十二。此疑字獨無誤。項羽尊楚懷王孫心爲義帝。亦猶韓信請爲假王以鎮齊。不然。羽旣仗義立之。奚又弑之江中。以義始而以不義終耶。

有於僻陬露穢以示過路婦人者。誘惑之術。無所不至。惟遇淫婦。乃投所好耳。則天臨朝。左監門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。過於薛懷義。堪充宸內供奉。穢語達於朝聽。恨未得間以露之耳。史記呂不韋傳。大陰人嫪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。令太后聞之。以昭太后。太后聞果欲私得之。惡風



由來。亦古矣哉。

成王以桐葉戲封小弱弟。周公曰。天子不可戲。乃封唐叔。漢高微時。與客就食於嫂。嫂佯爲羹盡。諫釜。高祖惡之。及即位。大封宗室。獨遺從子信。太公以爲言。乃封爲羹頡侯。是直以名器爲戲矣。然漢高之勝。在利用爵賞。買諸將心。所謂善將將者在此。項羽之敗。在刻印刑。忍弗能與。卒至衆叛親離。民國初元。制爲勳位勳章。膏澤沛然。旣霑且足。人以其易得也。率賤視之。而爛羊頭。關內侯。竈下養。中郎將。古謠今用。獨覺妥貼。夫名旣不足重。人惟利是圖。於是以金錢收買驕將悍帥。動輒數百千萬。無厭慾壑。填滿實難。一旦財盡。遽爾反戈。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且執政者濫用金錢。營私植黨。豈真毀家散財哉。毋亦取諸民而已。民力有限。而誅求靡窮。懦弱者委於溝壑。桀黠者挺而走險。盜匪充斥。民不聊生。勢不至魚爛而亡不止。然後歎唐太宗英雄盡入彀中一語。

實具有深意。惜今人之弗喻耳。

王敦初尙武陽公主。如廁還。婢擎金盞盛水。瑠璃盃盛澡豆。因倒著水中而飲之。謂是乾飲。羣婢莫不掩口笑之。某顯者赴外人宴。餐終獻果。侍役以指盃 *Finger glass* 盛水進。食果畢用以洗指者也。顯者一飲而盡。此與王敦事同。特敦則乾飲。此則濕飲耳。人遇未習事。每易致誤。遂惹笑柄。有贈蒙古人以西洋胰皂一匣。蒙人以爲餅。嚼之。因不能下嚥吐去。彼族一生不知沐浴爲何事。胰皂之爲用莫曉。又睹其裝潢華麗。非餅而何。

照像店前。必懸有偉人達官像。用作廣告。各地皆然。而偉人達官。不恒爲偉人達官也。有今日偉且達。明日即一敗塗地。狼狽萬狀。於是照像店必撤換之。有數日便撤者。有數月乃撤者。有撤後復懸出者。要視偉人達官之進退爲轉移。甲派之偉達旣去。乙派之偉達又來。偉達層出不窮。而

照像店之廣告。遂日新月異。千變萬化。不啻爲民國之摺紳錄。嗟夫。區區一照像店。亦政治得失之林矣。

宋三年一郊。官無大小皆蔭子。蔭授之官。又行蔭典。已蔭者得推恩子弟姪及外孫與甥。凡一官出身。則全家皆官也。民國官無大小。凡獨當一面。均能自辟僚屬。於是各辟其子弟親戚。亦全家皆官也。昔僅限於男子耳。今提倡婦女職業。於是并辟其姊妹姑嫂姨娣姪女。凡十四五歲以上能入衙畫到領薪。皆在可辟之列。并師古人易子而教之法。互易其男女家屬而辟之。壟斷于官中。與市道無異。噫、一人得道。鷄犬飛昇。可以戚屬而不如鷄犬乎。

粵人食蛇。愈毒者爲品愈精。每值秋高氣爽。草長蛇肥。則捕蛇者工作勤忙。一年生計。盡賴于是。毒蛇種類極繁。有烏肉蛇。黑質而斑章。有過樹龍。能緣樹。有爛匙頭。頭扁如匙。有竹葉青。有金腳帶。均以色名。

一蛇之值。自二三金至六七金。以蛇一貓一作羹。名龍虎會。又有三蛇會五蛇會。則以三種或五種毒蛇合烹之。近以嗜者衆。供不應求。于是越省而搜索于廣西湖南矣。夫蛇毒在牙。中有極細管通顎。顎有一胞。滿貯毒液。齧人時。毒液流入細管。從牙端注射于人體。毫釐之微。便足殺人。當被嚙後。急割去傷部。免毒蔓延。猶可救治。嚙指則斷指。齧足則削足。不容顧惜也。故蛇頭有如薑尾。去其要害。毒無所施矣。宰蛇者不獨棄頭。并皮骨亦棄之。但取淨肉及膽。淨肉作羹。胆汁和酒。色瑩然。碧若翡翠。飲之足已風疾。治瘰癧。聖藥也。印度人死于蛇者。年以數萬計。彼輩奉蛇爲神。弗敢犯。英人日笑旁觀。且視爲滅土種之一助焉。南美洲亦產毒蛇。巴西人畜一種鳥。利啄長距。名蛇鳥。善捕蛇。覓食時。盤旋空際。睹蛇疾下。攫以爪。復騰空力擲之石。蛇暈乃啄食之。吾國所謂鳩。久絕種。此鳥殆卽鳩類。郭璞註中山經云。鳩大如鵬。紫綠色。長

頸赤啄。食蝮蛇頭。廣韻去聲五十二沁引郭義恭廣志云。鳩鳥大如鴉。紫綠色。有毒。頸長七八寸。食蝮蛇。予謂推行粵人食蛇法于印度南美。當著奇效。今粵省蛇種將絕。而老饕尙饜吻大張。不惜出重價四處購求。予恒問嗜蛇者其味如何。僉云、香甜鮮滑。一嘗之後。便覺他項肉味。自鄙以下矣。其然、豈其然乎。予他日必試之。

廣告一則附

啓者。敝酒家等每屆所製菊花五蛇羹。久已膾炙人口。今秋風颯爽。籬菊芬芳。嗜蛇者之食指。躍躍欲動。敝酒家等重整鼎鼐。再事烹調。准于八月初一日開宰全副雄壯五蛇。並有真正五蛇胆酒。同好諸公。勿遲軒蓋。謹滌俾以待。

南園西園文園酒家啟

蛇之巨者曰蝮。又曰蟒。長數丈。粗如椽。動物園多參之。性馴無毒。非

無毒也。其頸亦有胞。貯毒汁。特牙無細管。不能流注。殆與無等耳。京西馬鞍山多此。予在戒台寺消夏。屢見之。巨細不一。行極緩。土人視爲神。不獨印度人爲然也。秘魔崖廬師洞祀大青小青。卽大小青蛇耳。馬鞍山青蛇亦夥。間有紅質黑紋者。嚙人毒不至死。但傷口腐爛而已。大抵愈近熱帶。則產蛇愈毒。殆亦氣候使然。近世醫學家以種痘法種蛇涎於人。使增抗毒素。其法籠蛇一羣。以長鐵鉗夾一極薄磁碟。使互習之。久則毒液注積碟中。取出經一度法製後。注射人體。被注之人。縱爲毒蛇傷。亦無妨害。今其法尙在精研中。若臻完善。則印度南美之居民。可高枕臥矣。

北京人名香瓜爲閻羅王票。食之者多患霍亂以死。故錫以是名。予夏日獨喜食此。日凡數枚。年年如是。至今無恙也。蓋賣瓜人挑行街市中。犯塵穢。集蒼蠅。且頻以不潔之水灑瓜面。令勿焦萎。而食之者。恒不洗淨。

又不去皮。但以手擘開。力搖掉其麩。咬而大嚼。無怪其吐瀉死也。夫無情之閻王票。不藏於瓜內。而貼於瓜外。試執污瓜皮一片。以顯微鏡視之。必粘有多數疫菌。即多數之閻王票也。是以食瓜務須去皮。或以淨水痛洗。然後免害。否則未有不往謁閻王者。嗟夫。市售食物。何一而非閻王票。蠶蠶之衆。不知咎己。而但咎瓜。遂使美品蒙惡名。冤哉。

時當溽暑。北京人又喜食冰。其冰非機製。乃購之冰窖者也。多數冰窖。在前門外冰窖胡同。嚴冬往二閘鑿冰。運歸窖藏。待夏日發售。亦有在什剎海三海開鑿者。海冰已屬不潔。而以二閘爲尤。夫護城河水。實集全城穢水之大成。二閘則爲其尾閘。藉資宣洩。其穢惡之極。非筆墨所能形容。試過正陽橋。則河水臭氣觸鼻。令人作嘔。然則食二閘之冰。與飲護城河之水無異。種種癘疫。皆由是生。人何不自愛惜。而妄以生命供一擲乎。狙公餽狙。朝三暮四而狙怒。朝四暮三而狙喜。今使人飲護城河水而

怒。食二開冰而喜。夫開冰與河水。一而二。二而一。而其人之喜怒。判然大別。吾無以名之。名之曰狙。

北方勞動者飲食既如是不潔。曷不盡行死去。則葱蒜濟之也。葱蒜生食。最能殺菌。而蒜之功效更强。勞動者每食不離。滿口葷臭。距人於丈外。日進妙藥。增加抵抗力於不知不覺間。故飲食雖惡。尙可倖免也。論語稱黨篇不撤薑食。朱注薑足以通神明。去穢惡。一抑知蒜更勝於薑。凡胃腸積滯疲弱諸病。舉能治之。獨食後遺臭。是其一短。若煮熟而食。則效力全失。近日西藥家取其精液製丸。名阿里薩頭。Alisatin。無臭味。便服食。而效力與生蒜同。誠兩全其美焉。

北京藏果法。不獨甲各省。且甲全球。葡萄西瓜。藏之經年。今年新瓜出。而去年舊瓜。仍可得而食也。葡萄雖不能新陳銜接。亦可延至殘春。歐美冬日葡萄價。比夏秋貴十倍。北京僅兩三倍而已。他如林擒梨柑。繼



續登盤。咸至春夏之交。香蕉則不分四季。儘供大嚼。但蕉而不香。多從福建台灣來。未熟先摘。取其易于輸運。遂弗計味之優劣矣。南省香蕉。以熟至皮起斑者佳。剝啖之。芬留齒頰。惜秋令一過。則想像徒虛。倘告南人北方餐蕉賞雪。豈不詫異。居奇者又推行其法于菜蔬。凡菜菔葱蒜茼蒿之類。靡不保藏。畱侍善價。昔人謂秋末晚菘。味獨佳勝。豈知春末晚菘。爲北京之特色耶。窖藏法外。又有洞蒸。京南豐台一帶最盛。卽掘土作洞。以適度之火煖。焙植王瓜韭菜等。裝潢出售。索價奇昂。有鄉人春日入城。其戚宴之飯館。讓其點菜。鄉人默念不宜多破主人鈔。當選一最賤者。繼聆館夥唱報。有拌生王瓜一味。遂點之。豈知當時所報之雞鴨魚肉。均不敵王瓜貴乎。鄉人猶以爲夏日在田舍間。大嚼王瓜。銅幣數枚。便足果腹。或自種自食。尤爲廉美。特未於時字措意耳。孔子不時不食。不知何解。若以非時之物。價值倍蓰。寗舍勿取。聖人自奉儉

約。尙可以風。或訓以食有定時。如西人之午餐。及最通行之五鐘茶。亦見聖人飲食有節。若如朱註云。果實未熟之類。足以傷人。不知未熟果實。傷人之處安在。王瓜菀豆。新則嫩。熟則老。鮮菱初筍。未長成者特佳。豈獨不傷生。且最適口。孔子周遊列國。席不暇煖。烏能到處誅求時物而食之。毋亦晦翁之妄加註脚而已。

骯髒二字。正韻、玉篇、均訓體胖。後漢趙壹詩。骯髒倚門邊。章懷太子注。骯髒、高兀倬直之貌。李白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詩。有如張公子。骯髒在風塵。又贈參寥子詩。骯髒辭故園。宋米應元爲御史。同舍生與書曰。平時負骯髒之譽。骯、杭上聲。髒音葬。今人謂爲污穢。且讀平聲、非。或寫臃臃。義與污穢同。臃音醜。說文、漬肉也。玉篇、倉頡篇云。醜淹肉也。廣韻、鹽漬魚也。俱不作污穢解。臃則純粹俗字。又濫還、穩行貌。俗亦解作污穢。元明曲已然。殆由假借起。後習而用之。遂迷其本義耳。

又顛預訓體胖。今釋爲糊塗。或體胖之人。肥令智昏歟。

宋諫官劾王荆公。宅枕乾剛。貌類藝祖。公上疏自辯云。宅乃朝廷所賜。貌乃父母所生。仁廟嘉納。清張文襄公香濤督鄂。恒集諸名士及幕賓清談。或作詩鐘。徹夜弗休。公事并於是時治之。御史奏劾云。興居無節。號令不時。均舉實也。公奉旨明白回奏。摺中有云。毀之者則以爲興居無節。號令不時。而譽之者又以爲夙夜在公。勤勞王事。殊批免議。

鱮、韻會通作時。類篇言其出有時。故名鱮。五月間有之。此本海魚。入珠江者名三黎魚。入海河者名快魚。入揚子江者名鱮魚。最肥美。巨鱮多刺。然其美在鱗。烹飪時勿去之。使鱗肥入肉。味乃愈佳。此類魚以揚子江爲第一。閩江珠江次之。海河最下。

東坡詩、無事此靜坐。一日如兩日。若活七十年。便算百四十。有翻其意爲詩嘲晏起云。無事此靜臥。臥起日亭午。若活七十年。僅算三十五。

吳門沈桐威諧鐸卷二馬顛扶乩一則。描寫俗人以耳爲目。淋漓盡致。然託大名以自顯。不乏先例。漢慶虬之善爲賦。嘗作清思賦。時人不知貴。乃託司馬長卿所作。遂大重于世。梁張率爲詩二千餘篇。虞訥詆之。乃盡焚毀。更爲詩示焉。託云沈約。訥便句句嗟稱。無字不善。南宋陳謙假名葉水心。往謁韓侂胄。卒承禮接。蒙造就焉。梁燕孫六十壽。梁任公爲七言聯賀之。予僅記出比末三字爲銅駝淚。對比爲竹馬年。予見而訾之。謂不當稱觴慶壽。而話及銅駝之淚。令人不歡。但在座者咸反駁。謂任公大才槃槃。出筆便佳。無可訾議。予答任公筆下。佳者固多。然今日喜慶場中。銅駝落淚。未免敗興。余未敢苟同。

論文者稱韓潮蘇海。蘇指長公言。伊才大而疏。擬之於海。未免過譽。但就文之氣魄論。惟韓足當海字。蘇其或猶湖歟。

人目李梅庵爲李百蟹。謂能連食一百也。若分日食之。則不足異。彼所食

爲河蟹。渺小類蠶螟。偷爲海蟹。則產海參歲者。其殼之巨。如大桌面。盡一旦弗易。况百乎。

金匱孫文靖公爾準。體肥碩。健啖。食鷄子及饅首。可逾一百。任閩浙總督時。閱兵至泉州府。太守崇福饋以饅首百。蒸捲百。一品鍋內雙鷄雙鴨。公盡食之。告人曰。我閱兵兩省。至此纔得一飽耳。此則駕乎李百蟹上矣。

嘉慶三年。查抄和珅家。其籍沒單內。開列金銀珠寶。爲數至夥。但金銀一項。有赤金四萬八千兩。元寶銀五萬五千六百枚。鏡稞銀五千三百八十八萬枚。蘇稞銀三百十五萬枚。洋銀五萬八千枚。嘯亭雜錄載。阿相公爾薩。以胥吏起家。屢任封疆。居官清介。籍沒時。其家惟黃連數十斤。當票數紙而已。

不可居無竹。無竹令人濁。修篁獨坐。自誦清幽。抑知清在枝葉。而濁在

根蒂乎。竹性喜肥。埋獸骨於其根下。則春筍怒發。異常肥碩。且枝幹修挺。綠葉扶疏。隔離偷竹。恒以肥引之。卽距鄰居栽竹處約三五尺。掘地埋斃狗一。則竹根漸自至。縱隔重牆。不數旬。而東家之種。穿穴而移生西家矣。其法甚妙而不傷雅。竹主人亦無術制之。除非庭院深邃。竹叢無鄰。可勿誨盜耳。

周濂溪愛蓮說。出污泥而不染。一正以其出于至濁而能守其清。此所以可愛也。竹亦何莫不然。處污濁之世。而不失爲君子。衆濁獨清。衆醉獨醒。不隨流逐波。不趨炎附勢。鷄羣之鶴。爲最可貴。當其鳴九臯。聲聞天。鶴矣而未至也。惟困于鷄。仍矯然不羣。此鶴之所以爲鶴也。竊謂爲八元八愷易。爲龍龙比干難。八元八愷。鳴臯之鶴也。龍龙比干。鷄羣之鶴也。故不遇盤根錯節。無以別利器。不立雞羣。無以別鶴。不出污濁。無以別蓮與竹。不有小人。無以別君子。

日人田邊爲三郎喜爲詩。祇作七言絕句。多逾千。刊行於東瀛。詩頗不惡。日人能此。自屬難得。田邊屢遊中土。與我邦人士酬酢。席上非唱和不歡。十五年秋。田邊蒞北京。心奮昆仲招之宴。邀余陪。田邊先唱。并索和。余以七絕六首應。本是同根事渺茫。然箕煎豆總堪傷。莫誇釜豆煎來熟。烈火燔箕焰更狂。黃花滿地戀秋天。白露橫空便黯然。寄語東籬荷鋤者。須留佳種待明年。隔水盈盈問所思。無端蟪蛄苦爭持。炊煙兩岸籠疎柳。正是漁家造飯時。黃雀螳螂一例哀。前車覆轍後車來。沉沉夜色羣魔擾。不到黎明夢不回。拔嶽掀天白浪翻。同舟何事轉相殘。泱泱滄海深無底。中有蛟龍欲渡難。鱖生不慣談時局。但喜風和遍地春。歸去扶桑吟嘯日。毋忘大陸一崑崙。

張繼詩、姑蘇城外寒山寺。夜半鐘聲到客船。饒有神韻。讀者細心領略。其味自得。日人爲詩。則務于迹象中求之。竟有遠涉重洋。來寺觀鐘者。

實則張繼作詩時。但聞鐘聲。弗睹鐘形也。自唐迄今垂千年。寒山寺之古鐘。久已毀滅。日人特鑄一新者佈施于寺。以補其闕。亦好事之尤者矣。但不知供奉新鐘後。亦曾於月落烏啼霜滿天之際。艤舟姑蘇城外。使江楓漁火。逕照愁眠。以一聆夜半鐘聲否。固哉高叟之爲詩也。

青島德人某。延師教四書。惟德人之爲書。既詳且密。例如子所坐之席。方若干。所擊之磬。重能干。所杖之杖。長若干。木製乎。竹製乎。諸如此類。瑣瑣研問。窮於置答。人相率視爲畏途。後遂無應徵者。

故黑龍江省長宋小濂好藏畫。其後人迫於生計。割愛出售。予往觀之。則盡屬贗鼎。最奇者有漢賈誼所繪鷓鴣。欸爲賈誼作於長沙旅舍之南窗下。堪令人軒渠。是則宋氏之爲畫。與上述兩事。相映成趣焉。

余偶列舉詩書畫述見聞如此。并不將稱三絕之書。作經書解也。

四庫提要云。寶繪錄二十卷。上海張泰階撰。泰階字援平。萬曆己未進



士。家有寶繪樓。自言多得名畫真蹟。持論甚高。然如曹不興畫。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。已僅見其一龍首。不知秦階何緣得其海戍圖。又顧愷之、陸探微、展子虔、張僧繇、卷軸纍纍。皆前古之所未睹。其闕立本、吳道元、王維、李思訓、鄭虔、諸人。以朝代相次。僅廁名第六七卷中。幾以多而見輕矣。揆以事理。似乎不近。且所列歷代諸家跋語。如出一手。亦復可疑也云云。」秦階僞畫。不過上迄晉六朝止。小濂僞畫。竟攀西漢。似可以傲秦階矣。嘗聞賈生長于論策。未聞其善丹青也。賦鵬鳥意猶未盡。復爲之圖。歷數千年尙完好如新。得之者何其幸歟。西漢名畫家有毛延壽。而張宋二氏竟未獲其所繪元帝後宮諸妃嬪及王昭君容。再進而上之。則太史公所睹之留侯圖。貌如婦人好女。亦付闕如。豈非憾事。吾鄉宗祠有聯云。惟孝友乃可起家。兄弟休戚相關。卽外侮無由而入。舍詩書何以傳後。子孫見聞不雜。雖中材未至爲非。不知出何人手筆。八比

聲調。胎息方苞。斲輪老手也。中含至理。的是名言。

武昌黃鶴樓。以崔灑詩著名。昔毀于火。今因遺趾重建。非舊樓之真面目矣。惟漢陽樹。鸚鵡洲。滾滾長江。煙波萬里。如故也。李白見崔詩而擱筆。遑論他人。惟清黃仲則黃鶴樓七律。尙清麗可喜。然亦祇能步崔後塵。若云並肩。未免失態。夫詩既不可與崔爭。乃有爲黃鶴樓聯者。亦猶虬髯客睹太原公子。知難與敵。又不屑自作第二人想。因投身海外。去爲扶餘國主之意耳。聯有魄力壯偉。造句渾成。佔第一位。人多知之。茲不列舉。余亦有聯云。黃鶴不回。萬古惟留崔灑筆。白雲仍在。今朝且食武昌魚。僅可儕諸仲則之詩耳。

古言葷。不及肉也。徐鉉說文註葷、臭菜也。通謂芸臺、椿、韭、葱、蒜、阿魏、之屬。爾雅翼西方以大蒜、小蒜、興渠、慈蒜、蒼葱爲五葷。道家以韭、蒜、芸臺、胡荽、薤、爲五葷。俱屬植物。故葷字從草頭。殆因其氣味強烈。

當齋戒弗茹之耳。諸葷中獨椿爲木本。老幹撐空。生長北土。壽數百年者恒有之。初春萌芽。即采而食。稍遲便老。亦有洞薰者。臭椿形狀。與香椿同。惟葉不可食。故以臭名。卽樗也。巨大之幹。質極鬆脆。不可以任棟梁。作器具。不成材者也。椿不論香臭。俱不產南方。

女子初剪髮。乍見以爲奇也。久而習之。反以不剪髮爲奇矣。凡事莫不奇於始。其際至也。深閉固拒。雖有善者。莫之審焉。如有清中葉吏民反對鐵路是。及其旣也。習而安之。雖有惡者。莫之去焉。滿清入關。勒令薙髮。而頭可斷髮不可薙之人。記載不乏。今共和垂廿載。而垂辮者尙夥。習慣之深入人心。豈不然哉。

漢臯婦女裸體遊行。奇矣。今各娛樂場舞女。無不袒胸露臂。而人不奇。服公務。食官俸。事理之至尋常者也。比年來庫空如洗。欠薪纍纍。或一歲一發焉。或數月一發焉。羣習於枵腹從公。偶逢甘雨。輒動色相告。某

處某日發薪若干。詫爲奇事。報紙亦大書特書。采作奇聞。由是推之。必有以炊飯爲奇之一日。若甘若陝。歲大饑。（民十八九。）赤地數千里。莫能舉火。忽見某家竈突。炊煙裊裊。升入空際。一般餓鬼。瞠目駭顧。今時曷得有此。咸垂涎欲滴。爭先恐後。奔赴某家。冀分餘粒。報紙亦大書特書。某家某日炊飯一次。嗚呼、生新世也。睹斯舉也。奇乎不奇。

有以官爲生。罷則於悒無聊。縱美田宅。擁厚資。弗樂也。某顯宦因事休致。門可羅雀。每晨危坐廳事間。命閹者持名刺十數。逐一唱報。於是或請進、或擋駕。呼聲達戶外。實則并無客至。特虛張聲勢。效當日門庭如市之故態。聊且快意耳。一切家政。亦遵官樣文章。懸牌揭示。如廚子某着即革退。遺缺派某補充。此令。又王媽面請辭職。情辭懇摯。應照准。此令。諸如此類。直堪噴飯。諺所謂官迷非歟。夫舐痔者必以爲痔甘也。一日弗舐。則意弗適。痔愈潰爛。覺其味愈濃。凡人皆有所好。有好痔

者。與好官者。官之味奚與痔若。久習於舐。循至不可一日無。無痔猶可。無官將奈何。



## 西樵雜著卷四

南海潘 敬惠隱著

晚近士大夫。多長齋念佛。豈以作孽深重。特爾懺悔耶。若然。當立放屠刀。得大覺悟。捨身蕭寺。以終餘年可也。胡爲右手執屠刀。左手持念珠。冰炭並舉。薰蕕雜進。利慾方熾。而色相卽空乎。彼輩茹素。不屏鷄卵。寡母鷄所產則食之。匹雄鷄者則弗食也。意謂雌雄相交。雌鷄感雄鷄之精。其卵可孵化。不然則否。一取一舍間。生理甚精。第明於辨物。而昧於察己耳。先伯祖養亭公言。有問得心和尚曷爲食鷄卵者。和尚隨口答一偈曰。混沌乾坤一殼包。也無血肉也無毛。老僧帶爾西方去。免被人間割一刀。此禿則專食能孵化之卵。且以食之爲仁至義盡矣。伍廷芳茹素。其夫人恐其滋養料缺乏。不足健身。則參以肉汁進。故伍恒誇其家裏素菜適口。實則此老所茹。假素耳。予友某君。忽戒茹葷。同時又納一

少妾。予戲謂彼。天下之至輩。孰有過此者乎。此而可茹。孰不可茹。然則競耽禪悅。亦一時之風尙歟。

佛戒殺。佞佛者亦戒殺。皆意爲之而已。巴斯德 (Pasteur) 以降。微生學大昌。人一舉一動。皆足置無限微生物於死。特肉眼未之見耳。故極戒殺之量。則水亦不可沾唇。何也。勺水之內。含有微生物自十百乃至恒河沙數。以城市之水爲尤甚。郊野次之。苟飲一勺。即吞却水中物。除非濾或煮之。方成淨水。然一濾一煮。則殺矣。足踐地。便踐殺地上之微生物矣。鼻吸氣。便吸殺氣中之微生物矣。故曰佛氏戒殺。意爲之而已。佞佛者曰。微生物縱被殺而我弗見。終不得謂之殺也。然則君子遠庖厨。烹羊無羔。弗聞其聲。弗見其死。又何得云殺乎。且烹一羊。一羊之生命耳。人一舉一動。一飲食。一呼吸。微生物之生命。被殺者恒以數百千萬計。所戒之數極少。而不戒之數如是其多。好講慈悲者將何以自解乎。若以

羊爲巨而微生物爲微。然則象何獨弗巨。而螻蟻何獨弗微乎。物無巨細。生命則一。佛之戒殺螻蟻。猶之戒殺象也。螻蟻旣戒。何獨於微生物而殺之。佛經言一滴水中。有八萬四千毛虫。然則水中有微生物。佛非不知也。若但諉諸弗見。則瞽者椎牛。不得爲殺矣。況有顯微鏡在。盡用慧眼一窺乎。是故欲求戒殺。除非自殺。自殺之後。不舉不動。不飲食。不呼吸。而無數之微生物。得以保全。根本之圖。祇有此着。佛曰。我不入地獄。誰入地獄。若易爲我不自殺。何能戒殺。然後立教方周密。說法乃切明。佞佛者盍審諸。

魚潛水缸中。貓取之弗得。躁極。伏缸沿。嗚嗚嗚。羣鼠自樑上窺之。喜曰。貓舍魚弗食。戒殺也。口喃喃。念佛也。吾輩可無恐矣。相率下。貓猛躍。口齧其一。爪攫其二。鼠驚竄。覺念佛之貓。倍加殘虐也。今之無惡不作而佞佛者。殆類此貓歟。



臥佛寺。古名兜率寺。建於唐。西山古刹也。供銅製臥佛。長丈六。故俗呼臥佛寺。門首懸十方普覺寺額。爲雍正手書。字體端嚴。而名則俗不可耐。凡清帝所改寺名。多由雅變俗。如慧聚寺改爲萬壽戒壇禪寺之類。雍正時。寺尙有二臥佛。一旃檀香。相傳爲唐貞觀年間所造。乾隆時已不知去向。一則後人範銅爲之。今存者是。寺有娑羅樹。大小凡三。大者在正院旁階。云是唐植。從西域移至。葉皆七瓣。花無香。結實如豆大。老幹半空。蟠曲下垂。寺僧架以木。枝葉潔淨。恒如雨後新沐。僧云百鳥不棲。不知何故。樹無異味。百鳥何畏不前。二小者在旁院。非詢寺僧。不易尋覓。涅槃經云。爾時佛在拘尸那伽城。娑羅雙樹林。臨般涅槃。入諸禪定。示誨衆已。於七寶床。右脇而臥。頭枕北方。足指南方。面向西方。後背東方。娑羅樹林。四方各一雙。一足徵臥佛與娑羅樹。有密切關係。寺又有池三。從寺後櫻桃溝引泉灌之。兩池畜紅鱗。百十成羣。出沒

蒼藻間。其樂奚若。余非魚。弗得而知也。其一在園內。方且大。深及肩。人游泳其中。涼沁胸臆。余喜冷水浴。間入池爲魚。興波作浪時。其樂又奚若。旁無人。弗得而語也。寺擅亭林之勝。軒舍宏敞。松檜葱鬱。惜在山趺。未能眺遠。然而涼颼微來。木葉蕭蕭作響。蟬聲斷續相間。萬斛俗塵。爲之洗滌淨盡。往觀臥佛。支頤合眼。雖睡若醒。在至靜中。得大理解。芸芸衆生。曷爲雖醒若睡乎。

遊臥佛寺者頗衆。或中或外。無日無之。一日見數西人。隨僕役二。携筐荷籃。來寺作野餐。向和尚假方桌一。置松陰下。鋪以白布。刀叉之屬。羅列整齊。西人向流泉洗手然後入席。必淨必潔。兢兢如也。兩僕在一小屋備膳。各以汗巾拭面。復用之拭杯盤。帶來燒雞火腿麵包多品。則雜堆於椅上切之。此椅垢膩層積。不知閱盡多少老和尚之臀。而西人弗見也。切罷分盤端出。西人食之而甘。復拔鑲水瓶塞。以杯承飲。有汗臭否。不

便問之矣。予冷眼遙觀。笑不可仰。第明於笑人。昧於笑己。爲舉世通病。恐予之宰夫。殆有甚焉。所以證云目不見爲潔也。因憶窗友某君曾爲予述一笑話。頗堪發噱。某年伏日。彼偶邀二三知己至家食烙餅。僮獻其一。復獻其二。分啖而甘之。旣久候弗繼。腹飢甚。不復耐。逕起入厨。親自催速。至則見宰夫解衣磅礪。汗出如瀋。肥胖之體。挺腹類巨鼓。以兩手握麵在肚皮上往來搓揉訖。乃烙作餅。其甘美殆原於此也。友出而哇之。

民十一年。余連消兩夏于西山戒壇寺。寺距長辛店約三十里。在馬鞍山半。自長辛店遠望。山形如鞍。故名。寺建于唐。古名慧聚。然乏碑可考。但存遼金元碑碣及經幢數座而已。寺以戒壇著。壇殿極宏。金色之頂。與日光相映射。壇方形。白石築成。四周雕刻佛像。精細工巧。壇上供一巨佛。兩旁設交椅六。僧徒受戒時。法師宣講座也。僧云。佛座底爲

一海眼。好事者曾以長繩縛石投入探之。數十丈繩盡。而石仍下墜。深疑無底。直通于海焉。予以爲一豎洞而已。云何海眼。近寺有大小橫洞七十二。最深者爲大觀音洞。僧燃火炬導遊。中黝黑陰冷。多蝙蝠。遇人輒驚飛。最高者爲極樂洞。在山顛。登臨俯視。桑乾河蜿蜒如帶。四野青青。一望無際。當風長嘯。胸曠神怡。僧鑿石成巨槽。蓄雨水作長年飲。云峯削無泉。挑水上山。艱勞萬狀。故禪得如此。「山多狼豹。守洞僧均備長矛巨叉自衛。時有賊。至則僧避入洞內。挾舊式鳥鎗。穴隙伺。賊弗敢迫焉。戒壇殿前白栝四。兩廡泥塑羅漢五百。再前爲魔王殿。二魔王高齊。貌猙獰。腰掛骷髏。纍纍貫珠。手握毒蛇。脚踏小鬼。多頭多臂。醜怪之極。僧云。佛有善相。有惡相。如來三寶。善相佛也。此二魔王。惡相佛也。」殿外右方。一巨大白栝。多幹挺出。名九龍栝。老當逾千齡。撐空虬枝。夭矯勁拔。僧築石欄護之。寺之正中爲大雄殿。後爲千佛閣。內

供大小佛盈千。蒼松翠柏。垂蔭滿院。最奇者爲臥龍松、活動松。活動松今已不活。當其活時。任搖一枝。全身皆動。遺趾旁立一石碣。刻乾隆手寫活動松詩。書法學董。詩則胎息擊壤集。乾隆遊踪所到。無不留詩。無詩不作擊壤體。嘯亭雜錄純廟御製詩五集。至十萬餘首。一竟多陸放翁十倍。可稱空前絕後。其惡劣之處。幸有今日白話詩爲之墊高。空前而尙未至絕後耳。活動松。松之一類。山坳亂林裏。仍存一株。試之果如詩言。含羞草未足稱奇矣。是山產一種蝸子草。悞觸之即覺刺痛異常。皮肉紅腫。如被蝸螫。草色深綠。葉形如掌。邊起棱。多毛。有毒。刺人時毒毛侵膚。作奇痛。千佛閣左爲行宮。明萬歷帝母久居此。即三進宮戲劇之李娘娘也。戒壇院中。有伊佈施之方形銅爐一。他院則有明太監釀金鑄獻之巨鐵爐二。各重數千斤。寺廟多南向。惟戒壇寺東向。因山而築。殿宇壯麗莊嚴。惜無流泉耳。對面西峰嶺。泉水一泓。有宋植銀杏。亭亭

聳立。廣蔭數畝。昔爲廟址。改作貝勒載澄園寢。佳城也。馬鞍山杏樹繁茂。開花時節。大有可觀。予來時花期已過。嘗杏而已。味苦酸。僧曝乾售之。山產黃精黃芪。僧采作藥。又產核桃。嬌小玲瓏。可作出珠。蘑菇雨後怒出。采爲羹。味鮮美。山趺有石刻佛十餘。殘缺殆半。環而居者六七戶。名石佛村。爲入山孔道。居民窮苦。食榆葉充飢。法、先煮榆葉。傾去其汁。再者爛熟和鹽乃食。夫以榆錢作餅。香滑可口。則以榆葉作飯。當然可食。饜梁肉者特弗肯俯嘗耳。

余居戒壇寺時。曾兩遊潭柘寺。由戒壇越羅喉嶺往潭柘山。一日可往返。寺因山得名。建于晉。名嘉福。唐改龍泉。金改萬壽。明天順元年復名嘉福。清康熙改岫雲。名凡數易。而潭柘之名。至今不改。諺云、先有潭柘。後有幽州。一言其古也。寺址昔在青龍潭上。有柘千章。故名潭柘。晉讎嚴師開山于此。一夕大風雨。潭平。兩鷗湧出。今殿角鷗是也。傳聞如

此。不值置辯。元時寺燬于火。明姚少師廣孝重修之爲退修所。今寺藏有少師畫像一軸。視爲鎮山之寶。寺以泉勝。環院交流。水聲涓涓。有流觴亭。有舍利塔。有戒壇。形式甚小。明英宗錫名廣善戒壇即此。又有毘盧閣。三聖殿。大雄殿。圓通殿。藥師殿。伽藍殿。祖師殿。齋堂。戒堂等等。巨大銀杏兩株夾大雄殿。高參天。樹根各挺小株六七。包圍老本。與之爭榮。僧云。每新皇登極。則添長一株。語涉謊誕。姑妄聽之。寺建築整齊。如新構。惟樓閣密布。反覺不舒。山勢環寺拱抱。屏障重疊。涼颺鮮少。非避暑勝地也。出阜城門西往。約四十里。

西山四王府村。有普安塔。建於宋。踞山腰。旁一小寺。亦以普安名。前後殿共六楹。東廂三楹。乾隆年重修。余恒避暑其間。在偏院添築三楹。以爲嘯傲之所。勝其門云。門可羅雀。廬有臥龍。出語甚切。對語未免自負矣。雖然。諸葛武侯自比管樂。時人未之許。彼竟駕而上之。丈夫立

志。如射之有鵠。司馬子長云。詩曰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雖不能至。而心向往之。」余向往諸葛。有何不可。又勝其廊云。違與鷄虫爭得失。每呼猿鶴相追隨。似忘世矣。漢壽亭侯屢聯云。何日顯靈誅國賊。即今平亂仗軍神。又未忘世也。

余結廬西山。心奮贈詩云。風塵淪落日。瀟灑出潘郎。慷慨無燕士。高歌繼楚狂。丹楓分嶺色。白鳥澹溪光。我欲從君子。栖遲甕水陽。君獨耽微尚。高名避市喧。清談千頃度。憤世一家言。掃地來黃鶴。忘機馴白猿。應餘孺子榻。携酒問陳蕃。

余乙丑西山避暑作。錄詩集中。金光菴。號窳孫。和云。首夏置潤非暑時。潘君示我避暑詩。潘君所避暑非暑。結屋西山最佳處。孺人稚子未遑共。猿鶴山間相爾汝。登樓莽蒼千里目。白日沉沉翠微麓。平原遠樹入懷抱。濁酒長檠出歌哭。君無鄙我腰腳孱。日擁故紙扃柴關。炎官掉頭棄勿顧。



欹牀跂腳如深山。

心奮又贈余詩云。俊逸潘夫子。栖栖尙不歸。悲歌塞下曲。白眼世中稀。兩雪飄孤劍。風塵破短衣。西山尋水石。幽意莫相違。

西山門頭村禮王園寢。周圍數里。松柏葱鬱。皆二百餘年物。當門矗立銅獅一雙。刻永鎮門頭四字。村因以門頭名。戶口百餘。多務農。園本吳三桂家塋。吳敗入官。賜禮王府。正中爲代善墳。代善、清太祖次子。太宗兄也。前爲御碑亭及饗殿。王墳工程。以此爲巨。改朔後。路隅王孫。多變賣祖墳樹木。此園亦有狐兔之悲乎。

隨遼去走。多見諸古碑。隨作隋。遼作寮。認登大寶。弗肯去休也。建國號時。未計及此。咬文嚼字之徒。目爲不吉。將字體嚼碎。嗣君信尙忌諱。以爲減少筆畫。便可礪山帶河。繼繼承承。億萬斯年也。然終亦不免一走。於字何尤。

西山奇險處。有鷓子翻身、跌死貓、闔王鼻、鬼見愁、虎瞪眼、諸名。雖爲俗夫所錫。然形容盡致。再無有善於此者。就中以闔王鼻尤爲諧妙。鬼王狀貌猙獰。令人涉想生怖。足登其鼻。所冒之險。何可思議。地在百花山。有山神廟。古柏枝上。懸明嘉靖鐵鐘一。鼻尖臨崖。垂十丈鐵綆。遊人緣之下縋。探奇討幽。驚心動魄。不啻身遊地獄。

大興土木。飛簷走壁。南人睹此兩語。恒疑信參半。南方營造。以處地卑濕故。純用磚瓦木石。務求堅固。興木則有而興土則無。孰知大江以北。建屋材料。土占十之五。木占十之三。餘僅十之二耶。彼方建築術。先以巨椽及柱支起作架。繼疊碎磚石爲牆。以灰合土塗之。謂之雜灰泥。牆旣成。則於椽柱上加樑及簷。滿覆席箔。復塗以土。土上覆瓦而屋告成。溽暑淫雨。飽受浸漬。旬然圯圮。勢所難免。其易圯之故在土。及其重修。又大興其土焉。土價賤工省。是以積習相沿而莫能外也。北方民居。半多

卑陋。簷壁纔及肩。飛之走之。如履平地耳。崇垣峻宇。尙有能猱升者。矧此區區。又何足奇。

粵語鼠廩。愁苦也。龍生九子。一曰鼠廩。鼠音備。廩虛器切。張衡西京賦。巨靈鼠廩。此物作力負重。今石碑下龜趺象其形。粵音鼠備費切。廩埃費切。言人愁苦叢於其躬。累重而莫能釋。如負碑之鼠廩然。其取義甚精。語焉者鮮詳所自出矣。

左傳文十八年。縉雲氏有不才子。貪於飲食。冒於貨賄。天下之民。謂之饕餮。杜預注。貪財曰饕。貪食曰餮。似顛倒錯誤。按傳文次序。以飲食與饕字。貨賄與餮字。相呼應。故俗稱貪食者爲老饕。蓋本於此。又龍生九子。一曰饕餮。好飲食。立於鼎蓋。故有饕餮鼎。可證饕餮與飲食相關居多。

元周德清自謂知音。著中原音韻。爲洪武正韻所本。周言北人無入聲。如

讀粥爲周，鴿爲哥，職爲祗，是也。四聲以粵音分別最確。毫釐弗差。沈約韻書。本屬吳音。袁枚謂人奉爲金科玉律。實不可解。然遵沈約韻。亦清代帖括家爲然。流毒所播。遂有爲古體詩亦遵沈韻者。余則盡撤其藩。但求韻脚配合。音調相稱。沈韻固弗置心目中。卽中原韻、洪武韻。亦不一檢也。

梁晉竹兩般秋雨盃隨筆云。粵有白鴿標之戲。標主以周興嗣千字文二十句爲母。每日散出二十字。令人覆射。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。餘以次而降。四字以下爲負。謂之鴿者。凡鳥雄乘雌。鴿則雌乘雄。且性善合。以八十字之雌。十字之雄。最易合者也。可謂附會。旣八十字盡爲雌矣。尙安餘十字之雄乎。鴿標之名。乃因總廠出二十字後。附鴿傳遞于各分廠。藉以揭示博者。往時通訊。以鴿爲最速而妥。初開標時。曾經採用。故謂之鴿。迨後名存而實亡。人莫明其取義。遂生強解。天下事物類此者。

曷勝枚舉。此考據之所以不可忽也。

隨筆又云。廣東瓊州有量人蛇。長六七尺。遇人輒豎起。量人長短。然後噬之。土人言。此蛇量人時。鳴聲曰我高。人亦應聲曰我高。蛇即自墜死。一謊誕不經。凡蛇怒必昂首。暴怒時逕豎上體。毫無足怪。鳴曰我高。或其聲類此。何得訛爲與人爭長短乎。南美洲有響尾蛇。極毒。嚙人輒死。尾開多叉。行時作響。如振小鈴。故土人呼爲鈴蛇。Serpent à Sonnette。然則蛇之聲響。固無奇不有也。蛇屬爬虫類。當其盤時。爲最可畏。爬時可走避之。蛇縱追逐。尙可倖免。盤則蓄銳作勢。一躍可投擲數丈外。巨者且達十數丈。以此噬人。莫能逃也。人口吞蛇毒。由喉而胃而肛門以出。苟所經處絕無破綻。不使乘隙侵入血經。自可保無虞。故用口代人吮吸蛇毒。牙縫須勿見血。否則毒由此入。不啻從井救人。

是書又云。李鐵橋令廣東順德時。凡女子出嫁後。歸寧不返夫家者。以硃

塗父兄目。鳴金號衆。親押女歸以辱之。風稍戢矣。」竊謂行強迫教育。當用此法。凡兒童及歲不入小學者。亦以硃塗父兄目。鳴金號衆。親押兒往學以辱之。今人但云罪其父母。然如何罪法。莫衷一是。得李氏法。不禁稱快。

廣東馮成修。號潛齋。乾隆時人。年三十五。始領鄉薦。與夫人同庚。八十餘重逢花燭。九十餘重宴鹿鳴。夫結縭周甲。夫婦雙全。已屬罕覩。况晚登賢書。復能周甲乎。西俗有所謂銀婚、金婚、鑽石婚者。結縭後二十五年爲銀婚。又二十五年爲金婚。又二十五年爲鑽石婚。銀婚最平常。金婚漸稀有。鑽石婚殆絕無矣。鑽石婚較之我國重逢花燭。尙多十五年。而西俗結婚頗晚。離婚又多。周七十五年。夫婦同居健在。豈非難得。難得故可貴。所以比之鑽石也。亦有夫若婦單獨舉行者。英女王域多利亞聽政時。舉行金婚大典。是其一例。吾鄉有某甲。兒孫繞膝。花燭重逢。是日

大排筵宴。賀客盈門。老夫老妻。興致敦敦。竟偕入洞房。重興雲雨。奈此老精力就衰。猝患脫陽。婦呼號求救。兒孫賓客。聞聲擁至。有張羅薑湯者。有調進丹藥者。有奔請醫士者。忙亂一場。幸獲無恙。婦羞答答語衆曰。我已告渠勿如此。其奈渠不聽何。衆皆掩口胡盧而退。

三水梁保三先生。燕孫父也。重遊泮水。予賀以詩云。方今裸遊時。如何尙遊泮。一遊復重遊。乃至遊無算。此遊彼亦遊。兩遊分冰炭。彼遊絕羞恥。腥膻滿江漢。豺虎作前驅。骨肉交相叛。公不耐緘默。大呼起驚看。我來作我遊。渡彼登覺岸。一朝整巾箱。四鄰招侶伴。齊戒期既滿。提携出里閭。執經詣孔廟。拂拭舊講案。彈指六十年。星物倏移換。俯仰庠序間。往事思弱冠。兩廡幸無恙。明堂仍舊貫。當階闢泮池。莊嚴復璀璨。此中水清淺。輒興望洋歎。淺水雖可掬。至道不可玩。方知春秋嚴。無須游夏贊。公壽近期頤。眉宇猶精悍。身經雙甲子。恍若一昏旦。來遊本至

誠。煩勞老不憚。釋菜隨講經。滔滔辯疑難。砥柱壓流橫。快刀斬麻亂。邪說剛萌芽。撲滅不容慢。先覺爲之倡。功倍事則半。藉此一遊力。國維賴以捍。何當挽此泮。執頂醍醐灌。苟能醒昏迷。奚惜歧途喚。遊亦有正邪。是不可不判。時武漢正落共產黨手中。倡行婦女裸體遊行。故取以比興。作頌因以諷時焉。

川產名食品。一羊肚菌。形類羊肚。色黑味甘。一竹蓀。乃竹內層嫩衣。爽脆乏味。一冬虫夏草。簡稱冬虫草。醫書誇爲滋補之品。伴鷄鴨烹調。頗可口。係一種蠕虫。冬日凍死。至來年春夏之交。由頭後長一植物。近世生物學家研究結果。斷爲一種囊子菌。Ascomycetes。寄居蠕虫體中。經若干時而生。與造啤酒、葡萄酒、醬油、所需之酵母菌同。所奇者、寄生于蠕虫而已。科學名之爲哥的雲士。Cordyceps。鳩、野鴿也。雉、野鷄也。鴈、野鶩也。麋、野鹿也。兔有家兔野兔之別。鴨



有家鴨野鴨之分。予皆嗜之。鳩當春晴。其鳴呱呱。獵者弋取作下酒物。肉含松子香。北方一帶。鳩多食松子故也。雉鴈鸞兔之屬。皆冬日獵品。所謂山珍也。陸居嗜羶。肉類也。海居嗜腥。魚類也。臨淵羨魚。退而結網。網成而魚杳矣。予嘗乘輿遊山。雉兔若狎。及挾獵鎗出。終日而不獲一禽。是知人有機心。物亦色斯舉矣。

野火鷄俗名地脯。不知何據。西人名曰班達。Pinnard。價與火鷄埒而味稍遜。獵品中野豬最佳。脂含淨肉中。甘腴無比。野豬勢甚兇猛。足傷人至死。哈士嗎產吉林。爲蛤蟆腹脂。販運遍南北。松花江白魚最美。惜不能遠運。慳得慳亦吉林產。形如山羊。鼻列珍品。食之類豬耳朵。骨作班指等玩物。頗有名。虎肉味濃厚。須先煮棄湯。換水再煮。如是者七回。然後可食。

周禮天官膳夫珍用八物。陸佃云。牛羊麋鹿豕狗狼。後世杜撰八珍中。

諸書互歧。無勞考定。所舉龍肝鳳髓。并無是物。惟熊掌鹿尾鵝炙。尙可登諸筮耳。駝峯、豹胎、猩唇。物雖能致。似不可食。強食之未必見佳。卽熊掌鹿尾鵝炙。亦不過以罕爲奇。實與啖豬羊鷹鷄無異。有客自南洋歸。行篋中携猩唇一對。形如猴面。毳毛茸茸。遍覓庖師。無有能烹之者。不得已以脰熊蹯之法製之。折柬邀朋。四座之食指大動。迨僕捧猩唇進。主人鄭重相勸。衆爭先舉箸。孰料入口如嚼敗莖之皮。堅韌無味。咸不能下咽而哇之。主人踟躕不自安。催進他饌。草草終席而散。

粵產鼓椎蕉。大而粗。兩三枚便果腹。香茅蕉極芬馥。彎而長。率七八寸至一尺。南洋產一種蕉。纔如拇指大。一食可盡數十枚。蕉以南洋爲最佳。台灣爲最劣。

人恒言。醫者意也。故多以意爲之。如以畜心醫心。以畜肺醫肺。頭痛則食畜頭。脚痛則食畜脚。各從其類。附會可哂。鄉人曾文玉。號式如。自

勝清迄民國。浮沉部曹間。年七十。患腳腫。不良於行。余往視疾。適其姪購集鷄脚數十奉之。云可補脚。夫燉豬羊蹄極熟。調以鹽醬。或可斑白之口。果老饕之腹。其有益於筋力否。尙屬疑問。若鷄脚則食之無味。棄之可惜。更甚於雞肋。欲藉以起衰已疾。健步舒筋。聞聲曙舞。再著祖生之鞭。聽唱晨興。逕破武侯之枕。不猶南轅而北轍。短綆而深汲也哉。

華夷考偶武孟得一瓦枕枕之。聞其中鳴鼓。一更至五更。聞雞三唱而曉。武孟破之。其中有機局。識者謂之諸葛亮雞鳴枕。

滄浪之歌。爲春秋戰國時民間歌謠。流行廣遠。東起齊魯。南迄荆楚。仲尼聽之于孺子。靈均聞之于漁父。贊嘆感喟。動魄驚心。清斯濯纓。理固至當。濁斯濯足。所濯者恐盡屬臭男子。若夏姬西施之玉趾。未必肯以此水汚之。今日女人有沐雞卵、浴牛乳者。取其潤髮澤膚。弗計暴殄天物矣。貴婦人濯足一次。破中人之產。爲香水費。風俗敗壞。競尙豪奢。孰念野

有凍死骨纍纍。

秦淮古稱名勝。六朝金粉。精華薈萃。名士名妓。麇集其間。然人物儘風流。河水自污濁。南京中下等人家飲料。皆取給于此。河道淤塞。兩岸人煙稠密。上游傾糞穢。下游汲水作炊。有礙衛生。不言可喻。考南京用水有四種。泉爲上。江次之。井又次之。河最下。河即秦淮河也。賣水夫多作僞。泉水江水。恒以井水河水冒充。非化驗之。殊難鑒別。最可笑者。彼輩每參黃土于河水而攪勻之。使與長江水同色。是再加一重污濁矣。四種水外。尙有雨水雪水。然雨雪不常有。又有用火車自滬運至者。更非權貴莫辦矣。

北海仿膳茶社。仿前清御膳而設也。所售燒餅、窩窩頭。殊不佳。與沿街叫賣者無異。但形較小耳。其他肴饌。亦遠遜城外飯莊。御膳若此。曷貴夫玉食萬方乎。或曰。此仿而未至也。有仿而克肖者矣。有仿而大謬者

矣。仿雖小道。善與不善。判若天淵。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。君不見我國事事仿歐美。果何一而不類狗哉。

御膳有釀芽菜。以珍品作餡釀之。細小豆芽。逐條貫餡其裏。非手藝極精不能。予未獲嘗此。不敢臆斷。竊謂悅目與悅口有別。悅目之物。撫之摩之。搓之揉之。削刮之。修改之。窮年累月。工愈加而物愈精。不論雕刻、刺繡、圖畫、建築、範鑄、紡織。暨其他一切美術。足以娛人目、怡人情。皆匠心獨運。而手又敏又巧又勤以濟之。技乃臻妙絕。悅口之物則不然。飲食本旨。以健身爲上。適口次之。二者得兼。方盡美善。烹調時不得已而用手。適可須止。若頻頻播弄。易染不潔。食雖適口。反足召疾。違健身之旨矣。釀芽菜味縱美。手澤太重。矯揉造作。雕虫小技。大雅無取焉。

宋仁宗御膳。內監帶口帔獻菜。防吐沫落其中。西人富室進餐。侍役着手

套。務清潔也。未熟之食。偶沾微菌。尙可煮死。既熟後則不宜以手觸之。又勺匕箸。所以代手者也。西人啖麵包亦以手。與吾人啖饅首同。須先洗手。後入席。若吾人食飯。則絕不觸手矣。今見人以手撮飯入口。莫不笑之。然手撮饅首。則視爲固然。不思之甚也。馬來人以右手取食。左手如廁。分別甚嚴。予最惡行握手禮。種種穢惡。由此互傳。叩頭固繁。舉手太簡率。川邊番族。吐舌爲禮。更不雅觀。在嚴寒暴日中。免冠易感冒。最善莫如鞠躬或作揖焉。

夏侯泰初樂毅論。文筆殊劣。議論亦平平。不知當時何以有名而右軍書之。樂毅論之得傳。不由于論而由于書也。後人之重視之。亦不在泰初之論。而在右軍之書也。然今所傳樂毅論楊本。展轉翻刻。精神全失。右軍之遺意。已在若有若無之間。得一褚遂良所模者。已屬不易。謂樂毅論爲右軍書。已名存而實亡。他如蘭亭序黃庭經諸帖。亦不知出何人手筆。即

故宮所藏之快雪時晴真蹟。尙待考訂也。

蝗似蚱蜢而非。蚱蜢恒有而蝗不恒有。有則爲災。蝗生殖繁速。雌者每十五日下卵一次。插尾入土中。每次下數十乃至數百。卵壳形如細嫩麥芽。內含子約八十。卽每卵能出八十蝗。卵入地深二三寸。每方尺容五六百。共含子四五萬。千方尺卽四五十萬。萬方尺卽四五萬萬。無怪其成形時。羣飛則遮天蔽日也。災區數百里內。禾稼盡毀。惟專食單子葉植物。而雙子葉植物。則不食之。農產以單子葉植物爲大宗。蝗害稼傷農。奪人之食。不可不防焉。蝗何由始。傳說不一。未經專家考驗。弗足憑信。要之似與天氣有關也。今日防災之法。祇能于其來時捕殺之。下卵時掘毀之。急則治其標而已。唐太宗吞蝗。示愛民忘身。蝗實無毒可食。今天津人嗜蚱蜢。油煎而啖之。太宗何能專美於前乎。

烏賊魚。粵名墨魚。生海中。遇危險。則吐黑液掩蔽其體。故以烏或墨

稱。然能避大魚之吞噬。不能避漁人之捕捉。漁人反視黑液所在。從而網之。是欲以遠害而反以召禍也。魚身有一白色脆骨。中扁而肥。兩端尖銳。類織梭。似與製造黑液有關。研末飲服。可明目。藥名石決明。以藕及肉伴魚作湯。味腴美。

北產落花生、柿子。天之所以惠無產界也。價廉物美。貧人亦分甘焉。二物含滋養料甚富。惟炒花生性燥。柿子性寒。飽食花生而雪之以柿子。斯調劑得宜矣。富室宴客。咸屏勿進。進則客必愕視。若飯以惡草具然。二物迨因多而賤。非因品也。魚翅燕窩。淡泊寡味。必借助他品。人之重之者。非以罕爲奇耶。歐美產花生而不產柿。苟能運往其間。在著名飯館內。裹以棉紙。盛以磁碟。侑以銀刀叉及琉璃水盃。每枚可售一金元。以同樣之價。能在華北買三四百枚。但路途修阻。保全不易。吾人費數銅幣。便啖一柿。歐美人費一金元亦難嘗之。烏可視爲惡草具哉。



聆蘇州婦女言。清脆流轉。如聽春鶯。怡情悅耳。男子滿口蘇白。便覺可厭。予謂北音宜於男。吳音宜於女。女操北音。雖而雄者也。男操吳音。雄而雌者也。北音亢越。不宜於美婦人。猶之吳音柔滑。不宜於丈夫子也。

肥鷄下蛋。民家所喜也。乃今則疾首蹙額。倉皇逃匿。若大難之將至。何歟。蓋飛機而非肥鷄。下彈而非下蛋耳。音同而類別。鷄聲喔喔。機聲軋軋。蛋可充腸果腹。彈便粉骨碎身。黑白之色不侔。剛柔之情各異。故一喜一懼。一樂一憂。喜少而懼多。樂小而憂大。轟然一聲。懷崩棟折。血肉橫飛。人且不保。鷄於何有。然後知飛機之威力。轉瞬間足使不飛者咸無噍類。五德之美。變爲萬惡。小民之受賜多矣。然而軍閥仍如連鷄之不能於棲也。可慨哉。

清崇德八年三月、鑄巨炮。重三千七百斤。號神威大將軍。爲攻明利器。

炮鐵胎包厚銅。長約丈。口徑約五寸。原存北新橋神機營震字隊。又康熙三十四年、景山內御製銅炮。號制勝將軍。長約六尺。口徑三寸餘。炮上刻有滿漢字。註明用藥一斤八兩。生鐵子三斤。星高五分。遠放酌量加藥。移與斗上眼用之。二炮均于民廿年移歷史博物館。陳午門前。

太和門內洪憲帝制陳列品。絕無珍異。髹漆御座二。一黑一紅。畫金色龍。矮甚。幾疑爲侏儒國主所御。洪憲之不帝。物質已爲之兆。試比之太和殿前清御座。判若霄壤。一則尊嚴無上。依然氣象萬千。一則猥瑣不堪。奚配覬覦九五。人先不傑。物又不華。大寶旣不叶於天心。昌運烏能歸諸日角乎。

李燈筒。粵綠林之豪也。一夕盜某富室。而邏者掩至。李忘携兵器。倉卒間急取室內煤油燈筒冒充手鎗擬之。在昏暗中。糝糊莫辨。邏者信爲眞。不敢近。李從容携贓遁。遂以燈筒得名。投誠後易爲登同。取其音通耳。

予曾至昌平。獨遊十三陵。每陵守者必討賞。予給與銀幣三四角。而請益之聲。不絕於耳。夫遊一陵須賞三四角。十三陵統計。須四五元。守陵之外。復有無數地痞游民。日盤聚其間。索遊客賞。異常可厭。予最後遊至思陵。日垂暮。遊罷便返南口矣。地痞殆視爲機不可失。且欺予勢孤。羣起閉陵門。弗令出。并以拇食二指灣作大銀元狀。謂非如此者不可。予豈惜此茭茭。吝而不捨。但巷門強討。此風斷不可長。因心生一計。探手衣囊。作掏手鎗勢。厲聲叱曰。速開。地痞面面相覷。急啓關。予大踏步出。并三四角之例賞亦不與之。事後追思。一何可笑。實則予當時衣囊內不獨無鎗。即燈筒亦無之。而計竟得售。然則予之膽略。殆過李燈筒歟。

遊明十三陵。秋日最宜。附近一帶。柿子成林。中秋果熟。紛懸樹稍。如紅燈萬對。掩映綠葉間。一幅好畫圖也。霜降後柿葉盡變紅色。較楓葉

爲美。蓋楓葉小而柿葉大。紅暈一叢。如荼如火。極天下之大觀矣。霜葉紅者極多。如梨如蔓。（俗名爬牆虎）。色如胭脂。二月花不過如此。山間野外。滿鋪紅氍毹。暮天席地。令人心醉。始知秋以葉勝。猶春之以花勝焉。

何炎森。號伯述。三水人。予京師大學窗友也。南來見訪。醉歌贈之。桑梓關懷。聊寫我憂。非敢云詩史也。故鄉硯友南海珠。忽喜高軒過我廬。三日不見已刮目。三年不見當何如。剪燭揮塵話契闊。淪茗煮酒爲歡娛。酒酣告我南中事。千變萬化纔須臾。勢如晴空飛霹靂。散爲亂石盤崎嶇。異軍蒼頭突起。縱橫豺虎雄一隅。殺人如芥滿坑谷。使錢如水盡錙銖。百粵夙稱財賦區。精華蕩盡無畱餘。易子析骸一何慘。粒米珠玉價不殊。羣盜如毛更充斥。擄人勒贖無時無。東南半壁成灰燼。荆棘於今塞路途。聽君語罷長歎。如見篝火聞鳴狐。安得提劍隨君返。誅彼醜類清鄉

固。茫茫宏願何時了。空有大膽包頑驪。

學友花縣人朱兆莘。號鼎青。國聯會中。嶄然露頭角。爲中國生色不少。民十七年。伊任外部次長。約予入外交界。擬東裝南下。而朱爲忌者中傷去職。伯述來時。朱託傳語問候。予答以詩云。高厚故人意。拳拳例有餘。傳來一夕話。遠勝八行書。慣與寒威抗。難忘淑氣嘘。東隅安足計。收獲在桑榆。

明樵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四卷。又綴二卷。（四庫提要列雜綴三卷。又綴三卷。）中論茶、書、畫、多條。均蘊精到。清蔣心餘夫婦手批。或流覽之餘。偶爾自遣。置諸案頭。不圖問世。第好事者竟爲影印。附李書并行。實屬大謬。夫批評人書。非有真知灼見。何異信口雌黃。蔣夫婦批語。多吹毛求疵。任意塗改。所論既無關要義。所改又不勝原文。動曰不通、不讀書、明人多空疏。恣情醜詆。波及全朝。蔣氏讀書人。未必肯執此傳後。

始代爲獻拙者之過也。李書徵引經史百家。旣淹且博。足證讀書不少。惜多屬抄胥耳。若專以某典爲所未知。某籍爲所未見。遂目爲未學。則古今載籍。汗牛充棟。誰能一一遍讀之。蔣夫婦以爲精盡四部。方爲讀書種子乎。若然、吾恐蔣先生無暇應制舉。蔣夫人無暇司中饋。縱忘寢廢食。亦不了此宏願焉。昔諸葛孔明讀書但觀大略。漢末載籍。未甚浩繁。孔明已如此。而彼之學問經濟。固震古鑠今也。明史日華本傳。日華嘗與時輩讌集。徵漢書一事。具悉本末。指其腹笑曰。名下寧有虛士乎。其自喜如此。彼方以博洽自負。而蔣夫婦反譏其空疏。自負者傲。訾人者苛。兩無取焉。改人文字。更不易矣。不韋著呂氏春秋。懸之國門。不能易一字。豈真不能哉。亦以無神龍點精之字耳。僅易一鱗片爪。無裨精采。奚須多事也。范仲淹草巖子陵祠堂記。贊曰。雲山蒼蒼。江水泱泱。先生之德。山高水長。客請易德爲風字。范欣然從之。歐陽修醉翁亭記。泉冽而

酒甘。東坡書碑。易爲泉甘而酒冽。是皆改而允者也。蔣氏所改。絕未有類此者。徒浪費筆墨。不免爲李君實所竊笑爾。

四庫提要謂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所論書畫。詞旨清雋。記雜事亦楚楚有致。不失爲雅人吐屬。至於考證。則動輒疎舛。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歟。一持論甚平允也。

紫桃軒雜綴卷四。謂冬三月不可稱重。豈料重十爲民國國慶。其意義更大於重三、重五、重九等。所不同者陰陽歷而已。數百年前人。烏能預知數百年後事。今紀念日之多。非列表不易了然。將來或有重十一、重十二、更有重十三者。因最新曆法。以十三月成歲也。故天下事不可必其常有。亦不可必其絕無。

釋常瑩。字珂雪。嘉興人。俗姓李。名肇亨。字會嘉。又號醉鷗。日華子。工詩。書善摹褚河南。精畫理。與趙文度齊名。氣息渾古。有名家風。

韻。琪枝。字雲連。號奇峯。日華孫。邑庠生。墨梅墨竹。與太倉王氏。並馳江東。日華子孫。以書畫世其業。其子且遁跡緇流。殆鑒於貂璫之禍。作。有託而逃者歟。

袁珏生於廠肆得酸齋中舟兩字橫額。因以爲號。字大約半尺。中字力透紙背。舟字則飄忽流走。極類一葉扁舟。滿開風帆。順流而駛。字形恰與字義合。神來之筆也。歟僅酸齋二字。按酸齋姓貫。名雲石。元人。爲人風流跌宕。工小詞樂府。足跡遍江南北。善書。然不多作。故流傳極少。紫桃軒又綴稱其翰筆瀟灑雄崛。無元時軟熟之習。證以此額。信然。清乾隆時。梁山舟學士曾得彼所書山舟兩字額。因以爲號。今袁中舟殆學梁山舟歟。

德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。語涉迷信。不足登大雅之堂。俞氏經術湛深。而晚年筆記。乃卑之無甚高論。豈江郎才盡耶。自序云。精力衰頹。不能復



有誤述。斯亦可以已矣。何必廣徵異聞。人約十事。集腋而裘不成。乃爲此鶉衣百結乎。夫神怪爲孔子所不語。誠以無稽之談。不足垂訓。俞久治經學。豈尙味此義耶。天下事貴精不貴多。俞氏無此筆記。亦成儒宗。有此筆記。反類癡人說夢。專論文字。齊諧簡而樸。聊齋華而贍。語雖怪誕。文尙可喜。右台筆記。極似陰隲文。感應篇。了無足取。出諸俗手不足責。出諸曲園居士。未免貽狗尾之譏爾。

大唐新語李夔譽性儉約。謂子弟曰。吾不好貨財。以至貧乏。京城有賜田十頃。可以充食。河南有桑千株。可以充衣。汝曹第勤此。何求於人。李躋高位。僅以田十頃桑千株遺子弟。固不爲多。然何得云貧乏耶。今人有負郭田十頃。足稱富有。況在唐代。生活比今低廉耶。李處富貴叢中。所見較廣。對於區區田桑。自以爲貧。亦無足異。新語稱爲儉。豈其然耶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。宅湫溢囂塵。斯誠儉矣。

鄭在春秋時。居天下中樞。四通八達。運輸便利。商業旺盛。故有商政。然鄭不能富強。豈國小之故歟。弦高犒秦師。鄭賴以存。未始非商人之力。吾謂鄭務商業。殆國勢使然。當時齊處東海。饒漁鹽蜃蛤之利。晉秦處西北高原。佔牧畜之宜。民皆足自給。不必仰資他國。鄭則無一土宜。又界夫大國。朝會往來。供億浩繁。皆取諸民。民不獲商利于他國。以爲彌補。則鄭幾何不貧死耶。要之處閉關自守之世當重農。處列國交通之世當重商。鄭地四通八達。商政之行。亦自然之理耳。列國商政。書闕無可考。然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諸篇。言商政者不少。此管子所以爲政書也。

昔汪容甫與一鹽商同筵。商忽發雅興。欲聯句。首唱曰。桃紅柳綠艷陽天。汪即續曰。老夫人歎步出了堂前。合座訝然問故。汪大笑曰。本是唱大鼓書耳。又諧鐸杜十姨集古人舊句成律。最末輪至某。某勉書七字曰。

自從盤古分天地。大姨愕然。問此語出處。某曰。此千古盲詞之祖。大姨曰。盲詞豈可入詩耶。七姨曰。近日詩翁。大半奉盲詞爲鼻祖。諸姨爲之。闕堂。一今之白話詩。亦盲詞之類耳。盲詞雖俚俗。然叙事言情。有條不紊。線索相關。被諸弦鼓。中節合拍。若白話詩之或斷或續。忽短忽長。東扯西拉。言多意晦。則更劣一等矣。予不欲錄舉。污我篇幅。僅爲此輩進一忠告曰。人不善詩。何足爲病。必欲自託風雅。又憚潛心鑽研。率爾操觚。無端獻醜。以鄙俚辭句。浪費紙墨。妄誇天籟。無恥之尤。何妨省出閒功夫。多求真學問。已可藏拙。人免噴飯。白香山詩。婦嫗咸解。汝輩之詩。婦嫗咸優爲之。信口開河之詩。姥姥。充塞里巷。尙安有汝輩標榜餘地耶。

中詩譯西。西詩譯中。達意而已。必諧音叶韻。是不可能。西詩格律極嚴。普通以六七八九言爲句。亦有較多或較少者。句有韻。略同中詩。惟無對

仗耳。然西詩隔韻法。又爲中詩所無。何謂隔韻。卽奇句（一二三五七等）與奇句同韻。偶句（二四六八等）與偶句同韻。如奇句皆押東韻。而偶句皆押江韻是。所謂言、非一字爲一言。乃一音爲一言也。例如倫敦 *London* 一字有二響音。卽爲二言也。啞音則不爲言。故各句所用字。雖長短不齊。而響音數相等。響音不等而有韻者謂之韻文。 *Prose* 無韻者謂之白詩。 *Verse* *blames* 譯之而務辭達。亦祇可爲無韻之長短句。得其意焉可矣。今人以譯西詩之法爲中詩。名曰新體。句或長或短。韻或叶或不叶。意則淺薄。辭復鄙俚。槎枒蕪雜。不中不西。里昂 *Lyon* 中國學院某生在波蘭都城某大學演說。竟謂新體詩爲平民文學。舊體詩爲貴族文學。一知半解。淆亂聽聞。以此宣揚祖國文化。何異瞽之談五色。聾之論八音也。夫貴族文學。非如錦繡珠玉。惟強有力者能專享乎。歷代膾炙人口之詩。試問出貴族手。抑出平民手。三百篇大半爲閭巷歌謠。古詩十九首。全出自民間也。

蘇武、李陵。五言之祖。武皓首而歸。纔爲典屬國。陵先將軍李廣有功不侯。蘇李皆非貴族也。魏晉六朝著名詩家。祇子建兄弟。憑藉父蔭。餘如劉謝潘陸。均起家平民。阮藉陶潛。更敝屣尊榮者也。詩莫盛於唐。李白杜甫。平民乎。貴族乎。初盛中晚諸子。無一爲貴族者。宋大詩家蘇軾、陸游。其次王安石、黃庭堅。貴族乎。平民乎。元明清以詩名者。果誰爲貴族。語云。愈窮詩愈工。士鬱鬱不得志。憂愁幽思。滿腔孤憤。託之歌詠。以寫其半騷。排其悶疾。蘊深意斯遠。理達辭自宏。數千年間。詩之封域。幾爲平民佔盡。獨有清乾隆。位極九五。作詩又多。無一篇不庸惡。足爲新體詩之開山始祖。蓋養尊處優之人。腦滿腸肥。學疏才短。偶發吟詠。效顰東施。於是淺率鄙俚之辭出焉。今之新體詩。何莫非學疏才短而效顰東施也。

嘯亭雜錄卷七載乾隆御詩事。錄之一粲。軍機大臣于敏中。才頗敏捷。非

人之所能及。其初御製詩文。皆無煩定藁本。上朗誦後。公爲之起草。無一字之誤。後梁國治入軍機。上命掌詩本。而專委于以政事。公遂不復留心。一日上召二人入。復誦天章。公目梁。梁不省。及出。公待梁謄默。久之不至。問之。梁茫然。公曰。吾以爲君之專司。故老夫不復記憶。今其事奈何。梁愧無以答。公曰。待老夫代君思之。因默坐斗室中。刻餘。錄出。所差惟一二字耳。梁拜服。乾隆出口成章。既無煩定藁本。復有人爲之錄記。無怪其詩逾十萬也。然雖多亦奚以爲。

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。女何夢矣。武王對曰。夢帝與我九齡。文王曰。古者謂年齡。齒亦齡也。我百爾九十。吾與爾三焉。文王九十七乃終。武王九十三而終。純出漢人杜撰。書經成王幼。不能踐阼。周公居攝。然則武王果年逾八十始生子乎。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。率諸侯伐殷。敗之於牧野。十七年。命王世子誦於東宮。是年冬。十有二月。王

陟。年五十四。」說似可信。又成王七年。周公復政於王。八年。春。正月。王初蒞阼親政。二十一年。周公薨於豐。」皆足爲武王中壽之旁証。使年登大耄。則金縢何爲而作耶。

梁志文。號伯尹。廣東南海人。芥園主人也。芥園原名芥子園。在韓家潭。爲清李漁舊居。其所編十種曲詞。殆殺青於是。李之後嗣凌替。將園出售。南海會館購爲公產。伯尹官清吏部時。即居此。以地近花叢。伊又好客。飲饌精美。稱道一時。故座客常滿。鼎革後。改俱樂部。名芥園。因其舊名也。主人文采風流。似笠翁。而目中有妓。心中無妓。殆又過之。當時權貴往遊北里者。咸稅駕其間。口談之不足。而手談繼焉。牌九、麻雀、撲克。色色俱備。一擲萬金。伯尹常云。曾散財百萬。誠非虛語。蓋十餘年間。此窟銷金無慮數千萬也。首都南遷。園遂廢置。伯尹亦去之瀋陽。今聞溘逝。不知月夜歸魂。有過故園而生悽戀否。余輓聯云。

粵雅堂題要鈎玄。自少究心今古籍。韓家潭徵歌選色。不堪回首過來人。伯尹生平。足見一斑。

江浙人食醉蝦。與歐洲人食蠔。皆活剝之。食時漬蝦以酒。亂跳躍于盤中。蠔則用特製之刀擘開。挑取入口。尙蠕蠕動也。蝦蠔皆產不潔水中。以食蝦爲較險。雖洗淨及酒浸。然其皮肉縫隙。仍夾有多少細菌。納諸人腹。便惡作劇。若蠔壳恒緊閉。外污不能侵內。譬得其法。不令污手觸蠔肉。以叉勺取食之。自可無虞。歐洲漁家多以人工養蠔。比國阿士當 *Ostend* 一帶最著名。所產蠔皆圓形。與他處長形者有別。肉較細嫩。價亦略昂。佐以胡椒末或檸檬（俗名香桃）汁啖之。宜并飲蠔液。內含濾淨海水。頗能滌胃云。

北平古玩商隱語。有所謂硬片。金石磁器是也。軟片。字畫是也。然陳列雖多。質鼎十居八九。專事欺詐取財。若改稱硬騙軟騙。方名符其實。且



片。屬普通。安知商人所云片。不含有騙義。特或硬或軟。或剛或柔。手段不同。擇一而用。或兩者並用。是在操術者之隨機應變矣。



# 樵山雜著卷五

南海潘 敬惠隱著

今之爲父兄者。盡心竭力以教子弟。不得官費。則私費遣之出洋。若曰渠學成歸國。可以自立矣。抑知自立之道極夥。不留學亦何嘗不可自立。以留學之費。營商企業。資本既備。有袖能舞。非自立之道乎。夫留學數載。人需國幣一萬乃至二萬元。今金價騰貴。數當倍之。挾數萬元資本。經營工商業。自可小試其端。或合十餘欲去留學之人。集腋成裘。更覺規模大備。投貲於生產之途。子弟親習其事。父兄掌握其權。直接以興家。間接以利國。理至明顯。人何弗思也。夫投貲外洋作學費。擲諸虛牝。子弟遠適。父兄無從監督之。不肖者固勿論。肖者即畢業回國。又將如何。將以爲官耶。弗有與援。僅可抱關擊柝。苟有與援。則爛羊頭。竈下養。亦拜將封侯。奚須留學。關柝之月俸。少者五六十。多者二三百。以數萬

元之貲本。博此些須。又庫欸支絀。積欠疊累。爲計之左。孰過於是。姑舍工商業弗務。專以此筆學費。存諸銀行。或購置田宅。藉獲歲息。子弟一生衣食。取携有着。何必令之低首下心。仰人鼻息。作牛馬走乎。更有無關可抱。無柝可擊者。血本旣虧。謀生路窄。糊口四方。疲於奔命。睹牛馬而翹羨。睨關柝而垂涎。抑知生活之費。君家自有之。乃破釜沉舟。投諸異域。背水之陣。遽爾敗績。豈得曰非戰之罪哉。

不肖子弟。除學習奢侈外。一無所得。歸國後非洋服弗服。非洋樓弗居。三言兩語。便雜洋話。視父兄爲未開化。恒欲以己所學改造之。所學爲何。不過跳舞、打球、駛汽車而已。夫耗數萬之費。所得僅此。日後操演。仍須續續添資。跳舞獵艷。揮金似土。打球兜風（坐車招搖過市。俗謂之兜風。）負債如山。習染旣深。父兄始從而禁之。扞格不勝。易生乖異。曷不慎之於始乎。

國內人材缺乏。于是政府資派留學生。學成而錄用之。故未派之先。必考慮周詳。興某政需人材若干。辦某業若干。畢業歸國。即因才器使。習鐵路者使築路。鑛者使開鑛。工程者使建築。機器者使製造。法政者使任法政。海陸軍者使當海陸軍。先指定一學科。考取有相當根底之少年而派之。嚴規服務年限。然後歛不虛糜。才得其用也。我政府則不然。當始派時。姑妄派之。派後遂亦不復過問。學生畢業返。政府視之漠如也。懷才欲試。不得其門。咸皇皇然如喪家之狗。自行覓食。途不暇擇。于是而非所學學非所用之怪象出焉。有學醫而理財者矣。學農而司法者矣。學紡織而任交通者矣。學海陸軍而辦外交者矣。用不得當。亦遂習而安之。撫心自問。有不啞然失笑者。吾決不信也。政府既派大批學生。又不按所學以善其用。徒糜巨款。果何爲耶。自勝清至今。留學生能展所長者。詹天佑一人而已。京綏一路。築造成績。昭昭在人耳目。不知詹天佑之流。爲

數尙夥。特遇合不同。有幸有不幸耳。夫學醫而理財。學農而司法。雖非素願。但改弦易轍。致身通顯。尙不負萬里之壯志。乃有立錫無地。噉飯無門。易轍而車不行。改弦而箭不發。求富貴之鞭。固執不得。即教鞭亦無分焉。遠學異邦。廢歲月。耗金錢。果何爲耶。果何爲耶。

治術與學術。無二道也。達於學者必明于治。嫻於政者必本諸學。有大學問家。斯有大政治家出焉。矇于政。昧于治。其學問爲迂腐。疏于學。恥于問。其政治爲庸莽。學問者所以爲政治也。然而或爲大學問家。或爲大政治家。何歟。夫學所以用于世。不幸不見用。無所表見。終身學問焉。人遂以學問家目之。學得用於世。赫赫功烈。震鑠寰宇。人又以政治家目之。是故同一學問也。進則爲政治家。退則爲學問家。即學問家。即政治家。人未有學問而不能政治者。

嚴又陵與伊藤博文同時留學英國。嚴屢考第一。而伊藤屢殿軍。伊藤歸而

日本政府大用之。百廢具舉。以有今日。勳業彪炳。赫赫巍巍。故雖謂伊藤爲近世紀日本之創造人可也。嚴歸國後。懷才而莫能遇。齎志而莫能伸。于是發憤譯書。宛轉紆回。藉以自見。名雖成。然比諸伊藤。須讓彼第一而已。殿軍矣。學問之道。縱可傳于不朽。而效乃至遠。數百千年後。或伊藤之功勳。漸就湮沒。而嚴之著述猶存。披卷讀之。如親警歎。嚴終得最後之勝利。亦未可料。然國人之望於嚴者。固在彼而不在此也。雖然。此豈嚴之過哉。

無數留學生。不獨不通國文。并不諳國語。而政府反大用之。對於職務。鑿柄不相入。夫國家一切行政。在以國文國語爲主。乃進此目不識丁之徒。付以重寄。求不僨事。安可得耶。當權者惟知阿其所好。樹黨營私。國語國文。絕不重視。或已亦一邱之貉。認字無多。聲氣相同。廣爲汲引。而怪象遂出。墨西哥暨南美洲諸國。歲歲革命。內亂不休。然所有公

務員。不論大小。無不通國文國語。不通國文者。惟生番有之。生番本無文字。是無足怪。試問生番酋長。有不能操生番語而操洋話者乎。今我國達官。高坐堂皇。屬吏以洋話進。則傾耳聽。以洋文進。則刮目視。遇國語之陳述。國文之簿書。輒揮之使去。置諸一旁。攢眉蹙額。視之若浼。甚或原爲國文案牘。必令譯成洋文。然後批覽之。嗚呼。是何異延一洋人。使之執政乎。洋人主海關。猶得曰受條約縛束也。其他衙署。試問遵何條約。而必任此種變相之洋人。是之謂陸沉之象徵。亡國之媒孽。號稱文化古國。而官吏之尊重國語。乃不如生番。其不載胥及溺者幾希。京師大學。爲長沙張文達公百熙號楚秋所創辦。光緒帝一日對樞臣言欲興學。樞臣以庫儲將匱對。帝乃交下一華俄道勝銀行五百萬盧布股票。命取歲息爲學款。（銀行適于是時成立。名爲華俄合資。華方實不投一文。惟投巨大之權利耳。股票爲紅股。由該行獻與政府。符合資之義。）樞臣

乃以其事屬公。請旨派公爲管學大臣。公遂於景山東四公主府舊址設師範仕學兩館。又在東華門河沿同文館舊址設譯學館。余則由廣東制府所咨送。肄業師範館焉。初、吳汝綸、費甫爲監督。張亨嘉、樊均繼之。李家駒、柳溪又繼之。余畢業後。奉學部派往法國留學。係李監督保薦。返國後時過母校。門庭無恙。景物全非。風潮迭興。學欸屢罄。教習有斷炊之患。學子有輟課之虞。相隔二十餘年。何今昔之不侔。一至於此。

辛亥革命後。余自南徂北。有重到都門作二首。錄詩集中。胡祥麟。號子賢。廣東順德人。京師大學硯友也。步韻和云。一笑逢君春正深。野人蕉鹿夢沈沈。江關不盡蘭成淚。身世寧慙傅燮心。豎子成名半疑信。大夫能賦憶登臨。功臣多少田蚡宴。拔劍喧呼醉語侵。人生不過百年耳。百感茫茫此世間。都道空中有樓閣。淒然亭上對河山。野花簇簇自繁弱。春鳥呼呼時往還。多難逢君相勞苦。幾時杯酒又陽關。



吳景濂。綽號大頭。肄業京師天學時。寡言健啖。絕無他異。豈大巧若拙者歟。及爲衆議院議長。奔走南北。縱橫捭闔。覆雨翻雲。竟至包辦曹錕賄選。販賣猪仔。(當時議員之稱。)極操縱之能事。政治罪惡。罄竹難書。然究不失爲歷史上有名人物也。豈桓溫所云不得流芳百世。亦當遺臭萬年者耶。吳盛時。余未嘗謁之。相遇于廣衆場中。頷首而已。聞有同學某某等往謁。吳待以屬吏禮。詭訑之聲音顏色。挾勢而生。故其室雖邈。而余心則止于千里之外焉。杜詩云。同學少年多不賤。吳豈獨不賤。且又不貧。以市儈伎倆。作政治生涯。名利兼收。不勝於余之埋首牖下。沒世無稱耶。伯夷積仁潔行而餓死。盜跖暴戾恣睢。操行不軌。而終身逸樂富厚。竟以壽終。此太史公所爲甚惑者也。雖然。桓溫之語。殆奸人用以自解耳。吳一人遺臭。而民已不堪命。使人人遺臭。則國將不國。民無噍類。將欲遺之。惡得而遺之。大丈夫立身行事。務求有益于世。否則無害

于世。流芳則可。遺臭則不可。以遺臭留名。聞者切齒。則勿如沒世無稱。可告無罪焉爾。

李彥青者。虎威將軍曹錕之變童也。曹任總統未久。馮玉祥反戈。囚之於南海延慶樓。彥青被殺。余弔之云。汝祖射虎。汝則虎射。魂兮歸來。延慶樓下。

民元年冬。余再徂歐西。有出都之作。一時和者甚衆。余彙刊一集。名曰榛苓唱和。序云。地絕其脉。水變其味。其北京之謂矣。共和告成。舊習未改。名曰首善。實則叢惡。余今賦碩鼠。重遊巴黎。作出都詩八章。不勝去國之悲。彌切宗邦之戀。譬諸拔地獄而升天堂者。刀山劍樹。牛鬼蛇神。奇形怪狀。印留腦際。每一念及。輒復悸怖。矧余眷懷祖國。夢寐不忘。又惡能以刀山劍樹牛鬼蛇神而遽爾恣置耶。蒙諸子賡和。瓊瑤雜投。彙付梨棗。以誌鴻爪。他日返國時。一切刀山劍樹。牛鬼蛇神。銷聲滅

迹。得重與諸子賡續酬唱。歌舞昇平。樂何如也。是爲序。

歐戰發生。余於民三年冬返國。一切刀山劍樹。牛鬼蛇神。並不銷滅也。牛鬼且生子。蛇神又添孫。僮僮擾擾。悉成大厲。不旋踵而洪憲稱帝。宣統復辟。風雨飄搖。波濤洶湧。莽莽神州。不陸沉者幸耳。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款。迫爲城下之盟。痛定而不思。事過而旋忘。臥薪嘗膽。匪獨無人能行。抑且無人念及。日惟醉生夢死。燕雀處堂。加之以政爭之不寧。內戰之弗息。外侮紛乘。而鬩牆愈甚。求國不亡。尙不可得。安能望復仇雪恥乎。余咄咄書空。百感交集。用蘇子瞻赤壁韻填詞一闕。以寫我憂。中原放眼。歎天南地北。不生人物。滾滾諸公如醉夢。孰障河山半壁。朝割台灣。夕亡旅順。此恨何時雪。狂瀾手挽。即今誰是豪傑。我獨義憤填膺。激昂慷慨。時刻悲歌發。莫問臥薪嘗膽事。早已煙消雲滅。滿塞樓閣。請纓無路。剩有衝冠髮。傷心國恥。奈何徒記年月。

巴黎大小劇院。不下百餘。約分三種。一唱而不白。一白而不唱。一唱白兼重。初至時赴大劇院。Opera 但驚其建築之富麗。佈景之美觀。而終夕聆歌。陽春白雪。莫名其妙。予居巴黎三載後始喜之。亦由淺入深故也。習話莫如往白而不唱之場。以最低價。買最高座。踞最上一層。幾至屋頂。諺名鷄棲。Poulailler。雖俯視頗艱。可携望遠鏡自助。獲益比學校聽講。較速且多。蓋課內言語。類有範圍。講法律者滿口法律釋義。講理化者滿口理化名辭。不如戲劇之千變萬化。種種社會形狀。俱能以情態言語表出之。因情態之變化。言語亦隨之轉移。故一度聽戲。不啻入無數學校。聽無數宣講。精者語含至理。粗者嬉笑怒罵。令人解頤。貴族下流。英雄兒女。炎涼世態。冷熱人情。形容盡致。各極其妙。故戲院複雜。學校單純。單純易厭。複雜則引人入勝。不恐臥也。

外國博丁人家。Boarding House。如我國之包鑿公廨。其特異之處。在視

客如一家人。食則同桌。疾則關懷。初至外邦。以居之爲得計。不獨便於習語。更可考察家風。若獨處旅舍。過客雜遷。無可與言。日夜面壁斗室中。無益也。惟人家亦分邪正。正者管理極嚴。憑介紹。方招待。價亦略昂。邪者迹近敲詐。流弊極多。且必有一二美貌少女。託名親串。點綴其間。青年遠客。易墮羅網。盡以學費博其歡心。不足則典質以繼之。至有貧不能歸者。

余寓倫敦一人家。主婦待客殊薄。每餐饗余等牛肉一片、番薯 *Potatoes* 數枚而已。同寓一德國人。來復日因事外出。而主婦適宰鷄。德人歸後聞悉。深以不獲嘗一嚙爲恨。云居此半載。今爲始見。竟交臂失之。余笑慰彼曰。勿爾。此鷄老極。不堪咀嚼。主婦尙留其半。將以復進。明日當解汝饑。

西國文明。外表而已。其中黑暗。怵目驚心。如活春畫。男與女交。女與

女交。猶限於人也。更有女與狗交者。則直獸畜之矣。觀一次索價百二十方。窟甚秘。須得其門而入。女裸體橫陳。與雄狗擁抱。狗壯碩。受馴練有素。聽命惟謹。若甚樂之也。或問設女受孕。將毋生犬子乎。不知此女子宮。早被割去。狗耘石田。何得有子。吁。皮肉生涯。操業已賤。乃至自絕其種且變其種而爲之。文明何有哉。

唐杜秋娘詩。勸君莫惜金縷衣。勸君惜取少年時。花開堪折直須折。莫待無花空折枝。明張夢晉詩。隱隱江城玉漏催。勸君且盡掌中杯。高樓明月清歌夜。此是人生第幾回。清汪緝詩。斟酌橋西舊酒樓。樓中夜夜唱涼州。棗花簾外初圓月。一度消魂便白頭。（見洪北江詩話。）三詩皆勸人愛惜年華。及時行樂。然今之少年。無須勸也。歌場舞榭。酒綠燈紅。夜夜鬻集其中。流連忘返。竭情盡歡。遂不顧竭資盡力。始以典質。繼以借貸。終以盜竊。而喪志廢業。傾家蕩產。轉眼變爲饑人。或床頭金盡。無

以爲生。或情場失意。生不如死。而自殺者紛如也。投身黃浦江中。逐波臣以逝者。日有所聞。上海市府至揭示標語于江干。勸人勒馬臨崖。回頭是岸。然社會之污濁。風俗之敗壞。又豈標語能有濟者。市府所屬教育局既不先圖其本。公安局又不急治其標。徒以空言塞責。天昏月黑。屈子之徒。大踏步至。所示未能觸目。烏從警心。是知負教育公安之責者。舍空文外。固別有所以處此者在矣。

北京處決罪犯。先在菜市口。後改天橋。或東大橋。每以大車載囚。押以游緝隊。從監獄牽赴刑場。緩緩徐行。觀者塞途。婦孺咸集。對就戮之人。加以種種笑罵。警士弗禁也。囚有垂頭者。則羣譏其怯。有高歌者。則羣嘉其悍。喝采之聲雷同。此等惡習。相沿已久。以極慘痛事。作熱鬧觀。人之不仁。一至於此。真不知是何心肝矣。曾子曰。如得其情。則哀矜而勿喜。一無論囚犯中含冤者不少。即使罪在不赦。亦當哀矜之。烏能幸

災樂禍。施以戲謔乎。夫以人戮人。自殘同類。一可哀也。風俗不良。致生害馬。二可哀也。嚴刑峻法。觸網者懸。三可哀也。民智未啟。不教而誅。四可哀也。故每一真確罪犯。對所犯罪名。但可擔負一半。其他一半。須社會共同負之。何也。無此社會。則無此罪犯。一切罪犯。皆由惡社會生。故棄市示衆。思懲一儆百。實則懲百不足儆一。根本之圖。端在普興教育。改良社會。清源正本。收效自宏。奚用囚車接軫。招搖過市爲。青年童子。更不應任令沿途追逐。及臨場圍觀。使之耳濡目染。幼習於殘忍。戕賊其天性。遺社會將來之隱憂。故決犯公開。不獨不足以示儆。且足以造成無數慘澹寡恩之徒。視殺人爲快事。聞血腥如飲醇。而頹風更不可挽矣。近世文明國不得已而決犯。均秘密行之。秘密者。弗任人觀刑之謂。至審判罪案。一切公開。死刑非經終審。及呈准元首、不能執行。誠以人命至重。故慎之又慎也。我國仿行外政。多斷



章取義。但取其便已。則枝枝節節效之。苟以秘密行刑之說進。吾知軍閥必色然喜也。舊制刑人於市。軍閥惡其害已。袁世凱設軍政執法處。秘密處決無辜之人。不知凡幾。今則羣雄割據。淫刑以逞。視人命如草芥。喜秘密者秘之。喜公開者公之。獄囚纍纍。俯首就戮。不知所犯何法。亦不宣布罪名。嗚呼。人何不幸而生是邦耶。亦有軍閥所惡之人。其所處地。勢不可加以遞捕。則暗殺之。如袁世凱之殺宋教仁。手握政權。而行同鬼蜮。去一異己。因是而反己者乃層出靡窮焉。當今之時。可稱暗無天日。軍閥每捕已所不喜者投諸獄。絕不審訊。俟彼輩髮長蓬蓬、髭鬚似戟、掩却本來面目時。輒易以敝衣。牽赴刑場。臨時宣布鎗斃土匪若干名。匪之罪狀。固屬捏造。卽匪之姓名。亦非真確。知其隱者羣驚嘆其以人命爲兒戲。而軍閥則自鳴得意。視爲獨得之秘。足消除異己于人不知不覺間也。豺虎縱橫。世變日亟。軍閥掩耳盜鈴之術。愈演愈奇。盜國行爲。日臻高

妙。殺人伎倆。亦月異而歲不同。所難堪者。一般被壓迫之民。宛轉呻吟於血泊中。睹大禍之將臨而莫知死所。嗚呼。人何不幸而生是邦耶。

張宗昌據濟南。一日騎馬出巡。野狗齧馬足。張幾躓。怒。下令盡殺城中狗。時人呼爲屠狗將軍。張無惡不作。亦竟有一善焉。今日各文明國。凡畜狗須領牌照。時受檢驗。瘋則殺之。故無牌之狗。不許當街。誠以瘋狗至毒。且易傳染。爲公益計。務除害也。張之屠狗。純出私怒。于市民衛生。莫明其妙。且不屑明其妙。獨生性嗜殺。暴戾恣睢之際。而狗適攫其鋒。則盡屠之爲快。不過大逞淫威而已。然濟城狗跡。從此淨絕。行者不戒裹足。以視前此之兢兢惕惕。聞吠而懼。睹影而驚。一險一坦。相去何啻霄壤。雖欲謂之不善不可也。中國無論何城何鎮。何鄉何市。無不野狗成羣。東馳西逐。地方警察。熟視罔睹。一任其自生自滅。隨處噬人。夫鬥狠乃狗之天性。投骨于地。猜然而爭。苟有一瘋者。互噬之後。展轉傳

染。勢必至全羣皆瘋。一年中。人爲瘋狗戕命者。爲數不渺。但乏統計。無從調查。要爲人民一大害。可斷言也。人既中瘋狗毒。倘不速治。任蔓延入神經系。則人瘋似狗。神智全失。作嗥吠聲。兩手亂抓。若狗之以爪抓地然。指甲盡脫。目光如血。見水驚恐。猙獰痙攣。可怖可憐。昔漢呂后殘毀戚姬體貌。號曰人彘。人被瘋狗咬。直成人彘。殆狂熱達極度。體力不勝。乃仆斃。然則死狀之慘。孰有過此者乎。現醫家發明。以兔任瘋狗咬之。使變瘋。然後取其腦加石炭酸 Phenol 製成抗毒漿。注射人體。可治瘋狗傷。但須在毒未入神經前施之。否則無效。試問窮鄉僻壤。何從得漿。更何從覓醫注射之。且與其治患于後。毋寧防患于先。故張宗昌之法。誠爲各文明國所通行者也。憶庚子年。聯軍佔北京。惡野狗衆夥。每日有洋兵駕一大馬車。備套索巨椎。遊行街市。遇狗則一兵擲索遙套之。一兵椎擊其首。狗斃後則拋屍車上。俟載滿即牽出城外坑埋。未匝月

而狗空。一時無知之徒。或譏爲苛政。或傳爲笑談。猶今之笑張宗昌也。此輩愚騷。非至被狗噬。變狗嗥。笑不止耳。當春夏之交。好狗亦時發癩。此時政令修明之都市。禁家狗外出。出必以鐵籠罩嘴。否則狗主須貫狗以索。手牽之行。違者罰。足見在一定時期。家狗亦須防之。今試問人與狗孰重。則莫不曰人重。旣知重人。又務煦煦爲仁。一任野狗橫行。爲穿於國。非至焦頭爛額不止。即此一端。而國民苟且萎靡之性。盡量畢露。君子曰。觀狗斯知人矣。

梁仲爲。余中表也。暮行街中。遇狗鬥。一狗逕齧梁足。梁痛極而號。指狗謂路警。彼適噬我。祈爲查究之。路警不之理。梁雇車歸廬。急延西醫施治。醫以爲狗旣逸去。不知瘋否。爲備萬一計。只可作瘋狗咬傷醫之。遂取抗毒漿。注射梁背。每日一次。共十四針。先用消毒藥水洗淨傷口。復恐毒侵骨。則以銳利小刀刷足背。凡狗牙所及處。悉削之。聲率率然。

醫問梁疼否。梁答此何足云疼。狗咬之疼。萬倍於此也。梁幸無恙。然因此呻吟床褥間。彌月方起。可謂無妄之災矣。余曾被狗齧。雖不如梁之甚。亦背承十四針。膚受之疼。故言之綦詳。

北人稱五毒而不毒者居其三。即蜥蜴、（即守宮。俗名壁虎。）蜘蛛、蛤蟆（蛙類。蛙有可供饌者。蛤蟆則否。）也。之三者毒何若。必符以驅之。儼以禳之。（端午節各劇院多演混元盒。消五毒戲也。）若蛇蝎然。蜥蜴、蜘蛛、蛤蟆、豈但無毒。且捕食蚊蚋。代人除害。爲夏日益虫。有功不居。兼以致謗。物之不幸歟。抑人之憤憤歟。然而相沿已久。衆口一辭。無人翻案也。曩以三者與蛇蝎同列。豈不以其形狀醜惡。望而生畏。遂不假思索。謬謂有毒。不知蛇蝎之毒。甚者足以殺人。而蜥蜴、蜘蛛、蛤蟆、果能殺人乎。受傷者感何病狀。莫能言也。易、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月五日。爲毒虫繁殖期。家家懸菖蒲、飲雄黃酒、消毒。然毒不可無五。以應節令。遂

亂取蛇、蝎、蜥蜴、蜘蛛、蛤蟆、列足五種。有毒無毒。治于一爐。不求甚解也。夫夏日毒虫。如蠅、蚊、蚤。（蟻、蝨臭虫屬之。）人多忽之。而不知其害過蛇蝎。何也。蛇蝎非卑濕之區不生。且恒避人。非萬不得已。不齧不螫。故蛇蝎之齧螫。純出自衛。苟勿近之。與人無忤也。蠅、蚊、蚤、則不然。凡人跡所到。必追逐不離。蠅足毛及溺。能傳播病菌于人食物上。蚊蚤吮人精血。復傳留病菌。一年中。人之死于霍亂、瘧疾、癘疫者。不可勝計。皆由蠅蚊蚤爲介。故三者實爲夏虫之至毒。而人類之大敵也。若取以代蜥蜴、蜘蛛、蛤蟆。與蛇蝎並列爲五。堪稱允當。吾特爲之更正如此。

以貌取人。失之子羽。古人頗重相法。左傳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。是人也。蠶目而豺聲。忍人也。不可立也。孔子家語。邾隱公朝於魯。子貢觀焉。邾子執玉高。其容仰。定公受玉卑。其容俯。子貢曰。以禮觀之。

二君皆將不免焉。夫禮、生死存亡之體。將左右周旋。進退俯仰。於是乎取之。朝祀喪戎。於是乎觀之。今正月相朝。而皆不度。心以亡矣。嘉事不體。何以能久。高仰、驕也。卑俯、替也。驕近亂。替近疾。君爲主。其先亡乎。夏五月。公薨。又邾子出奔。孔子曰。賜不幸而言中。是使賜多言也。俱有理解。故所判斷。如影隨形。凡人狀貌軒朗。態度和藹。必爲高明君子。猥瑣齷齪。行爲卑鄙。必爲陰險小人。前者每享上壽。後者多不善終。譬觀之士而知其肥磽也。觀之水而知其鹹淡也。因微知著。歷驗不爽。若今之江湖相士。捕風捉影。誕妄不經。以爲貧富可以前知。通塞皆由註定。人多信之。論進化之理。數千年來。民智日高。爲當然事。何今人之智。反出古人下歟。

史記蒯通說韓信。相君之背。貴不可言。相君之面。不過封侯而已。一意欲教以反漢。又不敢明言。故爲此隱約之語。冀信領悟。非真講相法也。

惟漢書周亞夫傳。亞夫爲河內守時。許負相之。君後三歲而侯。侯八歲爲將相。持國秉。貴重矣。於人臣無二。後九年而餓死。亞夫笑曰。臣之見以代父侯矣。有如卒。子當代。我何說侯乎。然旣已貴如負言。又何說餓死。指視我。負指其口曰。從理入口。此餓死法也。後一如相者言。此爲相法之最古者。爲今日相書所本。

古以通已。上引漢書家語二則。已均作以。見諸他書者。更不勝枚舉。右軍手書蘭亭禊帖。俛仰之間。以爲陳迹。已亦爲以。

袁世凱死。黎元洪正位總統。下令通緝帝制禍首十名。中有顧鰲、薛大可。顧爲法制局長。薛爲亞細亞報主筆。皆袁賊走狗也。兩犯姓名。通緝令中。恰相聯屬。人以施耐庵水滸之潘驢鄧小開五字對之。工巧絕倫。

有改成語兩字爲聯以贈民國人物者。二十年來之偉人心理。包括無遺。言直而多諷。一語道着。痛下鍼砭。若輩聞之。未知愧否。聯曰。勵精圖



亂。發奮爲雌。

又有愜民國總統四字聯云。民猶是也。國猶是也。何分南北。總而言之。統而言之。不是東西。相傳爲湘鄉王壬款所撰。

人謂王漁洋秋柳詩。暗悼明亡。余反覆數四。竟尋不出悼明者安在。余或茅塞。未能領會歟。夫漁洋雖生當明末。位未通顯。非錢謙益輩可比。所有著述。果無一語有黍離之痛。其國家觀念。自屬脆薄。然無足責也。人又何必呵其所好。強謂秋柳諸什。爲彼眷戀先朝而作乎。余謂秋柳純爲詩人之詩。而非風人之詩。不但秋柳爲然。漁洋全集中。無一句不是詩人口吻。夫詩人與風人異。三百篇、古詩十九首。風人詩也。庾信、杜甫。風人也。王維、李白。詩人也。宋以來。詩人之詩多。而風人之詩少。清初詩家。惟吳梅村尙得風人遺意。若漁洋則純然一詩人耳。風人恒爲詩人之詩。而詩人鮮爲風人之詩。子美集中。非篇篇石壕吏、兵車行也。彼吳楚

東南坼，乾坤日月浮，紅豆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。諸聯。即詩人爲之。何以復加。故風人爲詩人詩。足見游刃有餘。無所不可。詩人心目中。但有風月花鳥。木石山泉。尋章摘句。辛苦推敲。或尙典故。或矜神韻。於社會風俗之狀況。興觀羣怨之精義。舉弗措意。偶得一警句。押一險韻。遂以爲作詩之能事畢矣。風人之作則不然。史遷云。其文約。其辭微。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。舉類邇而見義遠。上焉者足以補史乘之闕。故誦詩三百。則古代風俗。民生情狀。至可尋繹。稽古者視爲鴻寶。子美詩亦然。天寶昏亂。民間疾苦。見諸詠歎。信而有徵。三百篇後。惟杜詩備興觀羣怨四義。此其所以稱詩史也。李太白詩。非不渾脫瀟灑。然遊心物外。謔浪嘯傲。祇可陶冶性情。不足表揚風俗。社會上之效用極少焉。他如香山之白話。西崑之艷體。聊備一格而已。陸放翁生平。爲詩多至萬首。不抵臨終王師北伐中原日。家祭毋忘告乃翁。一絕。蘇子瞻詠雪。凍合

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炫生花。工則工矣。使朝雲詠此。乃見嫵媚。賦大江東去之人。不流於纖巧耶。至漁洋秋柳。更何足掛齒。乃浪得盛名。步韻和者數十人。（漁洋詩話余在濟南明湖水亭。賦秋柳四章。一時和者甚衆。後三年官揚州。則江南北和者已數十家。）殷譽慶集成語爲聯諛之云。天下文章。莫大於是。一時賢士。皆從之遊。彼曷克當此。

漁洋香祖筆記載漱石閑談云。成都有耕者。得薛濤墓。棺懸石室中。四圍環以彩箋。無慮數萬。顏色鮮好。觸風散若塵霧。夫箋在地下。歷千年不壞。皆理之不可信者。殆好事者爲之耳。今世發現燉煌石室唐人寫經。達數萬冊。紙完字整。則薛濤殉箋。又奚足異。特真空藏物之理。當時未明。漁洋不信。亦無足怪。然彼何獨於元人題跋云。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。皆高三十丈。號大將軍、小將軍、而獨信之。牡丹高如許。理所必無。我國最高喬木。如松栝、楸楊、梧桐、樟榕。亦少達三十丈者。何況牡丹。是則

明知其妄。然好奇心熱。悞以爲真。不暇詳察爾。

聊齋誌異侈言狐鬼。西人所弗喜。余偶譯一二。亦旋輟。昔蒲留倦以聊齋示王漁洋。漁洋欲以十萬錢市其藁。留仙弗許。余謂漁洋好名過甚。彼所著諸書。筆墨平易。聊齋則筆墨深刻。兩兩比較。大相逕庭。漁洋縱掛名聊齋。終覺弗類。除非將他書盡行燒却。僅存聊齋。或可以欺世。否則著作等身。如出兩手。安能逃明眼人之鑒辨哉。

法人白闌。Baylin。文筆簡潔。（指法文而言。）選譯麟見亭鴻雪因緣所記北京及其附近諸古蹟。成書一冊印行。伊遇疑難。輒請教於予。并致脩脯。予詳爲解釋。故序文中。言及得予之助。蓋紀實也。見亭學問淺陋。其書之佳處僅在圖。凡有圖之書。易奪西人目。故白闌翔而後集於此。豈知日下舊聞。春明夢餘錄等書。勝彼多多耶。

宋人論蔡京即倉爲宅。拆倉字爲人君二字。謂京有不臣之心。（見齊東野

語。京姦回之罪。罄竹難書。奚用嚼字至于此極。以深文周納之乎。

山東人最重行二。孔老二生曲阜。百世師表。固可景仰。然深入於愚民心坎者。乃別有在也。羅貫中三國演義。關老二桃園結義。兄事立德。施耐庵水滸。陽穀縣人武二郎。膂力過人。爲兄報仇。故魯人之重視老二。乃小說力居多。

余曾取水滸武松事共十回。費兩年力。譯成法文。參以圖畫。印一巨冊。發行中外。西人多喜讀之。

王荊公誚春秋爲斷爛朝報。然東周時列國事迹。藉是以傳。加之以五傳。雖存者僅三。益覺詳盡。故春秋不可無一。不可有二也。紫陽綱目妄擬經傳。綱真如斷爛朝報。目則并司馬溫公之通鑑。亦望塵弗及。更何有於左公穀。蓋晦翁粹於理學。祇可作語錄。非史才也。至王鳳洲袁了凡等綱鑑。更卑不足道。

以正統歸蜀者。腐儒拘迂之說也。國之國不國。不在統之正不正。而在乎民。漢失其民。曹氏取之。劉先主亦得民于蜀。蜀與魏列國而已。何所謂正統哉。以先主爲漢後。必以正統與之。亦惑甚矣。天何私于漢。必使之不失其統。後人亦何私于漢。必使之永傳其統。由是而言。則漢雖至今存可也。人以漢失統爲可惜。竭全力而爲之爭。試問漢統果從何來哉。秦失其統。而人不爲之爭。偏亦甚矣。故吾謂以正統歸蜀。如村嫗代人爭桑麻。亦見其多事也。然而以正統歸魏。亦豈允哉。天下何所謂正統。何所謂不正統。正統者不過腐儒拘迂之說耳。是故蜀、國也。魏、亦國也。兩正則俱正。兩不正則俱不正。從而軒輊之。不諳史之公例也。故善讀史者當舍正統弗論。

北平奸商。最乏道德。輕出重入。九貸十一歸。不過盤剝而已。有種詐術。直害殺人。如置砒霜於燒酒。使味變烈。參甘子土於麵粉。使量加

重。飲食既久。必中毒斃。負公安之責者。不過問也。甘子土爲一種白石。產西山。質鬆浮。研成末。雜麵粉中。非化驗莫辨。食後壅塞腸胃間。瀉之不可。攻之不下。恒患脹悶以死。而不知得疾之由。故爲害極烈。酒放鴿糞。麵粉入水。居心已良。或問麵粉遇水成漿。何能出售。不知奸商作法巧妙。匪夷所思。卽每夕以一豬膀胱盛水。夾麵粉中。水漸爲麵粉所吸受。毫不沾濡。所吸水量。卽所盈麵量也。他如死驢駝。病牛豕。私宰後以其肉上市。以惡混美。以僞亂真。權則以十二兩作一斤。度則以八九寸爲一尺。做端百出。防不勝防。權度量衡檢查所。牲畜檢查所。雖先後設立。皆有名無實。諸商仍因緣爲奸焉。

翁私其媳。俗謂之抓灰。以對吃醋極工。兩者取義。解釋雖多。皆穿鑿附會。不足據。四王府村一老者。道貌昂然。聆其言。侃侃如也。忽以抓灰聞。爲子所逐亡去。伊大兒娶婦後第三夜。老者裸呼其媳。云被蝸螫。命

之治傷。媳翌晨即歸寧不返。一兒授室年餘。相安無事。殆蝸螫之傷。二媳屢治之矣。日久二兒有所聞。則大怒。宣言非取老狗命不可。狗惶恐。遂亡去。鄉人傳爲奇談。

古以龜卜。奉之若神明。故麟鳳龜龍。謂之四靈。後世視龜爲賤物。用以斥人。不知始于何時。唐代金龜快婿。坦腹東床。引爲榮幸。唐書車服志。三品以上佩龜袋。飾以金。四品以銀。五品以銅。宋歐陽修謝賜龜紫啓。龜紫之重。唐制所難。一又唐有李龜年。陸龜蒙。宋有楊龜山。并不以龜爲嫌。嗣後一落千丈。竟至不齒。今除日本人外。（西原龜三借款。）無復名龜者。一若墮入此類。卽蒙奇恥大辱。決西江之水不能濯。因惡龜故。遂并形似之鼈亦惡之。斥人爲鼈。與斥人爲龜同。其意義視畜產加重。韓詩外傳齊景公出田。十有七日而不反。晏子乘而往。曰。臣聞之。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。故得於釣網。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。不亦過乎。一是直



比景公於鼈。若在今日。卑輩聞之且度目。况君乎。

守宮砂之效驗。茫無足徵。而閹人之虐政作。自春秋迄清末。自東亞迄土耳其。厥風盛行。於今始殺。然古之宮刑。爲懲罰罪人之一法。非盡因接近妃嬪。故宮之也。太史公爲李陵游說。遂下蠶室。與宦寺之事無涉。凡宦寺必爲刑餘。而刑餘不全由獲罪。魏忠賢自宮以求進。是其明例。易牙殺子。管仲謂非人情。不可近。東廠專橫。殘戮忠良。已於自毀肢體時始。厥躬且弗恤。更何有其他。巴黎區聯尼博物院 *Musée de Cluny* 陳列貞帶 *Ceintures de Chasteté* 數條。以革爲之。飾以銀銅。相傳爲中世紀法王後宮用品。帶有鎖。王執鑰親司啓閉。僅留一孔通溺。禁鬱之防極嚴。帶自比蜥蜴血較有效。而又無閹割之殘。是或醫妬之善法歟。人主行妬。乃至淫刑以逞。盡割男子之勢。始令供奉內廷。若曰。藐茲蜂蠆。拔去爾尾。復能螫乎。豈知尾雖拔而毒蘊於心。狎而暱之。伺隙反噬。甚者亡人

家國。覆人宗社。如秦之趙高。漢之十常侍。五代唐之伶官。明之貂璫。其禍更倍于穢亂後宮萬萬哉。

南海麥秩嚴。號敬輿。曾任肅政史。民五年。袁世凱死。余代爲章上黎總統劾之。麥終未敢遞。懾死虎之餘威也。呈如下。呈爲威信不立。賞罰不明。祈整肅紀綱。刷新治理事。竊國所以立者惟法。法者所以示威信。明賞罰也。癸丑以降。中國成爲無法之國。於是賞罰倒置。威信失墜。朝野上下。競尙詐僞。廉恥道喪。風俗敗壞。滇黔倡義。土崩瓦解。今大總統乘喪亂之餘。承繼大位。開宗明義。首宜申明法治。整肅紀綱。以樹風氣之先聲。拱國家於磐石。乃兼旬以來。一切措施。多與法治相背馳。未浹人心而中國紀。僅就管見所及。敬爲大總統一陳之。夫民國總統。號曰公僕。僕者忠於國家之謂。苟危害國家。即曰公敵。公敵者、人人得而誅之。前總統袁世凱蹂躪約法。濫耗國帑。製造民意。帝制自爲。以演成大

亂。使工弗安肆。商弗安市。流血之禍。遍於全國。爲僕爲敵。不煩言而辨。幸天奪其魄。溘然長逝。今大總統本寬宏之量。援特赦之條。弗與深究。已屬格外施仁。不可爲訓。乃國務院既頒發明令。令軍民服喪二十七日。近聞國務會議。復表決賻贈治喪費一百萬元。苟袁氏有勳勞於國。則崇功報德。飾終令典。允宜優渥。乃不謂其蠹國病民也。旣若彼。而哀死賻卹也。又若此。甚非所以立威信、明賞罰也。夫禮不可濫。濫則不足以勸。美總統麥堅尼戰勝西班牙。割取菲律賓。豐功偉烈。震爍寰區。被刺而死。國民服喪僅五分鐘。雖曰中國爲守禮之邦。惜陰不如外人之甚。然守禮不正。與無禮同。今院令效力。實不出京外。各省士民聞袁氏之死。歡呼騰躍。治觴稱慶。隨處皆是也。孟子曰。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。袁氏先不務德。而國務院復不慎禮。命令頒行。適得其反。將焉取之。然此猶可曰。國務院令。不過官樣文章。人民遵行與否。適聽其便。視同具文。可弗

措意。獨此一百萬元之賻贈。其義何居。查袁氏秉政數年。大借外資。以供揮霍。約而計之。不下五萬萬。而在國內羅掘收括者不與焉。此五萬萬元之外債。以鹽稅鐵路各種權利作抵。人民增加負擔。罔可紀極。身死之日。紙幣停兌。金融恐慌。破產之禍。迫於眉睫。國務院不急爲設法。整理善後。亡羊補牢。獨汲汲焉以有用之財。作違法之舉。須知民窮財盡。大局岌岌時。多此一百萬元。用以維持市面。調劑金融。其效力實非淺鮮。乃國務員計不出此。反濫撥公帑。藉報私恩。徒多削小民脂膏。以增死者罪孽。袁氏私產豐富。多此一百萬元。未見其益。而際此庫款奇絀。少此一百萬元。愈覺其窮。擬請大總統特下明令。將國務會議賻贈袁氏治喪費一案撤銷。聽彼家人自行營葬。庶幾寬猛得宜。恩威並濟。以立威信而明賞罰。是否有當云云。

麥家食指浩繁而最儉約。每頓開飯兩桌。每桌限銅元五枚。須備菜兩碗。

碟。費狹而責奢。任何廚役不能爲也。而麥家獨能之。兩碗者何。一醬油。一醋也。四碟者何。兩芽菜、一葱、一胡荽也。（俗名香菜。）家人婦子。羣以此拌麵而食。麵薑買自製。幸在五枚銅元之外。日日如是。非有大典。不聞肉味。麥年屆古稀。尙精神矍鑠。殆素食之效歟。

梧桐芭蕉。不宜朔土。然亦有植之者。嬌嫩殊甚。維護不周。易冷死。石榴、無花果、佛手、木瓜、橙、橘之屬。俱盤栽。冬則藏諸洞。惟梧桐栽地上。三五年後。根深幹老。便能禦寒。難在圖始耳。吳祖鑑、號鏡芙。居正陽門外。院落長不及丈。寬僅二尺餘。植雙梧。旁置缸而溺焉。雙梧榮而不茂。若受桎梏。頂則壓檐瓦。脚則蒸惡臭。不枯萎者幸耳。吳顏其居曰雙梧室。旣倩人篆額。復乞心畬爲之圖。料心畬未親歷其境。斷難神似。祇可於想像中求之。圖成、聊備臥遊可矣。

淮南子齊俗訓胡人彈骨。越人鬻臂。中國歃血。所由各異。其於信一也。

歐俗宣誓伸手。余謂骨臂血手。皆誓之形式耳。必有精神存焉。然後爲不妄誓。何謂精神。信是也。民國歷任總統。咸宣誓就職。除黎元洪無咎無譽外。無一忠於國者。人而無信。不知其可。豈寥寥誓言所能範之耶。今則官無大小。驢騾犢特。蟻蝨蠅蛆。有職可就。則誓必宣焉。而贓案累累。層見疊出。信誓旦旦。視同具文。出諸口則奉公潔己。施諸行則罔利營私。不實事求是。而惟形式之是驚。誓愈多者惡愈積。若曰、此官樣文章。藉以掩衆耳目而已。乃公何暇及此。故當其誓時。已懷腹誹。誓後便置諸腦後。政府亦并不以此課殿最焉。吁、上下交相欺。信不立而要誓。皮不存而問毛。求澄吏治。難俟河清。凡事之舍其本而齊其末者。皆此類耳。

法小說家大仲馬 *Dumas Pere* 所著小說。余遍讀之。雖不足汗牛。亦足汗驢矣。不足充棟。亦足充篋矣。又多又佳。所以可貴。其體裁略如三國演義。以史事爲骨子。描寫法蘭西民族之特性。揮發靡遺。故能膾炙人口。

也。伊生於一八〇三年。卒於一八七〇年。百年紀念。法蘭西全國舉行公式慶典。身後之榮。無以復加。考大仲馬生平。性好浪費。伊本世家子。父爲大將。遺產揮霍淨盡。窮無復之。迫得賣文爲活。其文雅俗共賞。愛讀者衆。各大報館爭相羅致。使撰小說。逐日刊登。伊享盛名後。仍不改浪費故習。所得稿資。隨手輒盡。小仲馬之教養。棄置弗顧。又野心勃勃。自立報館、劇院。管理不善。相率倒閉。終至老而彌窮。至受傭商店。列坐當衢玻璃窗間。以肉身作廣告。與貨品並陳。遊人咸駐足觀焉。伊爲饑迫。不憚親現色相。招徠主顧。藉博微酬。文學家之末路。亦絕可憐矣。小仲馬 *Dumas fils*. 著述。以劇本爲多。才名不及乃父。尙能以文學世其家。

小仲馬爲大仲馬之私生子。(一八二四至一八九五年)所著小說。偏於苦情。最有名者爲茶花女。編爲劇本演之。大動觀聽。而小仲馬因是顯名。

茶花女確有其人。墳墓尙存。足供憑弔。書中所稱曼儂犁實哥。 *Manson*

*Bescant*. (林琴南譯爲曼耶攝實戈。音不甚準。) 亦名小說。出主教皮黎和士特 *Abbe Preost*. 手筆。(一七三二年) 後人編爲歌劇五幕。(一八八四年) 唱於巴黎國立 *Opera Comique*. 戲院。聲調悠揚。打動心坎。不厭百回聞也。茶花女則爲賓白劇。演於薩哈邊拿 *Sarah Bernhardt*. 戲院。卽由女名角薩哈邊拿扮演。戲院爲薩自創。卽名以己名。伊年逾七旬。猶喬裝登場。宛如二十許人。表情煨貼。字正音圓。想彼妙齡時。當爲一茶花女現身。色藝雙全者也。

莫伯桑 *Guy De Maupassant*. 短篇小說最佳。伊生於一八五〇年。法國那忙地人。 *Normandie*. 故所著屢述及該土風俗。初至巴黎。入海軍部爲末吏。年俸僅一千五百方。旋改教育部。鬱鬱不得志。私淑於佛羅伯。 *Flo bert* 佛爲當時有名文學家。教莫以作文。務求明辨而簡練。詔之曰。人



手、未有相似者也。鼻、未有相似者也。極而至於兩粒細沙、亦未有相似者也。五十馬中之一馬。所異於餘馬者何在。限汝以一字說明之。「莫日後著作。起藁後絕少修改。蓋習於下筆謹嚴故也。莫從佛遊七年。藝既成。遂棄官。專著書以問世。伊爲文學家。又爲經濟家。由筆耕致富。與福祿特爾 *Voltaire* 及魯俄 *Victor Hugo* 同。每日午後構思。翌日午前脫稿。約以六頁爲率。初期八年之間。平均每年出版三書。并皆佳妙。一八八四年出四。一八八五年出五。不料用腦過度。竟因此成致命傷也。莫賣文之價。長篇每行一方。小品每篇五百方。爲四十餘年前最高價格。伊版權所入。年約二萬八千方。獲利既豐。遂購一汽船。錫名曰好友。 *Bel-Ami* 備浮海之用。并以船名名其書。（一八八五年出版）莫高標絕俗。落落寡合。漸生厭世之念。欲借海行自遣。而卒無效。讀彼 *Qui Va L'orra. La Chereurce. Qui Sait* 諸篇。時露狂態。厥後神經頓亂。竟於一八九二年元旦日自戕。

幸被救護。安置瀕人院中。翌年七月六日卒。壽四十三。  
今人譯大小仲馬、莫伯桑、鸞俄、等法文小說。多由英文重譯。意似是而味全非。凡書以直譯爲貴。由法而英。已隔一重。今由英而中。又加一重焉。復由一人口述而另一人筆錄。則加至重重焉。展轉傳授。漸失厥真。讀者猶聚訟曰。某之譯筆優而某劣也。某長而某短也。抑知二五之與一十。有何分別乎。林畏廬譯小說最夥。試取與英文對照。已欠準確。若與法文對照。則更多出入焉。然過由舌人。林但記錄而潤色之而已。故魏易與林合譯。不如魏之自譯。魏隨林久。文筆大進。林沒後魏獨譯小說數種。均有可觀。置諸今日譯界中。庸中之佼佼者也。蓋一已雍容尋譯。勝於口授他人。倉卒成章。無暇探討安點字句。魏長於英文。然每好取英譯法文小說譯之。是不可解。英文佳小說極繁。魏一生恐亦譯之不盡。奚必費此周折。豈鶩於法小說家之大名耶。

北京城牆。恒禁國人登之。弗禁外人也。今與外人爭平等。租借地禁華人之公園尙力爭之。而自管之城牆。反禁已而不禁人。內輕外重。故作不平。此予所大惑不解者也。予有外友新至。寓東交民巷旅館。予屢訪之。一日友乞予伴之登城。自正陽門至崇文門一段。按辛丑和約。劃歸使館界管理。外人得禁華人而弗禁也。予兩人緩步城上。兩旁雉堞整齊。中間磚路修潔。每距離十餘丈。設一長木椅。備人休憩。界內警察及外兵不時梭巡。并不以予爲華人而歧視也。迨抵正陽門樓。予欲返。予友務邀西行。正猶豫間。忽履聲橐橐。兩糾糾之中國巡士。大踏步前。厲聲叱予曰。汝止。彼可往。汝不可往也。予問故。則答曰。奉長官命。予面紅耳赤。予友亦愕然。但予不便向之解釋。祇可默然引去。若實告之。則不獨爲予恥。且爲國恥矣。何也。世界無論何國。苟立禁例。有不論何人均禁者。如煙、賭、酒。等是也。有但禁外人而不禁國人者。如種植、牧畜、漁業、內

河航行、販賣兵器、海陸軍學、等是也。未有不禁外人而專禁國人者。有之必自我國始。或曰。印度、馬來、安南、朝鮮。對土人種種有禁。對英法日本人則否。而子云惟中國有此。何耶。曰英法日本握印度馬來安南朝鮮之治權。壓迫土著。故限制綦嚴。并非土人自爲禁。乃英法日本人禁之也。今中國果在外人統治下乎。東交民巷一段。歸外人管轄。尙不論中外。通行無阻。而歸己管轄者。反於外人則歡迎之。於國人則拒絕之。顯分軒輊。寧非怪事。自己已有權足以一視同仁。偏媚外性成。冠履倒置。又奚必日日大聲疾呼廢除不平等條約乎。或又曰。近有不肖男女昏夜登城幽會。禁之以維風化也。曰此因咽廢食也。設有不肖男女。昏夜當路幽會。則全市將斷絕交通乎。各公園內。幽會者多矣。何不一律封閉之。設更不幸。此不肖男女。逕效古俗。期於桑中。則四野田疇。一望無際。將何法以禦此。現行法律。不知絞多少腦汁。費多少光陰與金錢。東抄西襲。從事編訂。

始略具條文。然運用之者已謬誤百出。匪夷所思。十九年北平晉軍警備司令部公布某犯判決書云。「某某某。據人勒贖、鎗殺事主之所爲。應依照刑法第二條、第三百三十二條、第二百六十二條、第七十四條、各規定。處死刑。並依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條之規定。褫奪公權全部無期。」閱之殊難索解。凡人一死。萬事都休。尙何公權之足言。豈特全部無期。卽些須之微。剎那之頃。亦再不能享受。自然而然。永遠盡量消滅。奚須法官之濫用威權。夫所貴乎法律者。以其效力也。今褫奪死人之公權。厥效安在。幸而法官尙知趣。判爲無期。假如判爲有期。二三十年。或二三年。不知期限屆滿。死者果何從恢復之。或謂此即漢書周亞夫傳所謂不反于地上則反于地下之意。殆并其地下之公權。一律褫奪。例如不許在閻羅殿服官。不許充鬼卒、土地之類。設陰司亦辦選舉。則不許投票。至若無期之解釋。更比陽間加酷。陽間無期。終身而止。陰間無期。當以輪迴

轉世爲限。苟永遠不得超生。則直到海枯石爛。地老天荒。此神聖之公權。歷萬劫而終不復。綿綿長恨。祇能於淒風冷雨時。鬼聲嗷嗷。空階長嘆而已。雖然、陰陽異趣。人鬼殊途。陽世法官之判決。不知閻君亦遵行否。誰能起死者于九原而問之。

財政紊亂。紙幣充斥。濫發銀元票猶未足。而銅元票出焉。初僅平市官錢局發行。有十枚、二十枚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及一百枚等。十枚式較小。二十四枚則大小如一。五十六枚與一百枚。大小亦相同。差別在顏色、花樣、及數目耳。有瞽叟過門。彈三弦。聲調悠揚。予召入使歌。每曲索酬銅元四十。共奏五曲。合二百枚。遂以銅元票如數與之。瞽叟收訖告退。予問彼何能審辨錢票。設有人給以二十枚票當四十。五六十枚票當一百。彼將何以處之。瞽叟答。彼一摸即知。百不爽一也。予弗信。出二十四枚數張使摸。彼果分別無訛。予又以五六十及一百枚十餘張覆試。彼又一一摩

辨。各使歸類。誠神乎其技。豈盲于目而不盲於心者耶。遂加給銅元百枚遣去。繼思彼或目未全瞽。特詐以售藝耳。不然。何竟與明眼人無異。自是屢易寒暑。予仍懷疑莫釋焉。因寒暑之屢易。而金融之變動。更不可思議。昔之銅元票。僅有平市官錢一局者。今則有京兆官錢局者矣。察哈爾興業銀行者矣。河北省銀行者矣。銅元票外。復有銀角票。各銀行爭相濫發。種種色色。令人目眩。市面現幣絕迹。頓成一紙世界。一日予乍聞門外三弦聲。喜曰。今可以再試瞽叟矣。召入度曲。告以照向例每曲酬四十枚。瞽叟曰。吾無爭乎此。但須給我現幣。予曰。汝曷弗受票。瞽叟曰。吾目弗能辨。故弗受。予曰。汝非善摩耶。瞽叟曰。噫。昔者發票僅一家。吾朝夕揣摩。熟極巧生。頓得窳窳。隨手區別。不爽分毫。今則層出靡窮。日新月異。吾顧此失彼。窮於應付。雖欲摩之。烏得而摩之。予聆其言。不禁噉然以悲。竊嘆理財者之心計愈工。手段愈辣。務爲一網打盡。使瞽

暇亦技無所施。然而受其害者。又豈獨一瞽瞍哉。

習拳所以鍛鍊身體。習之者衆。集使比賽。獎其勝者。示提倡體育云爾。然其流風所極。遂有以拳爲業。自少至壯。日惟縱臂奮擊。不務其他。此種風氣。通行歐美。而以美爲尤盛。每當舉行國手 *Champion* 比賽時。舉國若狂。一入場券。價逾十美金。勝者老拳一揮。便獲金錢百萬。敗者亦分十餘萬。致富旣若是易易。視一切思想家。殫精竭思。絞盡腦汁。富著述。多發明。而日暮途遠。白首仍不名一錢。相去何啻霄壤。無怪人趨之若鶩。咸欲憑兩手。張空拳。由此終南捷徑也。夫德育、知育、體育、三者並重。然後立國長久。倘專尙筋力而遺其二。則民族必流於獷野。所以異於獸者幾希。西班牙人以善鬥牛聞。談西班牙風俗。必數鬥牛。若美術。若科學。若文化。無足稱道。中世紀時代。西人一鼓其好勇鬥狠之氣。攻掠殖民地。遍於全球。惟以鬥牛之法得之。復以鬥牛之法治之。屠殺土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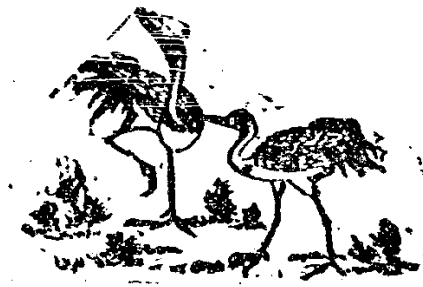


取其妻女。所遺種嗣。雜暴戾與恐怖之血爲遺傳性。累世不克煎滌。南美諸邦。競叛西獨立。紛紜擾攘。疲於革命。至今弗休。直以政界爲牛場而混鬥焉。夫力固可得志於一時。不有學問以救其弊。則力終有時而窮。西班牙鬥牛。其明證也。今美國人之鬪拳。果與鬪牛何異。肉袒相搏。血脉奮張。怒目握拳。際突顛撲。敗者唇青鼻腫。勝者亦力竭筋疲。直以人爲牛。聚衆圍觀其鬪。下流娛樂。鬨動一時。以是言獎勵體育。無寧謂之演鬪牛戲。藉以歛貲也。今夫體育之本旨。在使人魄力強健。精神完足。便於爲學。便於作事耳。育之限度。適可斯止。我國學校。賽跑、打球、諸演習。占日之半。莘莘學子。動極乃不復靜。登堂聽講時。一心以爲有球將至。思舉足而踢之。誰能專心致志。惟教師之惟聽乎。尤可異者。各小學校長。頻率數十百六七歲學童。率旗伐鼓。遠赴他處會場。參加運動。或迎送生死權貴。往返輒走數十里。冬冒風雪。夏犯炎熇。路旁觀之。見有

委頓不前。一步一喘息者。其因此得疾。歸家哭投於母懷。數必不少。如斯幼弱。強使窮日力。陟長途。勞其身。繭其足。是之謂體罰而非育也。初生小犢。力不能負重致遠。待彼長成牛牯而鬪。猶迫不及。一面哺乳。一面馳驟之。終日驅行路上。汗汗弗少休。忍哉我國之牧牛者乎。

---

機山雜著 卷五



# 樵山雜著卷六

南海潘敬惠隱著

天下。大器也。可靜而不可動。苟不得已而動。而不急謀所以靜之。則動之極。乃至於震撼一切。四境騷然。靡有寧日。辛亥革命。動矣。不幸一動遂不復靜。豈獨不靜。而好亂者尙惟恐其動之不久。動之不勤。於是推之、激之、播之、弄之。而紀綱頹廢。風俗敗壞。蚩蚩之衆。咸以破壞爲能事。爭奪爲當然。耳濡目染。相習成風。傾軋欺凌。巧取豪奪。大焉者。攘竊政柄。樹黨營私。賄賂公行。賣官鬻職。濫發公債鈔票輔幣銅元。擾亂金融。侵蝕國庫。或藉買鐵路材料以漁利。或大購舶來軍械以內爭。小焉者。拍賣官產。偷盜古物。私毀公共建築廟宇陵寢。濫伐林木。拆賣城磚。聚無限蠅營狗苟之徒。無日不以損國利己爲事。故今日國內現象。譬一將傾大廈。而不肖子弟。羣持鐵錘。聲勢洶湧。彼折一梁。此折一

柱。犁牆毀瓦。拔闔攀扉。惟恐其覆之不速。但獲得一甃。攫得一櫬。始視爲己有。於願乃足。而寒煖之不時。風雨之交至。棲身無所。弗恤也。外患之來。如風雨煖寒。莫可倖免。不先爲之備。而又拆毀棟宇以臨之。卒至棲身無所以同歸於盡。嗚呼。民族之庸惡陋劣。孰有過此者乎。

政治修明之國。民咸得所。一夫不獲。政府之辜。歐美各國。今所謂文明國也。據最近調查。失業人總數。幾達二千萬。然則人羣亦何樂而進化乎。雖然。失業者屈指可計。爲數終有限。若至無業可失。如中國人然。則民不聊生。其情狀有不堪言者。今試問中國人口四萬萬。除去少數軍閥外。孰非失業哉。以言夫農、弗得安於耕也。士、弗得安於學也。商、弗得安于市也。工、弗得安於肆也。吏、猶傳舍也。兵、猶癰疽也。婦女、僧道、政客、黨人、僕役、老弱、分利者也。軍閥、則分利之尤。嗚呼、四萬萬中。無一有恒業之人。國尙得爲國乎。夫四萬萬人盡失業。因軍閥之得業

也。軍閥之業。在巧取豪奪。摧殘他人之業以爲己業。故一小軍閥業。恒摧殘幾百萬人業以成之。一大軍閥業。恒摧殘幾千萬人業以成之。今國中軍閥。擅作威福。猛虎咆哮。充塞四境。民尙烏得樂業耶。蕩析離居。人心皇皇。疾首蹙額。羸弱者委於溝壑。桀驁者挺而走險。流爲寇盜。多於牛毛。誰爲爲之。孰令致之。向業勞工之徒。今無所得食。不得不改業殺人越貨。嚴刑峻法。悍然弗畏。孟子謂民無恒產。因無恒心。放辟邪侈。無不爲矣。嗚呼、軍閥奪民之產。盡驅於放辟邪侈之一途。大勢岌岌。土崩瓦解。可立而待。然而橫行自橫行。失所自失所。不至同歸於盡。終無覺悟之時。夫盡而後悟。死而後哀。抑晚矣。將求汝於枯魚之肆耳。業云乎哉。

東方病夫患二豎焉。在膏之上。盲之下。不可救治也。二豎者何。一苟且。一僥倖。應爲而不爲。謂之苟且。不應得而欲得。謂之僥倖。二者作

崇極烈。遺毒又深。國人多患之。故政治上、風俗上、種種惡象生焉。外人視中國。地大物博。足以有爲。不知徒外表耳。實則百孔千瘡。尸居餘氣。內維既潰。外患方滋。雖有扁鵲。不能善其後。然今之自命扁鵲。詎能起衰興廢。着手成春。又不審其受病之源。立除一豎。反從而培養之。助使爲虐。于是政治愈污。風俗愈替。東方病夫。勢將絕望。然而僞扁鵲仍趾高氣揚。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不亦謬歟。

清以攝政王始。以攝政王終。然清之興。實努爾哈赤興之。多爾袞特藉其餘威耳。清之亡。實慈禧后亡之。載灃適承其殘喘耳。雖然。使載灃有撥亂反正之才。遺大投艱之力。未始不可挽頽運。障狂瀾。不幸彼生深宮中。長婦人手。優游寡斷。濟變無方。一誤再誤。以至不救。雖曰慈禧作俑。而載灃亦不能辭咎焉。載灃最誤一着。在不殺袁世凱。光緒臨崩時。口授遺詔。令彼殺袁。載灃僅放逐之。弗能殺也。夫好生惡殺。仁者之

懷。然有時大權在握。有不得不行其殺者。殺者僅一。而全者衆也。周公誅管蔡。孔子誅少正卯。不失爲仁。袁世凱竊位。良民爲所誅戮。無慮數百萬。如火燒漢口。兵變北京。寧贛之役。叙瀘之戰。窮兵黷武。所過爲墟。而執法處四出遞捕、秘密處決者。尙不計焉。苟載澄殺袁。冥冥中即足以全此數百萬人之命。而袁氏大借外債創造軍閥之禍亦可免。是則殺袁適足以成仁。不殺反足以長惡也。或曰。袁氏日後肆虐。載澄烏能先知。曰不然。當彼受光緒口詔時。袁已罪無可道。戊戌政變。賣主求榮。光緒瀛台被囚。慈禧垂簾聽政。袁實爲厲階。及在北洋任內。跋扈不臣。勾通奕劻。朋比爲奸。載澄豈不知之。故不問袁後事如何。而當時已在可誅之列。蓋袁如猛虎。當急去之以除害。而載澄故縱之。是縱虎歸山也。厥後猛虎復出。噬人無算。載澄父子亦不免。誤民誤國。婦人之仁。載澄有焉。



予爲此言。非有愛於亡清也。特痛心疾首於袁氏之作惡。而恨載澄不殺之。袁生時。帝制自爲。殘民以逞。造成北洋軍閥。身死之後。流風餘毒。遍於全國。內亂蠶起。十餘年而未已。人民之直接間接死於爭戰者數千萬。財產之受損失者數十萬萬。中原鼎沸。海內騷然。室如懸磬。野無青草。以如是巨大代價。博一共和虛名。使袁世凱之徒。得假以遂其私而求其大欲。世間最不值之事。孰有過此者乎。且袁氏不僅蹂躪人民之生命財產而已。并舉數千年之道德而破壞之。好用權術。登進奸慝。收買輿論。製造民意。威迫利誘。務令盡入彀中。循至廉恥道衰。風俗敗壞。若決堤防。汎濫而莫之能禦。讀相鼠之詩。能不爲之廢書而三嘆哉。或曰。天生袁世凱以禍中國。苟載澄殺之。而無限之袁世凱又出。是有天命。非人力所能爲也。曰不然。袁者軍閥之根本也。根本若拔。枝葉何從生。語曰。星星之火。可以燎原。又曰。涓涓不塞。將成江河。當其燎原時。成

江河時。烘烘滔滔之勢。誠不可嚮還矣。若當其星星然。涓涓然。急滅之。塞之。爲力易耳。袁之涵淹卵育。在勝清末年。雖已作始。然退居滬上。成甕中鼈。朝降一論。夕馘其首。勢猶反掌。且載澧力能逐之。卽能殺之。惟賦性柔懦。不忍出此。孰知坐失事機。稍縱即逝。後雖悔之。已無及矣。民元以降。欲殺袁者衆。然彼羽翼已成。爪牙滿布。近之且不可。況殺之耶。且是時縱能殺之。而第二之袁世凱必出。試觀袁沒後。軍閥叢生。有如春筍。卽其明證。故袁在滬上時。癬疥之疾。易治也。迨爲總統以至稱帝。則濃瘡惡瘍。遍體鱗傷。縱割去一二。又何濟乎。故天假載澧威權與時機而不知用。不殺一袁世凱。遂令袁世凱之徒。生生不已。至今未艾。其造端甚微。而其流毒乃至於不可紀極。吁、亦酷已哉。

粵舊城中雙闕。（俗呼雙門底）上有朝漢臺。循階可登。南粵王趙佗待漏處也。銅壺滴漏。大小凡五。皆漢製。各置石級上。最小者居高層。以次

遞降。最大者殿之。守者日以水注小壺。由其邊一小孔滴至第二。復由第二而第三。而第四。而第五。漏聲淙淙。清越可聽。大壺面有孔。插一時簽。壺中承以板。水漲則板浮而簽浮。示人時刻。弗爽累黍。迨大壺水滿。簽全浮。是爲亥終。則洩去其水。復如法置簽。浮出卽爲子初。如是循環。十二時周而復始。無日間斷。泊全城改築馬路。拆去雙門。移銅壺於海珠公園中。不復漏矣。縱注水使漏。亦不復準矣。蓋石級之高低。與銅壺之位置。必有精確計算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復使之準。殊不容易。民國以來。古物之受摧殘者無限。然均屬死物。未有如銅漏之活動。二千年來如一日者。商鼎周彝。固可寶貴。然祇可備鑒賞。供陳列。較之銅漏。實驗可睹。作用仍存。淺之足以立晨夕時刻之標準。深之足以究古代科學之精微。實不可同日語。乃當事者鹵莽滅裂。一朝毀之。竟無人抗議。而此輩乃益無顧忌焉。自趙佗迄今。二千餘年。百粵之經兵燹賊亂。

見諸史冊。指不勝屈。甚至有屠城之慘。而銅壺滴漏無恙也。今非兵燹。非賊亂。而作惡多端。有兵與賊所不爲者亦悍然爲之。美其名曰開築馬路。夫馬路縱不能繞越雙關。然可闢洞穿過。因以保存高臺。遂及銅漏。乃計不出此。任性妄動。取快一時。令此輩操市政。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耳。可勝慨哉。主其事者爲誰。省長楊永泰。市政總辦魏邦平。坐辦曹汝英也。

武王滅紂。散鹿臺之財。未聞其毀之也。項羽暴戾恣睢。燒秦宮室。火三月不滅。自是厥後。每易朝改朔。則宗廟宮室隨之泯焉。凡經一度變置。則歷史上之建築。必蕩然無存。雖陵寢亦不免。此種惡風。作俑于戰國。加厲于項羽。數千年弗少衰。有傾舉國之財力。經之營之。數十百年而始成者。一旦而毀焉。令人逞其私見。謂此爲暴君專制遺毒。務削去之然後快。不知暴君已死。取諸民者仍還諸民。何出此下策。自壞成績耶。故數

千年古國。歷代有名建築。存者寥寥。此類破壞性。得自秦漢遺傳。潰決橫流。洩而彌甚。乃有崛起朔北之民族。飽羶肉。飫酪漿。若金源、蒙元、滿清。其保守力竟出漢族上。斯可貴矣。金破汴梁。而宋藝祖之御座。（俗呼龍亭。）踴然猶存。元下幽燕。而金章宗之團城。仍峙北海。睿宗之陵寢。尚枕房山也。滿清更發揚而光大之。入都北京。因明宮室。而南京之明故宮。明孝陵。一體保護也。昌平之十三陵。極而至于西山之景帝墳。皆設官置守。歲時奉祀。今日來自遠方之人。中外雜選。得瞻仰遺蹟。增長遊興。孰非滿清保存之力哉。獨洪秀全踞金陵。仍率其野性。毀明故宮。異族保全之。而已族反摧毀之。今人譽太平天國富于革命性。其以此歟。其以此歟。滿清遜位。其宗廟陵寢。一律得完。彼施之於明者。今食其報。然明陵受清保護。二百餘年如一日。今清陵受民國保護。未及二十載。而裕陵及慈禧后陵。已被盜掘。兩兩比較。民國有愧色矣。要之漢族

性喜破壞。自古已然。故曹操作疑冢七十二。無一幸免。人之掘之者。非惡操之奸雄篡竊。凡屬陵墓。卽在淘汰之列。惡習相沿。視爲天經地義。奸雄賢聖。無有區分。使賢聖得免。則漢之文帝。唐之太宗。宋之仁宗。世稱聖君賢主。濫澤下于民者。其陵今安在哉。

由西人善居積。保守則有餘。進取則不足。殆地理使然。聞其富室多鑄沒奈何。不獨防盜賊。兼防不肖子孫。沒奈何者。鎔銀鑄成大錠。重量數百斤。或傾瀉於地。結一厚層。如地板然。祛篋者至。垂涎三尺。舍之不忍。搬之不動。沒奈何之何。故名沒奈何也。今此風尙未少殺。羣務爲刻苦儉約。錙銖計較。以能鑄沒奈何長子孫爲事。竭畢生精力。日積月累。幸得鑄一二焉。則更節衣減食。一毛不拔。冀再鑄三五焉。無厭之求。多多益善。問山西人之富。則數沒奈何以對。慳吝貪鄙。千百年之遺傳性。繼繼承承。變本加厲。雖海禁大開。民風丕變。亦沒奈何之何。眞沒奈何也已。

矣。

鄙吝者曰。銀錢。扁形也。當疊放之。勿使動也。豪奢者曰。銀錢。圓形也。當流走之。勿使駐也。兩各有理。而均失於偏。前者不用。後者濫用。有而不用。等於無。濫用之極。終於無。故君子所貴。在錢爲我用。而不爲錢用。當用。用之。而非揮如糞土也。當節。節之。而非較及錙銖也。用得其道。則錢萬能。失其道。則錢無能。移緩就急。酌盈濟虛。一取一舍。一出入之間。各如其分。然後錢乃神。

客曰。葉公好龍而龍至。吾好錢而錢不至。何也。夫龍之爲物。徇悅飄忽。天地間果有是物否。尙在不可知之列。乃好之而竟至。獨至於錢。入五都之市。經貿易之場。國寶流通。青蚨飛集。吾色交魂與。目饜口涎。殆歸索諸笥而探諸囊。以爲若龍之來。不辜所好矣。乃竟不名一文。何也。予曰。子非好之篤者也。客曰。惡。是何言。吾鷄鳴而起。卽念及

茲。一日之間。十有二時。時時縻思。無有斷期。迨至夜深。形諸夢寐。篤好如是。孰以加此。予曰。不然。此徒好耳。錢曷能來。蓋必有好之之法焉。客曰。其法維何。予曰。其法有二。有積極。有消極。積極者。例如爲農。播種而耕。及期而獲。推陳出新。足保溫飽。或如爲商。逐什一之利。逞壟斷之能。蠅頭是嗜。腰纏常盈。或如爲工。汗汗終日。勞動不休。竭我膂力。博彼傭酬。茲三者。皆積極法也。客曰。吾旣乏資本。烏能企業。爲農爲商。均非所宜。爲工。則少耽逸樂。不習勞苦。竭蹶以赴。恐不克久。無已。請聞消極之法。予曰。消極者。不外節省。計子之食。與子之衣。日費百錢。子歸。斷而炊。裸而體。日省百錢。月得三千。年得三萬有六。十年之間。當得三十六萬。如是而錢猶有不至者。予未之前聞。客曰善。逾數日。使人來告曰。行子之法。苦不可言。飢寒交迫。與死爲鄰。誓安吾素。不復好錢。予笑曰。予固謂客非好之篤者。



也。昔龍至而葉公逃。今錢至而客悔。客亦如葉公。所好者命耳。是故好錢之篤。必舍命而後可。

物競天擇。天演公例。物競者何。物各自競。以無暴其天、以求全其天、而已。董安都周濂溪張橫渠諸子。其學說重天行。興人事。是物競天擇之義。一二千年前已發明于中國。特後繼無人。遂使此亘古不磨之學說。沉埋九淵。任達爾文斯賓塞爾赫胥黎輩。得專美于後耳。然達氏輩之學說。何其與漢宋諸儒相合也。達氏輩之進化論。種源論。天演論。與春秋繁露、太極圖、皇極經世。立說雖不同。然其要旨。皆在盡人事以勝天行。其義一也。夫天本無私于物。物惟合于天之行。以適其所擇。然後能生存。物能自競。則天亦不得從而阻之。亦不得不從而擇之。是物自爲主。而天則隨物爲轉移者也。天可隨物爲轉移。而物決不可隨天爲轉移。人定勝天之說。久爲中儒所樂道。西儒不過闡揚光大之。其範圍仍不出漢宋

諸子外。孰謂西國學說遠勝中國哉。特西國重實行不重空言。中國重空言不重實行。此西國所以日進。而中國所以日退也。夫空言者實行之母。有空言然後實行有所因。實行者空言之子。無實行則空言爲無着。實行固不容緩。而空言亦豈可輕視哉。惟具最大願力者。發爲空言。必見諸實行。一日不能。俟諸異日。一世不能。俟諸後世。達氏輩之學。或身死而說得行。或書出而說即行。其思想所及。卽爲事實之因。惜夫董子不見用于漢武。而周張二子亦終于講學以終其身。雖有著作。人莫能知也。卽知之亦莫能行也。悲夫。

墨子兼愛。利天下爲之。合於孔子汎愛衆而親仁之旨。而孟子譏爲異端。何歟。博施濟衆。堯舜猶病。孟子豈以墨學廣闊。故辯之耶。然堯舜所病。病未能也。非不爲也。人縱無兼愛之力。不可無兼愛之心。墨學之精微獨到處。在人自爲愛。以相兼愛。蓋一人兼愛難。而衆人互愛易。衆人

互愛。由一及衆。合衆成一。無異一人兼愛。儒家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。本同此理。儒墨固無別也。

古文。夏、大也。王、亦大也。大、夏、王、三字。同義同音。均讀爲阿。流傳東南。今日本音大、王、均讀阿。江浙音讀夏爲阿。溫州音王爲汝阿切。禹建國號曰夏。三代稱王。取大之義。詩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。註夏、大也。禮記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。註大組一名大房。足下有跗。如堂房也。爾雅釋親父之考曰王父。父之母曰王母。卽大父大母也。周禮天官春獻王鮪。註鮪之大者。爾雅釋魚鱗王蛇。註鱗蛇最大者。又釋蟲虎、王蝟也。呂覽月令王瓜生。卽大瓜。大字筆畫少。人喜書之。因通用故。本義常存。夏字筆畫繁。人舍不用。王字仍多大字一畫。又屬天子尊號。人避不用。故本義漸失。不知三字實同源耳。

曾文正文學昌黎而神似。專從養氣上用工夫。人歸之于桐城派。殊屬謬

誤。桐城派首推姚姬傳。姚文理勝而辭鈍。板重而無神。何足爲曾文正之盟主。文正日記中諸條。如解學韓文。則可窺六經之閫奧矣。」昌黎諸文。皆學書經。「韓文實從子雲相如得來。而參以孔孟之義理。所以雄視千古。」柳州羅池廟碑。覺情韻不匱。聲調鏗鏘。乃文章中第一妙境。情以生文。文亦以生情。文以引聲。聲亦足以引文。循環互發。油然不能自己。庶漸漸可入佳境。「閱送高閑上人。所謂機應于心。不挫于物。不挫于物者。體也。道也。本也。機應于心者。用也。技也。末也。韓子之文。技也、進乎道矣」。韓公周情孔思四字。非李漢知之極深。焉能道出。爲文要須窺得此四字。乃爲知本。「溫韓文數篇。若有所得。古人之不可及。全在行氣。如列子之御風。不在義理字句間也。」足見公之學韓。盡情傾吐。後世偏儕之桐城。毋亦面於時代之見爾。

康南海廣藝舟雙楫言。凡地中之物。峙立之身。首函清陽。不爲血氣之

濁所薰。故智獨靈。倒植之身。橫立之身。則必大愚。以血氣薰其首。故聰明弱也。立論甚奇。人靈於萬物。以腦之構造緻密也。原人之腦。是否即如此。但進化極速。數千年前所有發明。今人亦瞠目其後。何以人腦有進而獸腦則無。則雖謂由於時立橫立之分亦可。人臥太久。便精神疲弱。倦極思睡。足證橫身之無益于腦。反之則人一切作爲。均于起立時成之。又腦以愈用而愈靈。文明人與野蠻人。其腦同。然智愚之相去。不可以道里計。則用與不用故也。腦之發達。更與天時地利有關。山居之民樸儻。海居之民活潑。寒熱兩帶。環境不良。非竭全力日與氣候戰。不足以維生活。鮮能雍容暇豫。研究學科。天之驕子。惟溫帶之民乎。

余偶爲駢體。多屬小品。辛亥冬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。余任財政部參事。民元年。財部北遷。余上辭職書。茲錄之。（上略）竊以敬才非上乘。學愧通人。本憂患之餘生。處艱危之時會。留歐則執業無成。返國便所如。

輟阻。主大學之講席。時來韓國子之譏。當僞朝之開曹。不免楊諫議之誚。值武昌倡義。變起風雲。民國新成。羣離水火。蒙部長不棄樛櫟。特舍短而用長。采及菲葑。信兼收而并蓄。敬竭蹶將事。隕越時虞。繼思凡舍血氣之倫。莫不爲漢族爭全沒。矧受知遇之感。豈能效陶令歸去來。故枵腹以從公。實濫竽而充數。簿書三月。叢脞繁多。躋踏一堂。唯諾惟謹。今者南北統一。共和告成。舊部能員。咸欲洗心而投効。四方英傑。行將接踵以偕來。敬既愚且拙。終怠又荒。儘有過之可懲。并無勞之足錄。理應退休以避賢路。伏處以睹昇平。何敢學狡狐之憑城。作者馬之戀棧。(下略)

予浮沉財部十餘年。所爲文牘。不值一顧。獨代部長高凌霨作日本新支那社徵文。尙有見地。錄之。(上略)今之世界。一黃白兩種之世界而已。黑棕諸種。蠻愚閉塞。自處淘汰之列。無足稱道。能角立于天壤間。

互爭雄長。惟黃白種耳。黃白親善。則世界和平。反之則戰雲瀰漫。未  
知其所終極。然黃種之內。足與有爲者。惟中與日。中日親善。則足與  
白抗。反之則孤立無偶。決難獨存。是故中日之在亞洲。如輔車之相依。  
唇齒之交倚。合則力厚。分則勢孤。以地勢言。以種族言。以經濟言。以  
文化言。在在皆有交相爲用之道。兩國民族。當舍閼牆以禦外侮。捐小  
忿而務遠圖。其事至明。其理至著。兩國有識之士咸知之。所弗知者惟  
下愚耳。下愚缺乏眼光。至可悲憫。予故不憚口瘡而舌敝。面命而耳提。  
爲兩國前途計。且爲吾種族計也。今世界稱強國有五。而黃族僅占一。以  
一敵四。勝敗之數。無待著龜。雖然、世界上有國焉。縱暫不入強國之  
列。而考其地勢。量其富源。哀其民數。無一而非強國之資。且有過于  
五大強而無不及。睡獅酣臥。養精蓄銳。及其醒時。吼撼山谷矣。爲彼  
兄弟者。亦有意乎。提携之。扶掖之。不獨足以助人。且足自助也。何

也。世界一日未進大同。種色之爭。斷不可免。日本處此潮流中。澎湃洶湧。與其獨力支撐。稍縱即逝。孰若引中國爲砥柱。挽將倒之狂瀾。保全亞洲。共垂久遠。進可以抗白。退可以自全。是故中日親善。而後有黃白親善之可言。中日親善而亞洲和平。黃白親善而世界和平。其影響爲何如耶。（下略）

庫空如洗。冗員極多。終至欠薪纍纍。官皆枵腹。恒窮年累月。始發俸一次。每逢年節。縱有點綴。爲數極微。多不過一全月。少則一兩成。有僅足充茶役節賞者。衙署又各自爲政。變賣官產。以濟眉急。司法部售監獄。內務部售壇廟。於是貢院、先農壇、各地。紛紛招領。先發一種薪俸代用券。每券載明地若干畝。分之員司。令自行出沽。奸商乘人之危。故抑其價。券主飢腸轆轤。祇得忍痛賤賣。罔可如何。地既售盡。又拆皇城售磚。迫不及待。則按員司俸額。各給磚若干。予詠詩云。廩粟嗟告罄。代



之以城磚。官俸雖新制。國恩仍舊存。支床龜極穩。差足慰窮酸。竭來賦蕪城。雉堞夷平原。皇皇抱關吏。無關復奚言。

蒙古阿拉善王塔旺里布。久居北京。不問旗務。惟歲收其貢賦而已。王弱不勝衣。風可吹倒。蒙古人若此。實所罕見。豈懷安實敗耶。孟子望見齊王之子。喟然歎曰。居移氣。養移體。大哉居乎。王子若彼者。其居使之然也。今阿拉善王若彼。豈居使之然乎。余屢過其府。（在後門外李廣橋）氣象堂皇。蒙人漢化。實非所宜。毳裘之族。飢食羶肉。渴飲酪漿。引弓馳獵。逐水草而居。然後北方之強。世守罔替。欲習漢俗。又不務其大者遠者。惟斷斷於宮室車服。妻妾嬖倖。則必流于委靡。并固有美質亦失之。大者遠者何。居天下之廣居是也。

費烈婦。字穉華。阿拉善王次媳也。夫年少。好馳騁。傷胸死。烈婦仰藥殉。事雖非經。然可以風末俗矣。心奮昆仲與有兼葭誼。廣徵詩文。闡

揚幽烈。予倉卒應命。作費烈婦辭。今世婦道衰。紛紛事捐棄。同衾難久期。下堂每求去。哀哀費烈婦。迥與薄俗異。唱隨矢終身。生死無易志。神風驚失鳳。悲鳴獨憔悴。飲鴆甘如飴。美玉俄隕墜。守節嗟已難。殉節更不易。從夫黃泉下。懍然見大義。如枝理必連。如鳥翼必比。穴同心亦同。綿綿共長睡。九原縱不復。精神留天地。

北京生活程度日高。不獨飲食衣服。凡百皆然。曩時醫士診金。每次僅京錢數吊。今動輒數元。有自高聲價。索至十數元者。一日某僕求予預給工費。云伊婦患病。需款延醫。予問診金幾何。僕云。臨診兩元。車金四角。予謂汝傭費微薄。何能堪此。不觀予居恒少疾。昨偶感冒。自立一方。藥價銅元二十枚。服後便愈。不費分文診金也。僕答、豈但診金。主人尙節省其他不少。予問爲何。僕答、主人忌口。卽日常飯菜例錢。亦都省却。予不禁啞然。

廣州市各酒館之六十元一盤魚翅。令人舌橋不下。非故昂其值也。據某館主云。一盤須選用上等翅二斤餘。每斤價廿餘金。復熬煉鷄鴨等汁調之。成本貴。獲利微。設顧客但食魚翅。彼絕不歡迎云。茲錄謨觴館之四百元大漢全筵菜單於左。

入席前六點心 蟹黃燒賣 雀肉雲腿酥 燒菊花 棗泥飽 上湯水

餃 甜淋杏仁

四海碗 一品新州官燕 乾燒鳳扒翅 清燉熊掌 山瑞裙拆會白鶴  
絲

六大碗 紅燒鮮翅 烏龍吐珠 鹿尾巴蜆鴨 上湯嘉魚 紅燒海狗

魚 蟹肚燉鷓鴣

六中碗 乾燒大鮑片 龍穿鳳翼 梅開二度 珊瑚白鴿脯 油炮山

瑞片 白灼響螺片

四炒會 竹絲鷄會金錢豹狸 鍋貼明蝦 白菌炒鶴鴉片 吹簫引鳳  
 四熱葷 碧玉珊瑚 玉簪出鷄 香糟鱸魚 金錢北菇  
 四冷葷 桶子鷄 醉蝦 雲南腿 糟蟹  
 四燒烤 燒金乳豬 金陵大鴨 哈兒巴 如意肥鷄  
 菓 品 四鮮菓 四乾菓 四水菓(菱茨荸薺之屬) 四酸菓 四糖菓(糖製) 四蜜菓(蜜製)  
 每位銀杏瓜子各一份  
 各式甜鹹點心 桂花粉 雪梨露 八寶糯米飯 片兒麪 鮮百花泥  
 四小菜 上湯

祇論菜價。已四百金。其他煙酒雜費。須額外支付。是真一食破中人產矣。一圓桌。僅能團坐十二人。縱極饕餮。決不能盡此。不外暴殄天物而已。內戰頻仍。民力彫敝。生寡而食衆。羣務窮奢極侈。逞快一時。

弗計夕。此行彼效。如發狂癩。予在一婦女衣飾店見跳舞鞋一雙。外鑲珠石。價九十五元。年來事事不振。惟衣食遊戲。則風馳電掣。日進千里。有產者逐漸消耗。無產者竭蹶以趨。挖肉補創。東挪西借。務掩其貧而著其富有。外強中乾之徒。比比皆然。勢不至廉恥道衰、機詐百出、率人食人弗止。故惡棍流氓。充塞城市。綁票之案。層出靡窮。此無他。皆欲不耕而美食不織而華衣之心驅之爾。

上海寓公猶太人哈同。擁資萬萬。死後遺產悉歸其妻。妻、福建人。喪禮參照華俗。立亡夫木主。以六千金爲禮。延清末狀元劉春霖點之。論字計值。洵足自豪。王羲之真蹟。一字亦不及六千金。况一點乎。黃庭經不知用多少點畫。僅換鵝一羣。然問道士之富。則數鵝以對。忍痛割愛。不啻盡以其產易書。哈同夫人富至萬萬。視六千金如銅幣六枚。婦女召警叟算一卦。給以銅幣六枚。何難之有。

美哈佛大學。聘柯劭忞。(歷史家)羅振玉。(金石家)及陳垣。研究中國古學。每人歲俸萬金。一時羣驚爲異數。平心論之。哈佛獎助學術。用意甚善。學者年得優酬。在國內生活狀況中。可吃着不盡。然驚爲異數。殆目光如豆耳。夫一美金現合華幣四元有奇。美金二千餘。卽合華幣萬元。在美國雇一書記。亦須此數。今以微貲驅使中國學者。費目力。絞腦汁。作精深之研究。求良好之成績。何樂而不爲。或謂中國生活低。不可以在美國之薪俸相比。然北京美使署。雇粵人羅某充繙譯。月俸美金二百四十元。直駕柯羅陳而上之。然則哈佛大學此舉。謂之添雇書記繙譯也可。

清自庚子後。仇外一變爲懼外。于是教士橫行。包攬詞訟。干涉行政。無所不爲。丙午年。竟有法天主教徒迫死江西南昌縣令江召棠事。都人士聞江死。羣動公憤。然處專制積威之下。無從呼籲。祇在陶然亭開追悼會而已。亭又名江亭。在右安門內迤東。爲康熙間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取

白香山詩一醉一陶然語爲額。數百年來。久爲文人宴集之所。臨是亭巖帶江大令。姓氏巧合。更無有善于此。一時投贈輓詞者極多。祭堂滿掛。殆無隙地。予亦有聯云。苟能保我主權。祇拼一死。試問雪此大恥。更待何年。時予正肄業京師大學師範館也。

李炳磨。號協丞。四川人。余以九日遊陶然亭詩示之。卽賦長歌奉答。我昔尋勝陶然亭。宣城南畔花冥冥。夏木葱蘢氣蕭爽。酒酣時復眠桃笙。五年不赴舊遊地。往事迴溯空屏營。斯亭建築二百載。江公好事留芳型。慈悲菴前氣象古。遠以雉堞環堯汀。泉石安排露精采。烟霞點綴無丹青。亭成刻詩告後世。斷碣如讀石門銘。盛夏遊人足眺覽。雲車往往來仙靈。邇來滄海多變態。撞金伐鼓驚雷霆。鬼燐蔽天草木暗。膏血潤野戈鋌腥。志士悲秋發浩歎。縱有勝境誰復經。今年重九氣妍暖。籬菊璀璨復娉婷。潘君愛奇興豪放。驅駕款段臨郊坰。登高能賦古所重。况君健筆誇雲凌。發

憤吐懣慨且懣。敲金戛玉聲瓏玲。嗟我廢學縛塵網。摩挲佳什心怛怛。何時同挈雙玉瓶。追逐巖壑探芳馨。振衣濯足兩忘形。嘯歌喚起蛟龍醒。重九後二日爲余初度。協丞投詩來祝。有聯云。黃花條又過重九。綠酒還須醉十千。工整可喜。

陸徵祥數歷中外。迭居顯要。曾爲國務總理。外交部長。凡賽爾和議首席代表。政治生涯。可謂盡量發揮矣。乃忽以出家聞。去繁榮而入冷寂。棄華服而披僧衣。在比國班尼地修道院爲沙彌。沙彌者、最低一級。必由此循序漸進。積年累月。然後升爲神甫主教等。國務總理之資格。完全弗計。僧俗不相混也。陸本富貴中人。能急流勇退。其賦性狷介。有足多者。惜稍晚耳。洪憲時代。彼爲國務卿。有分茅胙土封一等公之說。當是時。若潔身引退。則完人兩字。當之無愧。聞陸之遁入空門。由於新喪伉儷。鼓盆餘戚。悵守空幃。乃皈依道真。藉抒哀感。觀其與人書。自



認不諱。然則陸之由熱而冷。由囂而靜。殆因失偶使然。雖然。世風日儉。廉恥道喪。尸位戀棧。揮之不去。陸獨敝屣尊榮。甘居淡泊。亦可以風矣。

吳佩孚屢敗屢宣言爲僧。然至今猶未也。聞在川陝交界。擁衆數百。楊森劉存厚時周濟之。當茲世態炎涼。見利忘義。得勢則諂笑相向。失勢則白眼相加。盡人皆然。武夫爲甚。吳氏途窮日暮。尙有優禮之者。非絕無而僅有耶。吳之蹉跌。在於剛愎自用。氣盛而驕。愎則不知己非。驕則弗納衆善。然吳直情逕行。不矯揉。不虛飾。與其他軍閥大異。彼誓不入租界。不出外洋。果也自律極嚴。顛怖流離。未嘗或爽。一泛宅於岳陽。再安營於大竹。雖蹙蹙靡騁。惟言是踐。吳亦鐵中之錚錚者歟。易廷熹。號季復。精治印。駸駸入古。賣藝滬濱。每字價六金。聞收入甚豐。弗愁膏火矣。易賦性不羈。懶於作宦。帶屨束而冠屢掛。民元年。同

余居南橫街粵館。朝夕晤談。是年杪。余有歐洲之行。賦出都詩。易步韻和四章送別。垂楊果老菊初肥。未覺孤懷與昔非。萬里送行須強酒。百年感舊要沾衣。後遊賦好仍爲客。故國才難莫忘歸。賸有宣南老園叟。澹然日日盥紅薇。（時與惠隱同居粵館北園。頗有花樹。各以其暇吟獻至樂。）自炷都梁撥冷灰。垂垂青凝（婢燈名。見開元遺事。）黯燈臺。幾知別館賡吟日。曾越重關取獻來。（惠隱方壯遊居庸關入達嶺回。故其詩多及之。）裘敝忍留衾上酒。（余北來未挈冬衣。深秋嚴寒。惠隱贈絨袍。）車輕過盡夢中雷。渴如司馬飢如朔。白雪黃砂乳一盃。（惠隱此行。蓋西伯利亞。赴歐大陸。）濁世誰堪侈獨清。炎炎皎皎誤孤行。厭聽宣室尊前席。勇唱陽關到尾聲。但幸烹魚思健飯。勿當聞雁誤知兵。何如絢犬鞞鷹去。試挽瑠弓塞上鳴。先生顏貌似秋人。我與同居說夙因。秀句一時傳禿穎。尺書何日託明鱗。榛苓山隰多芳思。（居恒聽惠隱說巴黎艷跡。）車馬

京華暫息塵。留得剝殘陶甃好。幾多心事寄羸秦。（惠隱居庸回。携贈長城磚。重大黝古。余甚珍之。）

穆天子傳巨蒐之人。具牛馬之漣。以洗天子之足。一法王路易十三患頑癩。惑於醫言。以孩血爲浴。時巴黎孩童多失蹤。報警查訪。迄無破案。民咸疑王之作祟也。今歐美富婦以牛乳浴全體。享用視穆滿有加。

南洋居民。日恒以冷水自頂及踵灌沖數次。華僑謂之沖涼。若稱洗身。便觸忌諱。土俗、人死然後洗身火葬。無怪華僑之惡之也。又粵俗、人死則親屬赴社買水。歸舉哀入殮。儀式類北方接三。故平時烹茶作炊。雖有買水之實。恒避買水之名。粵人聞北人言買水。輒生不快之感。猶南洋人之聞洗身。是則因風俗之不同。而方言之解釋亦異矣。

粵語貴吉祥。遇支言進。輸言勝。乾言潤。蝕言利。避諱繁多。不勝枚舉。甚至同音亦避之。故通書稱通勝。擔竿稱擔潤。猪舌稱猪利。更奇

者。長衣音轉爲長枝。又諱支而稱進。展轉變幻。難於究詰。孰謂白話之易曉乎。

因也事楷起長進來呀。卽因何事披起長衣來也。妙在一楷字。南中苦熱。羣視長衣爲極楷焉。

今人拾西文餘唾。行其標點於中文。自矜新式。不啻畫蛇添足。夫中文固自有圈點。加以一切語助。本極明瞭。乃必於焉也字後加一。乎哉字後加一。非蛇足而何。更以他她牠別第三者之陰陽人物。玉篇她、古文姐字。今人妄讀爲他。音已不合。且無論爲姑嫂姨妹妯娌娣姒乃至膜不相干之女流。均呼爲姐。義亦不符。字彙牠、徒和切、同花。廣韻無角牛也。今不論何物。均呼之爲無角牛。通乎。且西文陰陽人物均有單數多數之分。今他她牠祇適用於單數。多數則又如何。若加上一們字。則爲最陳舊國語。西文亦無用兩字表別雙數以上者。餘唾仍不能盡拾也。形諸

筆墨。本有上下文義可尋。無須乎此。若用諸言語。則彼輩讀三字均同音。聽之者不審其爲他、爲她、抑爲牠。仍莫名其妙焉。

是故學人者。當取其精華而遺其糟粕。若僅襲皮毛。便自誇詡。淺陋甚矣。歐西科學之發達。精深博大。日就月將。固不可斷斷於文字求之。但論文字。其佳處亦決不在加標點。分性類。若以加標點分性類爲通西文。其程度可想矣。夫一國文字。必有其特性。譬人之各有其面。拾人唾以塗己面。遂謂美觀。一何可笑乎。莫儒莎士比亞 *Shakespeare* 惡拉丁文之侵入。平生著作。非至萬不得已。不用一拉丁字。英文之得保全。未始非莎氏之力。佛經侵入中土。中國文字。稍受衝激。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。又專闢佛。佛典名詞。絕不能犯其藩。後世奉韓文爲楷模。因之避用佛典。故謂昌黎爲保全國文之功臣。未始不可也。交通日便。兩半球如一家。學問知識。均須交換。故事實上、應用上、不能拒絕西文名詞。

是宜守莎士比亞之旨。非至萬不得已不用。今人但知用國貨以挽利權。不知文字上亦有所謂國貨。其重要且駕乎貨物萬倍以上者。所謂國粹也。利祇一時。粹則永久。利在民生。粹關國脉。國所與立。信仰所與維繫。精神所與團結。均造端於文字。試問加一標點。分一性類。果於國文有何裨益。毋亦舍國產精良之絲茶弗用。而好穿西洋緞。飲錫蘭茶。利日削而中乾。粹日消而形亡。行將見汝墮於无何有之鄉。哀哉。

十五年。廣州北伐軍至漢口。而共產黨大肆淫威。殺人放火。集中現金。猶未以爲足。更行打破羞恥運動。雇娼妓數人。裸體遊街。但披蟬翼紗。皮肉畢露。觀者人山人海。如醉如狂。首領徐某更令其婦演說。竟登台脫褲。躬爲之倡。思以鷄皮老朽。換得妙齡少女不私其私。拋磚引玉。癩蛤蟆之望奢矣哉。竊謂產富者必不欲共。妻美者必不欲公。欲之者必無產無妻。或有妻而醜惡潑悍者也。故主張共產者志在共人之產。公妻者

公人之妻。理論雖多。肺肝如見。孟子謂人無恒產則放僻邪侈。何羞恥之足云。

歐美婦人晚粧。尙袒胸露臂。有并露其背者。惟男子則束縛殊甚。圍一頰領。外加結巾。如狗帶頸圈。非打球或海浴。不得對婦人露臂也。西婦蒞中土。夏日睹男子赤上體。則怒爲無禮。而彼輩不分冬夏。觀劇時。跳舞時。輕羅纖縠。僅蔽下身。可謂躬自薄而厚責于人矣。外洋醫院有空氣浴。患血弱、肺疾、皮膚病者。使裸立空氣中。直接感觸。實則我國勞動界。無日不作此浴。何須入醫院乎。西山一帶。婦女多襪上衣。雙乳垂垂。絕鮮羞縮。徐某睹此。必嘖嘖稱善。但均在中年以上。暨十二三齡以下。及笄閨女。弗裸也。此種風氣。內地都然。問俗者未往觀察耳。杜少陵酒中八仙歌。脫帽露頂王公前。一言張旭疏脫失儀也。西俗脫帽爲禮。大庭廣衆中。不露頂則衆怒以目。可見中西習俗。相反正多。聞粵人好跣

足。而北地貧人亦必鞋必襪。予經錫蘭島。往遊釋迦牟尼佛寺。印僧迫令解靴。方許進殿。遊庇能埠。偶失檢。靴踐某廟殿闕。僧徒申申詈。勢幾動武。佛固跣足。乃必欲盡人而跣之。母乃不怨。古之權臣。劍履上殿。爲加九錫之曠典。日本人席地坐。及室門。去屐乃入。猶存中國古風。北人裸睡。南人則否。歐美人且特製寢衣。雖非長一身有半。足証其不裸也。各省澡堂湯池。羣露穢相向。幸俱爲男子。各各稱雄。在內地渡河。船夫一絲不掛。婦女來渡。彼輩昂然弗恤也。偶因漢口裸遊事。拉雜書此。一言以蔽之曰。原人固裸。欲反爲原人。則茹毛、飲血、鑽燧、結繩。須一一行之。不獨裸而已也。

浙江第一次省政府委員查人偉。以共產嫌疑被捕。旋釋出。流寓滬濱。絀於生計。忽發通啓。向人求貸。略謂一生平四海論交。頗多朋好。望不惜錙銖之贈。俾全有生之涯。其視爲資助也可。卽視爲賻金及卹金亦無不



可。云云。「讀之令人發矇。大共產法。彼既難衍行。不得已行其小共產。豈所謂能伸能屈。放則彌六合。卷則藏於物者耶。遇婚喪慶弔。發請帖。不論識與不識。咸送一份。俗謂之撒網。然婚喪不恒有。且不能僞。於是做壽之風獨熾。壽之範圍廣泛。隨時可行。有二三十卽稱壽。又有陰壽。離奇詭異。專在歛財。但舊俗語貴吉祥。古稀既屆。又望期頤。泮水重遊。更思鹿鳴再宴。決未有預領贖金卹金者。然則查之天開異想。可云舊樣翻新。窮極無聊。激而出此。若謂爲達觀。則區區贖卹。尙縈擾胸際。達云乎哉。

海昌陳子莊庸閒齋筆記言。乾隆朝開大科。徵書至學。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薦者。門斗問諸君曰。公等咸稱博洽。亦知我門斗二字。于何時叻。取何義名。皆瞠莫對。比至都。訪之同徵者。亦均無以對。迄今百有餘年矣。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。一案辭源守門曰門子。舊唐書吐蕃潛將婦人嫁

與此州門子。司倉曰斗子。見夷堅志。學中本爲生員設廩膳。稱門斗者。當是以司關兼司倉。合門子斗子之名而稱之耳。考據極洽。足答子莊。惟辭源中亦有未允者。試舉一條。越王餘算。辭源謂南越王趙佗嘗獻一丈二尺之珊瑚於漢。故有此稱。且引西京雜記爲證。殊屬武斷。案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一丈二尺。一本三柯。上有四百六十二條。是南越王趙佗所獻。號爲烽火樹。不云餘算也。異苑越王餘算生南海水中。如竹算子。長尺許。白者如骨。黑者如角。古云。越王曾於舟中作籥。有餘。塞之水而生。

論語毋友不如己者。當指不同道而言。君子小人不同道。欲爲君子。則毋友小人。故又曰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朋友有切磋之義。不相爲謀。卽不相切磋也。今夫人才學不同如其面。當提携互助。集思廣益。若我嫌人才學不如我。人亦嫌我才學不如人。不相交友。則五倫可廢其一矣。可者

與之。不可者拒之。乃子夏之褊狹。其門人間交於子張。子張正其失。則曰。君子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歟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歟。人將拒我。如之何其拒人也。一足與孔子之言相發明。故毋友不如己。非謂才學不如己。乃趨向不如己耳。

統一言語。當用拼音之法。然象形會意。亦不能舍也。何則。我國字義微妙。非歐西拼音字所能及。惜蒼頡創作時。不加拼音。又意義深奧。有讀之十年。猶不能精通者。欲求文化之發達。是猶鑽燧取火。火非不得。而用力已多矣。我國言語之音。與文合者大半。實同出於一源。因無拼音法。故歷時代之變遷。受山川之阻隔。漸失其本耳。故不欲統一言語則已。苟欲統一。當用拼音。拼音之法。則不拼言之音。而獨拼字之音。字音既正。則言音隨之。拼音須用字母。宜取原有文字偏旁。定爲字母。每字母定爲某音。因以拼文字之音。注音字旁。如和文漢讀法。一以北京

音爲准。所辨既定。推行不變。由北部迄南部、而西部、而蒙滿、青海、新疆、前後藏。不出十年。國語統一矣。

戊辰歲。余作書感一首。錄詩集中。馮愿號狷齋。番禺人。次原韻和云。吾愛山巨源。非吏亦非隱。不解子雲嘲。不孤韓非憤。不占尺蠖伸。不筮王臣蹇。吏事若蕭何。法令苦其多。袴下豈國士。重瞳亦么魔。其餘雲臺將。一一皆嘍囉。惟有赤松子。一去無支那。嗟哉狗兔儔。孰知避網羅。官爵一朝市。功名半由此。被繡晒廟犧。技窮笑麴鼠。曲學平津侯。僞經劉中壘。欺世與盜名。浮名烏可恃。誰能輕去就。誰能同生死。文章本屈賈。蛟龍困螻蟻。明明帝王都。靡瞻復靡止。一鶴九皋鳴。一鵬南溟徙。君子未豹變。出處多艱辛。萬里賦長征。未敢息風塵。何如歸故鄉。長作耕鑿民。耕鑿安可得。故鄉人已新。夏蟲不語冰。蟪蛄不知春。滄海多變幻。大陸將沉淪。西方懷彼美。采之詒苓榛。舊雨烹新茶。活火雜勞薪。

何以寫我心。我思古之人。

孟郊遷居詩。借車載家具。家具少於車。其貧可想。張文潛云。唐晚年。如孟郊賈島之徒。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。或問郊島孰貧。曰。島爲甚也。何以知之。曰。以其詩知之。郊云。種稻耕白水。負柴砍青山。島云。市中有樵山。客舍寒無煙。井底有甘泉。釜中常苦乾。孟薪米自足。而島家俱無。以是知之耳。余謂非貧也。乃懶也。蘇子瞻赤壁賦。惟江上之清風。與山間之明月。取之不禁。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。島有山不樵。有泉不汲。一任客舍生寒。釜中苦乾。視郊之忙於農樵。其勤情不能以算。高自注獨行潭底影。數息樹邊身。二句云。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。一以三年之久。苦吟流淚。乃僅得此。島不僅薪水俱竭。才思亦窮。無怪其推敲於月下之門。久而莫決也。

梅村贈松江別駕日照安鑿開詩。一水淄澠盃酒合。三山樓觀畫圖裝。漁洋

登金山詩。三楚風濤盃底合。九江雲物坐中收。詩意與句法均同。

學西文以研究科學。輸入新知。或對外交涉。折衝壇坫。片言中綯。爭回利權。或辦西報。或譯中書。宣揚國光。上乘也。說幾句破碎西語。且專向本國人說之。下下矣。故有若無。實若虛。人視之若有餘。自視苦不足。爲學務日益。此成就所以大也。中學有然。西學亦何莫不然。彼一知半解之徒。沾沾自喜。有如井蛙夏蟲。烏足與語海之大、冰之寒哉。

人情喜新厭故。少年尤甚。今之歡迎洋貨。非國產無此也。且有質料駕乎舶來品上而價又廉者。如絲綢磁器。物美價賤而人不喜。猶之舍中菜而食西餐。試問西餐何如中菜美。毋亦家鷄弗如野鷺之念。橫亘胸中。使耳目口舌。失其辨擇之機能。隨俗浮沉耳。

今日最難。莫難於教子。教以爲惡乎。於心何忍。教以勿爲惡乎。子將無所得食。惟惡人然後有食。尤惡者食人肉。并其子孫之肉而食之。

勾踐十年生聚。十年教訓。卒以沼吳。民國無須生聚矣。十年教訓斯可矣。乃忽忽二十年。爲時加倍。淡然若忘。而虎視眈眈。環而伺者。吳乃無限。我事機已失。豈但仇不可復。且不足圖存。當磨牙舞爪之衝。冀獲倖免。終恐至於亡。誠勾踐所不屑教訓者矣。

今日生爲中國人。不啻墮入畜道。且晚將受宰割。而談命者動曰。某八字主貴。某主富。某刑尅。某通遼。姑無論讖言不足信。即使可信。試問同處刀俎之下。尙得謂豕之命勝羊之命。羊之命勝鷄之命。鷄之命勝鴨之命乎。

余嘗睹某軍出發。士氣激昂。大有殺敵致果之概。惜用於內爭耳。設用於禦外。而又加以精良之器械。可以一戰。今日之戰。器械居七而勇氣居三。有械而無勇。是資敵也。有勇而無械。是送死也。械足則勇生。以血肉之軀與器械抗。雖勇亦奚以爲。

矧新戰已趨於化學之一途。舍鎗炮而用毒氣。舍人體而攻五官。使窒息、流淚、發噎、失戰鬥力。防之無具。勢必至全軍覆沒。主戰者亦知須此設備乎。苟其無之。徒戰奚益也。此類毒氣。瞬息間可散布數十百里。觸者輒殞。以血肉之軀與毒氣抗。雖多亦奚以爲。

更有以微菌爲戰具。散播於敵。使生癘疫。慘無人道。戰術家皆忍爲之。夫既出於戰。尙何人道之可言。謂微菌毒氣爲不人道。則鎗炮彈藥果人道乎。以五十步笑百步。其殺人一也。或謂後者僅殲戰士。前者波及居民。然駕飛機、投炸彈。果不及居民乎。要之、戰事一發。則人變惡魔。凡惡魔所爲。人皆效之。恨不得移山倒海。傾覆敵巢使無噍類爲快。人務先具魔力而後言戰哉。

人當少時。旣美容儀。復美衣飾。所謂翩翩濁世者非耶。然特其外表耳。年事漸長。學問與知識俱進。內蘊日以美。外形日以衰。鬢髮其髮。茫茫



其視。步艱而手顫。面墨而齒搖。如斯情狀。美云乎哉。然而閱歷已深。取材實富。處事定策。發言立論。超越庸流。乃極天下之至美。是故狀貌之美。外也。學問之美。內也。外美限于時而不可以久。渥丹旋槁木。黧黑俄星星。爲古今來無可奈何之事。內美則不然。愈學愈進。愈進愈美。昭今代。示來茲。海枯石爛。歷劫不磨。千百載下。誦其言。思其人。其美猶在也。然人每好美外而不美內。弱年好弄。溺聲色。鬥裘馬。舍學問不之講。孔子謂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五十而無聞焉。一似水年華。流光一瞥。向之所謂美者。倏烏有矣。今之所謂美者。又無取焉。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。狼疾之人。烏得云美乎。

山峨峨然。不因嶙峋而醜也。川滔滔然。不因迴洑而濁也。山川之美。在乎悠久不息。人亦何莫不然。凡人上壽不過百年。壽有限而精神無窮也。古來大政治家、大學問家。其言其行。朽乎不朽乎。社會之秩序。民生之

常軌。政治家之賜也。思想之發達。學術之精進。學問家之賜也。然而政治家、學問家。木已拱。骨已朽。所存者精神而已。極其量、則山可崩。川可竭。而精神常不死也。民族之團結。信仰之維繫。苞桑之固。磐石之安。胥賴乎是。是則不止於美。且可大、可聖、可神矣。

四十五而無聞焉。一註訓令聞之聞。外也而非內也。學者務修已而不驚虛名。不虞之譽。何足輕重。孔子之意。決非如此也。此聞字當訓聞道之聞。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四十五而不聞道。斯亦不足畏也已。故子路有聞。未之能行。惟恐有聞。冉有問聞斯行諸。子曰聞斯行之。子貢聞一以知二。顏回聞一以知十。皆聞道也。後生年富力强。多聞道之機。具行道之力。乃在冉至四五十。老大而無所知。德之不修。學之不講。亦無望也已。曷可畏哉。

男女同姓。其生不繁。古人早明此理。然娶妻不娶同姓。可用於三代。不

可用於今日也。三代同姓。多屬血統。今日同姓。論血統乃至風馬牛不相及。河南河北之陳。山東山西之李。稽其始祖。天各一方。有關係否。茫無朕兆。所謂血屬不爲婚者。乃限於同高曾祖耳。溯至數十代之遠祖。則血統之變嬗。已膜不相干。縱爲婚何礙。况有賜姓、義子、兼祧、種種異例。今之所姓。非復昔之所姓。源且不同。何有於流。彼昔姓陳則可與婚。今改姓李則不可與婚。亦惑之甚矣。今人姨表爲婚。同母血也。因同姓故。乃至不同血亦不爲婚。因不同姓故。乃至同血亦爲婚。是之謂誤解古法。循名而忘實。何其昧於生理耶。

鷄鳴寺、即古同泰寺。在金陵。傍臺城。枕玄武湖。風景絕佳。寺址不廣。經重建多次。非復梁武帝之遺也。有臙脂井。卽景陽井。爲陳後主與張孔二妃所匿處。水清冽。寺僧汲以瀹茗。南京水以此爲上。予偕同學曹冕號競生來遊。共飲滿腹焉。

金陵下關至燕子磯。約十八里。沿路居民以種石榴爲業。余來時值深冬。樹葉盡脫。想榴實流丹時。必洋洋大觀焉。途中有二台洞。高而奇。緣梯登其顛。洞內豎石刻吳道子畫大士像一。燕子磯突出江中。形如燕子。故名。相傳爲晉王獻之送妾桃葉渡江處也。有乾隆壁窠書燕子磯碑。三面均刻御詩。爲下江南時作。乾隆詩千篇一律。無甚可觀。惟所書磯字尙佳。余獨立磯上。涼風吹衣。一覽長江。奔流萬里。驚濤拍岸。沙鷗亂飛。遊目騁懷。流連不忍去。

朱鼎青言。彼不解政界中人、每逢亂事、必先送眷屬於安全地而一己居守。何其重眷而輕己耶。余謂。彼輩不得不輕己。因吏有重於己者在也。即官也。

朱爾典任駐華公使。不可一世。及退隱倫敦。居恒無聊。爲一小銀行董事。每早必挾皮夾至辦事室。實則無事可辦也。晝餐於鄰飯館。復返辦事

室。盤桓至規定時間乃去。人間彼何苦如此。朱答、彼一行作吏。習於辦公。一日不辦公。便悶欲死。今縱無其實。仍循行其式。於心乃慰。是與法小說所載某副官事同。副官某病神經。以大樹爲將軍。向之舉手稟命畢。復返身傳令於衆小樹。如是者續續弗休。苟禁止之。彼必號咷涕出焉。

有西婦年六十許。瘠甚。目爛爛有光。御雙馬車。擁一小犬。日遨遊市中。寒暑無間。知之者云是克林德婦也。庚子拳亂。德公使克林德被狙擊。遺一寡婦。辛丑和約成。於遇難處立碑。由海關月撥寡婦贍養費銀千兩。我國加入歐戰。將碑拆去。移其石於中央公園。改建戰勝紀念碑。寡婦睹此。不知感觸何若。彼蓋飽經世變之人。冷眼觀我。數十年於茲矣。

民國官吏如傅舍。絕無久於其任者。財政部長、缺繁而重。更換尤多。張勳復辟。張鎮芳爲財政部尙書。蒞任日、蟒袍補服。翎頂輝煌。衙役目爲

之炫。私相語曰。此回較可久矣。孰料不三日而張敗。履部僅此一次。開最短新紀錄。

昌黎詩以四言爲最佳。淵懿古茂。直追風雅。五七言學杜而僅得其豪。今人贊其排募。竊以爲排募施諸文則可。施諸詩大有劍拔弩張之勢。此韓文所以醇乎醇。詩則醇而混疵。

柳宗元謫柳永。文境臻妙。天之所以玉成之也。挾鬱勃不平之氣。得山水奇趣以錘鍊之。蕩滌之。孤峭峻拔。絕去塵滓。故所爲遊記。爲柳文之最精。昌黎嗜之。當歎弗如。境生情。情生文。以子厚之情。處柳永之境。宜其文入化。飄忽變幻而莫可捉摸。仙乎仙乎。其不食人間烟火者乎。

余輓康長素聯云。此國興衰關戊戌。一生功罪在春秋。頗覺渾成。以少許勝多許。表叔有知。（先祖母乃康姑。）當爲首肯。伊生時評余文可成家。

而惜其不雅。余生當濁世。免俗固難。又輓梁卓如聯云。是政治家歟。殆學問家耳。有達才者也。若成德者然。

毛詩豈其食魚。必河之鯉。一汴梁飯莊。羣以鯉爲上品。惟黃河流域則然耳。魚之最佳者。允推松花江白魚。次則長江鱗魚。珠江鮫魚。鱔鮫多刺。究不如白魚肥美也。季鷹若能嘗此。豈復思鱸。

吐綬鷄俗名火鷄。掛綬而非吐也。惟雉有之。喜張其尾。如孔雀之開屏。但黑而乏彩。西俗遇慶典。則宰以佐餐。

四川軍閥割據。捐稅繁重。地丁錢糧。有預徵至民三十五年者。遍地勒種罌粟。種時按畝。穫時按兩。納捐。開燈售煙。既有煙捐。復有燈照。似此繁苛。而售吸者櫛屋鱗比。其利市可想矣。以成都重慶萬縣論。街市中談心處林立。門口多貼氣味投知己、煙霞訪故人對聯。此種景象。各省皆然。蜀爲甚。余作詩云。昔日言恤農。豁免上下忙。今日事相反。預徵十

年糧。請看父母官。咆哮過虎狼。五日爲京兆。傳舍走倉皇。在位一何短。催科一何長。又、五穀任農栽。黍稷稻麥菽。如何嚴告諭。勒令種罌粟。五穀稅捐微。官吏中飽稀。罌粟稅捐重。官吏飽而肥。但計官吏肥。那計小民饑。

余用法文編香妃一冊。附圖印行。同時唐夫人（裕庚女。曾在禁宮侍慈禧后。）亦用英文編印一冊。釘裝華麗。余取讀之。內容大同小異。惟結構不如吾書也。吾書之全神。注重起結。中間鋪張事蹟。絲絲入扣。而造句措辭。復刪繁就簡。蓋文貴精不貴多。精則鍊。多則蕪。小說亦文學之一。佳小說俱以行文之法爲之。

姜白石詩說。學有餘而約以用之。善用事者也。意有餘而約以盡之。善措辭者也。句中有餘味。篇中有餘意。善之善者也。豈惟詩然。文亦當如之。



文華殿旁浴德堂。香妃浴室也。中陳香妃戎裝油畫像一幅。出耶世寧 *Cas tyghione* 手筆。余書取以爲圖。耶，意大利人。以畫受乾隆知。供奉內廷者。其畫法參酌中西。別開生面。長於人物鳥獸。故宮藏彼遺作尙夥。并皆佳妙焉。

西國建築尙通連。中國建築尙分立。如香妃浴室。遠隔寢宮。浴罷須披衣盪返。在夏日猶可。嚴冬風雪中。何其不便也。普通住宅。飯廳與別室遠隔。廚房與飯廳遠隔。復無遊廊。下雨時，主人携傘就食。僕役携傘送饌。人患濕。饌患冷。若遇宴客。更費張羅。何其不便耶。

透光鏡見西清古鑑著錄。莫得而實驗也。宋壽徵、號夢雲、得漢鏡一。偶試之。透光。售主弗以是售。宋弗以是購。無意中巧相值耳。執鏡正面向太陽照之。則鏡背所雕縷花紋。透過鏡面而映於天花板或牆上。歷歷如繪。極薄紙片亦不能如是。况分餘厚之銅鏡乎。古人製作。竟有超出科學範圍

者。堪供研究也。宋現擬割愛。索價三千。

故都某家收藏銅盆一。徑尺餘。中刻雙魚。漢以前物也。以盛水。兩手摩擦盆沿。則盆中水漸漸騰湧。愈摩則湧愈甚。若噴沸然。高盈尺。是亦物理之至不可解者矣。余未目睹。有數人爲余述之如是。心奮亦曾厲日。證明其確。心奮不妄言。可信也。

余譯袁子才隨園食單前半卷。巴黎竟登諸報。且有依法烹調。一嘗東方異味。足見西人之好奇。隨園烹飪。乃二百年前舊法。久爲吾人所唾棄。乃西人用以相詫。亦猶吾國之買彼廢械以禦敵耳。雖然。食法仿古。雖不得味。無後災。以廢械禦敵。盡財力而爲之。後必有災。

倫敦巴黎有中國飯館數家。價頗昂。西人多來就食。余偶問津。菜色遠遜國內。略具鄉味而已。

唱戲自娛。應堂會不受酬者。謂之票友。受酬謂之下海。海義何指。余強

解之。殆沉溺之謂。賣藝爲活。失其清高。去喬入幽。故云下海也。戲院劇目亦名海報。例以紅紙金或墨字大書之。某日某伶准演某齣代某齣。如捉放曹代宿店。失街亭代斬馬謖之類。觀者以爲以此替彼也。不知乃因此及彼也。以音相近。訛帶爲代。文義不通。尙無大害。余見有反三民主義卽反革命之標語。書者諧聲而不會意。訛卽爲及。竟至兩罪俱發。彼何人斯。如此大膽。前清有寫高宗純皇帝爲絕皇帝。召軍流之禍者。彼則形誤。此則音誤。白字先生。害人不淺哉。

堯有四凶而不爲害。以有四岳也。戰國有四公子。以好客聞。漢有南山四皓。明季亦有四公子。爲桐城方密之。如臯冒辟疆。商邱侯朝宗。宜興陳定生。皆力持清議。以文章氣節鳴于時。清季則有四金剛。一曹汝霖。二陸宗輿。三章宗祥。四汪榮寶。皆江浙人。留學日本。先返國。據要津者也。袁世凱以趙爾巽、徐世昌、李經羲、張謇、爲嵩山四友。爲彼所不召

之臣。嵩山因商山。然四皓能立惠帝。四友且不能立洪憲。奚有於其子。商嵩一字之差。何若是其遠耶。四金剛握權頗久。而影響亦巨。入民國後。自袁世凱至段祺瑞執政。爲金剛勢盛時。四人中又以曹陸爲最。故別稱曹陸。巨額西原借款。盡爲彼二人經手。我國對日本有無担保各債。糾紛至今。二人實爲厲階。北京大學學生至結隊擁往搗毀彼輩第宅以洩憤。曹陸幸脫免。章適在座。遂被毆傷。平心論之。章汪尙無大惡。曹陸則國人皆曰賣國。其鄉人遷怒而掘其祖墳。是宜察之。善誇者。吾民也。喜誇者。亦吾民也。我能爲汝取彼日。摘衆星。民咸信之。以爲若而人果能取日摘星。其力至偉。于是羣奉爲神聖。不務正業。坐待日星之至焉。農、則舍穡事而弗穫也。工、則舍利器而弗成也。商、習于虛僞也。士、競于叫囂也。舉國騷然。不遑寧處。翹首引領。以爲燦爛之途。行將入望。卒之日星不可得。且日就慘黯焉。夫民生在勤。不勤且

不克有粒。况日星乎。日星至公無私。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故國求自立耳。民求自治耳。不自振奮。但務誇誕而適得其反。于日星夫何尤。

君子束身自愛。小人奔競鑽營。故君子在野。小人在位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。此國事所以日壞也。君子愈讓。小人愈爭。得寸進尺。呼朋引類。廣通聲氣。朋比爲奸。怙勢攬權。貪婪放肆。循至怨沸騰。道路以目。而大亂以起。束身自愛之君子。亦無可避焉。避之城市而薪米騰貴。避之山林而盜賊充斥。老弱轉溝壑。壯者散四方。夫何使至此極。非讓之貽誤哉。故君子無所爭。必也政。政者、一國命脉所繫。國者、民族生存所託。豈可旁觀袖手。一任小人之攘竊乎。天下興亡。匹夫有責。孔子言當仁不讓。一不兼善天下。決不能獨善其身。覆巢之下。安有完卵。可讓者私利。不可讓者公義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。責任心重故也。我民習于受治。而不知自治。暴君汚吏治之。淫刑峻法治之。宛轉哀號。如怨如訴。君子視其

傷。臨其危。又飄然遠引。不一援手焉。英俊之謂何。爲千人英而不能庇千人。爲萬人俊而不能庇萬人。然則束身自愛。亦自私自利。爲己之學而已。

余爲歐亞一周記。是取道蘇彝士河赴歐留學。畢業後經西伯利亞回國。由東而西、復由西而東、旅行之一周也。民元年杪。財政部派余往歐。則沿西伯利亞由東而西。歐戰爆發。匆遽航海返。又由西而東。此爲第二周。恰與第一周方向相反。將來或作第三四周。亦未可料。目下交通。陸行最速須半月。海行最速須一月。以上海巴黎爲起迄點計之。

西伯利亞國際列車最佳。俄郵車亦便。海道則北德公司船最佳。德戰敗。船隻被英法沒收。今以法航海公司船爲上。英意日本次之。陸自伊庫次克、*Irkuisk*。海自錫蘭島、往西一視同仁。往東則愈近中國。華人愈受歧視。吾人出國門一步。精神上苦不可言。閉關自守耶。人亦破關而入。再

不自勵。必將無立足地矣。噫。

年來打倒帝國主義之聲盈耳。問如何打倒之。皆茫然弗能答也。夫帝國主義恃在武力。打倒之非武力不爲功。所謂以毒攻毒。理至明顯。試問我國武力。能乎不能乎。用以自衛且不足。而謂能制人。雖三尺童子。亦知其妄也。然猶叫囂跳躑。呼口號。貼標語。是何異於道士之畫符。和尚之念咒。自詡驅邪治鬼。一旦妖魔降臨。抱頭鼠竄耳。夫有復仇之志。而日夕詛詈。使仇戒備。則其志決不在此。聊虛張聲勢而已。行大事當沉毅堅忍。乃克有濟。勾踐臥薪嘗膽。決不令夫差知之。今人薪不臥而膽不嘗。輒大聲喧呼。激動其仇。使急於謀我。其不欲報之也明矣。天下惟好爲大言之人。恒口如懸河。一瀉千里。且日日瀉之而無盡。苟着着踏實。則黔驢之技窮矣。且今之主張如是云云者。豈真欲如是哉。不過藉以攫取政權耳。政權既得。立置諸腦後矣。而一般愚民。信以爲真。羣神聖之。其不

信者亦形格勢禁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則無惑乎道士和尚之符咒大行。而中魔者終於不治也。

一日、余登故宮城垣。行至神武門。適某大學學生率隊遊街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口號。守門者睨言曰。如是嚷嚷。(北語喧嘩也)便可打倒乎。余聞之感喟。深以彼言爲然。彼豈憤世嫉俗。抱關以隱。晨門之流歟。曾謂大學生。不如晨門乎。

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。日本軍突向瀋陽北大營開砲攻擊。未幾分途佔領兵工廠砲廠飛機場等。十九日晨六時半。大隊日軍入城。分據各衙署。並逮捕高級官吏十七人。同日復佔安東營口長春。二十一日午後六時。進佔吉林。東北軍并未抵抗。

讀史有感二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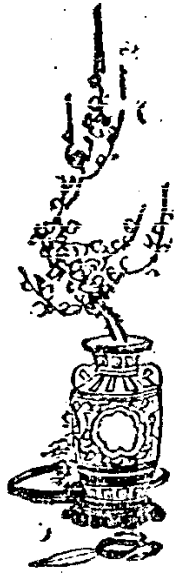
忍送燕雲十六州。居然片甲不曾留。山河破碎嗟何及。屏蔽森嚴一旦收。



樵山雜著 卷六

二百六十八

叔寶心肝洵已死。敬塘顏面總蒙羞。聞風預作全身計。今日將軍怕斷頭。  
渡河忽訝金兵至。議論紛紛未定時。檜高主和謀亦左。張韓言戰局全非。  
邊關續報烽煙急。斷岸還看鱗蚌持。錯過十年忘教訓。大仇須復有誰知。  
檜高張韓。謂秦檜、万俟卨、張浚、韓侂胄也。万俟、複姓。讀木其。高  
與稷契之契同。司馬相如子虛賦。稷不能名。尚不能計。



每册定價國幣壹圓



版權者潘敬

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出版

#0  
321 (4)

